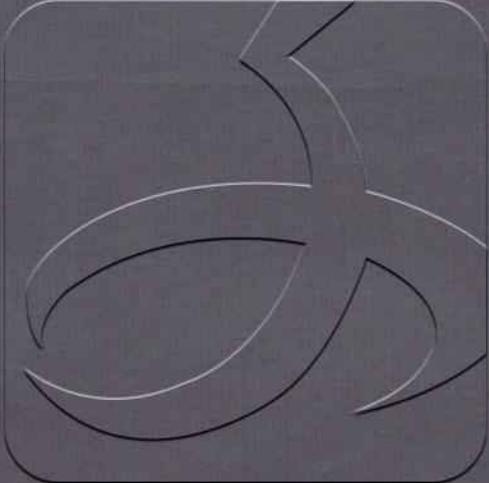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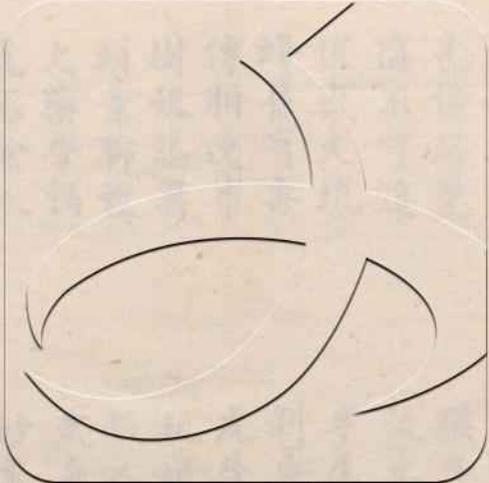


天... 生... 大... 何... 其... 人...
... 生... 大... 何... 其... 人...
... 生... 大... 何... 其...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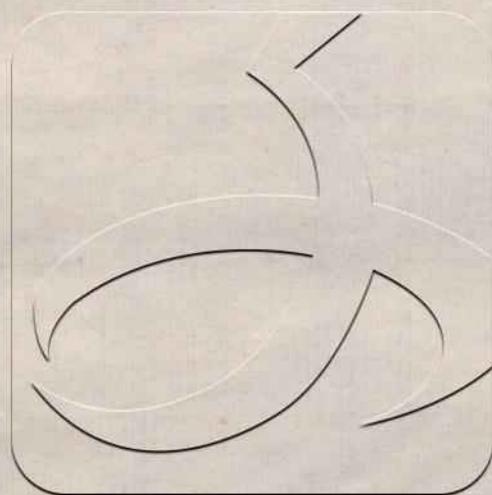
點石齋畫報元集目錄

天生異人
神靈何在
小人大頭
小題大做
春藥害鼠
雷警惡人
兇惡性成
王妃顯靈
鏢師拒盜
兒生有尾
劍池龍躍
姻緣錯配
砍樹問罪
死不旋踵
訓犬成軍

御風行舟
起死回生
短人有種
合浦難還
淫婦毒手
邑侯路斃
悔不可追
拔出火坑
蜂蟄有毒
傳相逸事
樹妖誌異
頭重腳輕
火藥肇禍
虎不食人
龍穴已破

官紳被辱
猴能報信
開關納客
馮婦復生
不認同年
猴子殺賊
流水無情
牛生小孩
剃髮顯報
虎登王位
玩世不恭
殺人放火
武弁不法
妙畫通神
樹妖案結

蓬島奇觀
鼠精作祟
墜樓生變
人墜煙自
燒香遇禍
三生有幸
鼠能復讐
溺鬼搶物
老奴無良
祝壽坍塌
慨發慈悲
老將笑柄
太不自重
航海奇觀
珠光變幻



強中有強
演龍行慶
球升忽裂
太史愛才
誣竊釀命
智珠獨得
替姬被虐
狗亦荷枷
樹老通靈
驚散鴛鴦
元寶翻身
拐孩匿窖

犬能獲賊
西董賽馬
龜壳幾碎
挂劍遺風
惡聲何來
慈悲何在
丐求祖師
夙孽相報
計破賊船
黃犬變人
舟子捉鬼
圖繪紙袴

兩頭蟹
賽腳踏車
西蜀古錢
瀾老出醜
花林擺陣
氣球破敵
天理循環
蒙師難做
賊思嫁禍
吞洋自刎
知法犯法
假夫妻

龍姿鳳彩
狐欽孝女
老蛤貪餌
貪色忘身
韋馱被毆
鼠山貓鎮
虛題實做
王子私婚
笑罵由他
捉月奇談
結黨煽惑
失却真面

天生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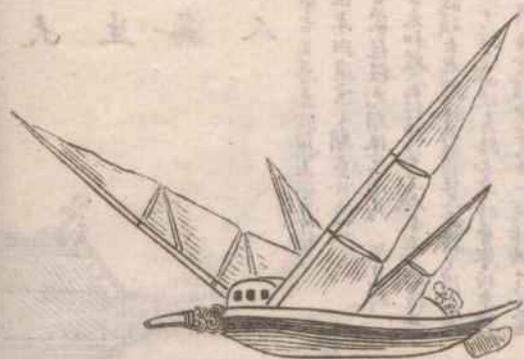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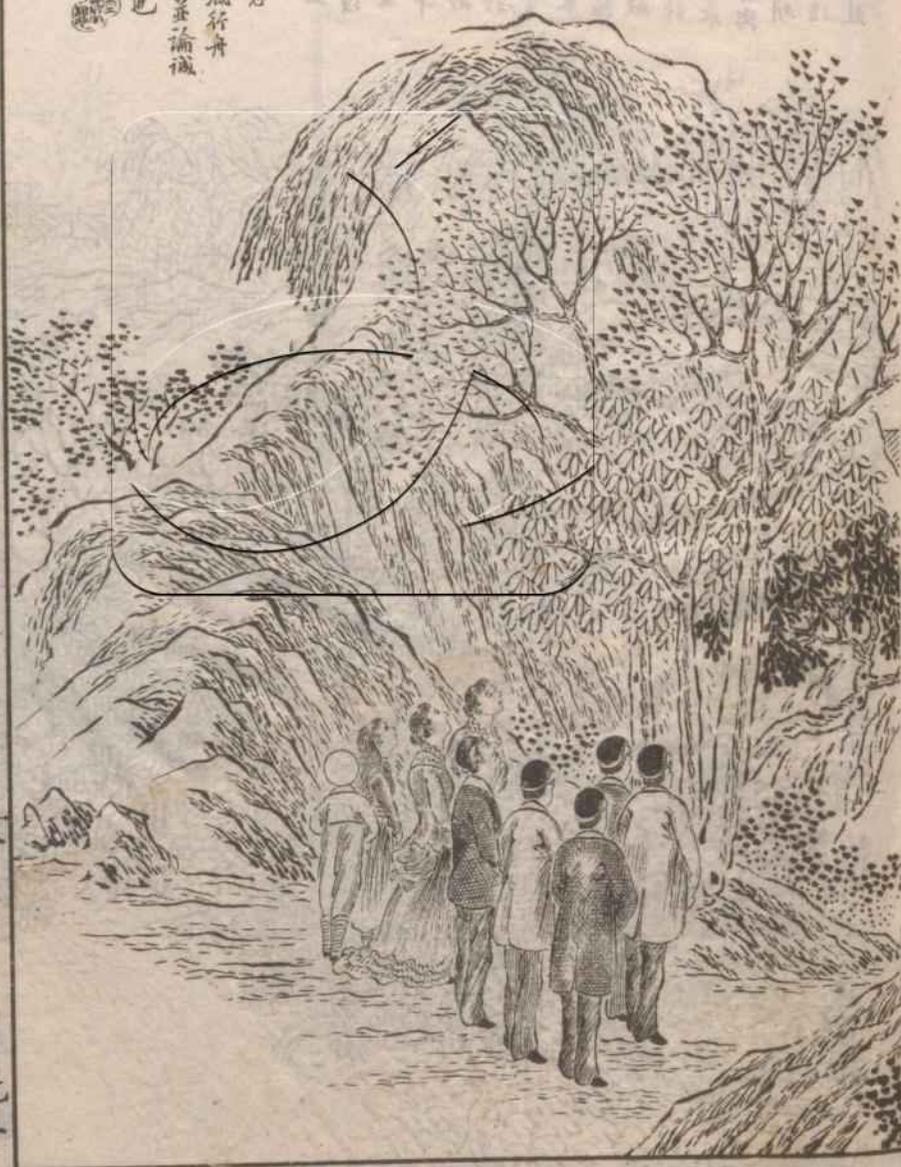
蒙古烏魯木沁親王令春輪
值年班進京之期已於去歲
自蒙廷程先期抵京聞其
在太和殿前行禮有一人
體頭去無朋據其隨從人云
八十餘斤此次在路上車時
一具每食須中半羊一頭始
上殿時扶著頭形吃力而王
氣喘一似不識其補者真奇
人也

大圖
新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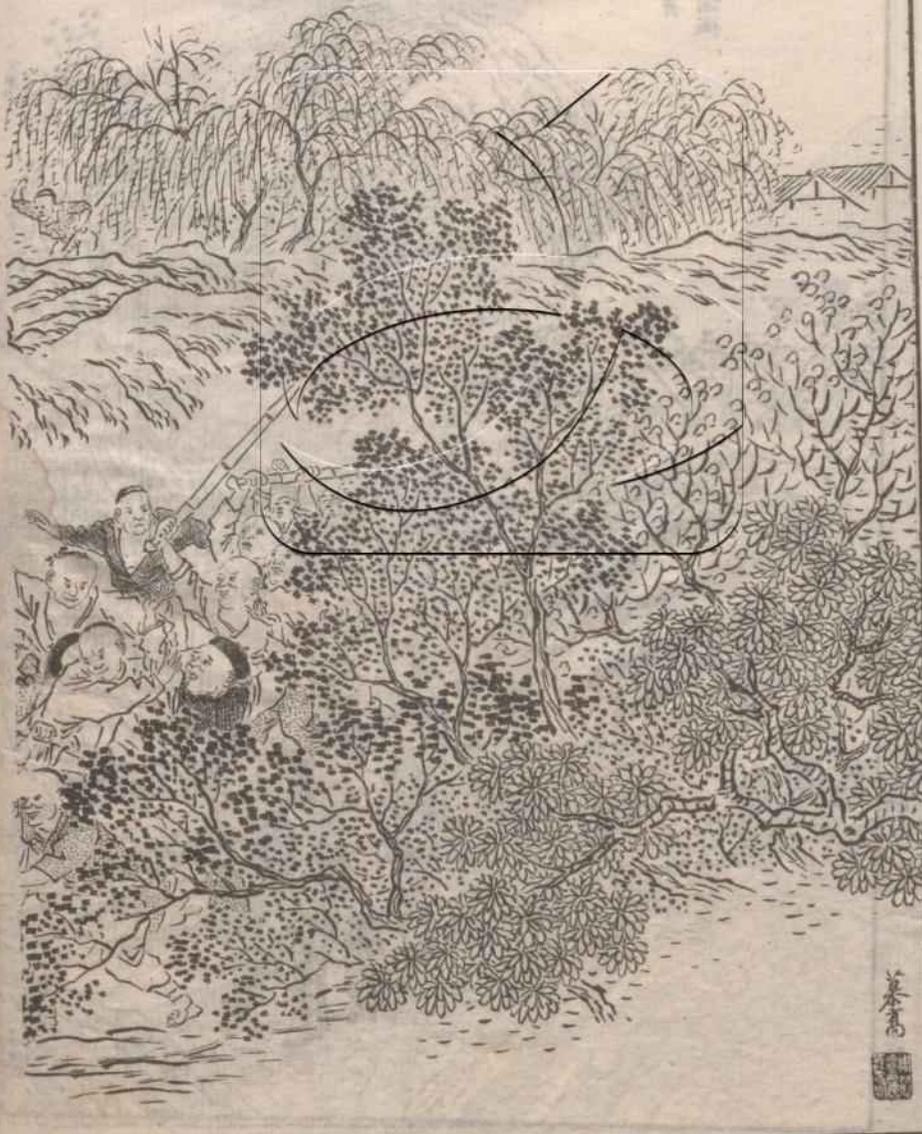
御風行舟

美國某學堂教習蘭某
 近思得新法用磁石等類
 粘附於船底舟一隻舟內有汽
 鍋一汽器一輪二風翼四
 航一風翼寬二道者又百
 分之四十曾並華威頓
 地方試行頗覺靈捷
 此船在空中行駛或
 二致下運動自如雖
 遇風雨亦無阻礙乘
 風行駛可至三百邁當
 之巧真出人意外哉或曰
 是巧變亂繩之式匠心運用
 製成此舟使一運氣騰空飛
 行絕逾輕一列于御風而行尤覺
 壯美探按本報前曾記水底行舟
 一則水底到底風自凌空相提並論誠
 當今之奇事也亦天地之大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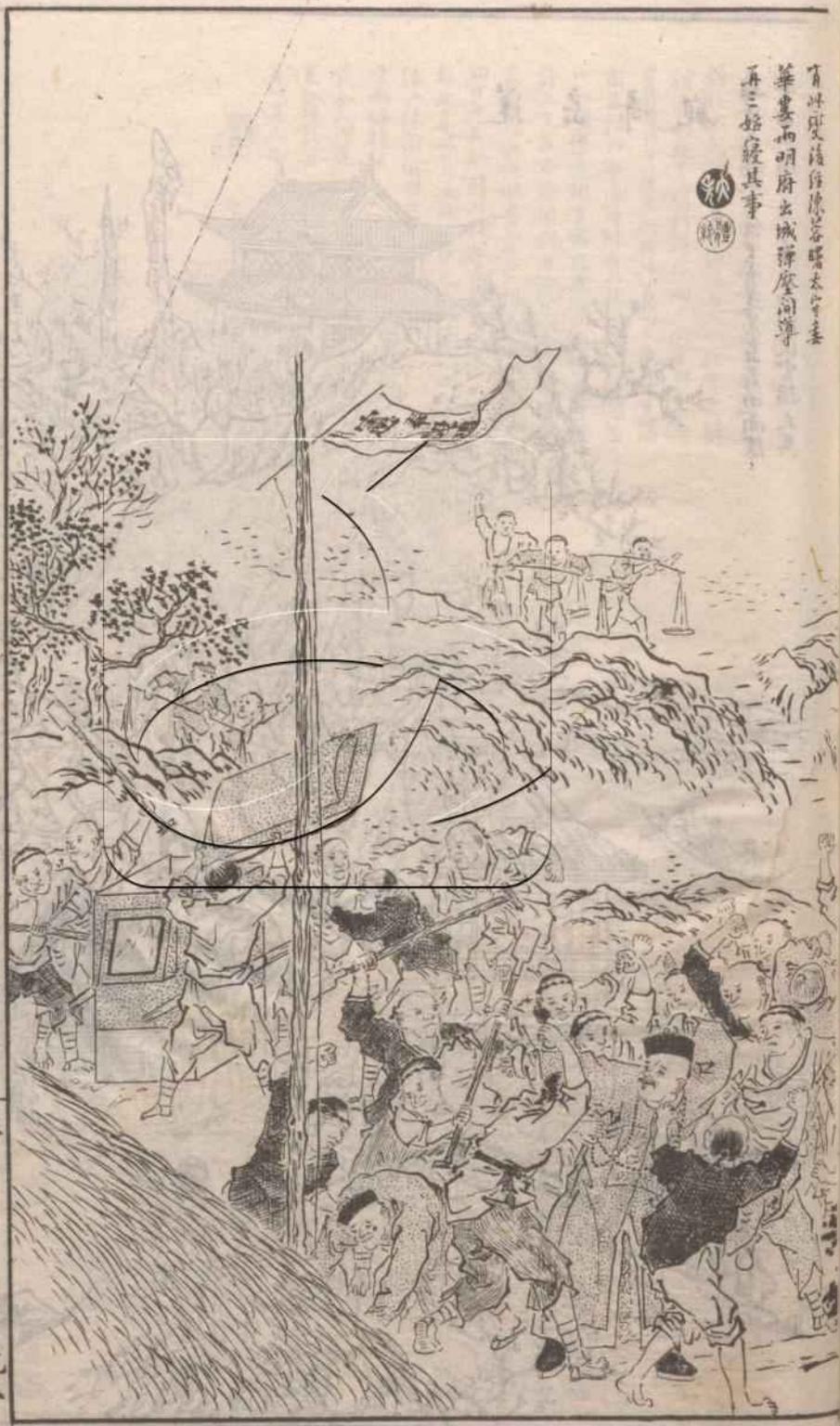
官紳被辱

松郡北門外五里塘開濬河工
前因大雨連綿尚未告竣遂僅
將海院二尹至用諸物視不知其
何起意將街長一呼百應聚集千
數百人辱起為難時將二尹所
穿袍服任意撕毀乘與亦被行
破隨往人羣中披扭倒地者有
受傷甚者者受五活屍流水
狼狽不堪未幾有東門外華陽
橋紳董顧君亦被鄉民扭住版
傷頭面等處克玉拖出一里許
路始得釋放將捕廉拖泥帶水
勇猛編冊書得借乘顧等勇與
回城而去聞時有官董姚明
徑亦遭辱辱後者謂因二董措
臣未亦勒如師費辦事不公致



卷九

有此段後係徐岩略太史
華雲而明府出城解慶同簿
再三始寢其事



三
元一

蓬島奇觀

蓬島蘇城十餘里有蓬萊島四面環水島上有一高閣凌雲插天異



常幽雅勝其地者佳。竹實外想每當夕陽在山銀盤逐水魚龍吐霧結成幻景遠而望之樓閣參差人氏離香或負於新或釣於水或疑王母之降駕或似牧羊之騎騎望的離奇頃刻異致湖中向有羽士名貝葉者身符大術住持其間日夜枯坐蒲團不預外事每有時出外似像則於路側築一小壇僅容獨坐前後無門四面僅留隙尺許上下左右通插利刃鋒芒似雪元堂其中不能稍動該羽士不言不語不語不食直至四十九天始將此壇撤去進退而出於是奉佛者流無不爭先施捨莫結仙緣開復明士風

晴雨晦明能
前知人謂蓬
萊仙境故宜
有此真人也



神靈何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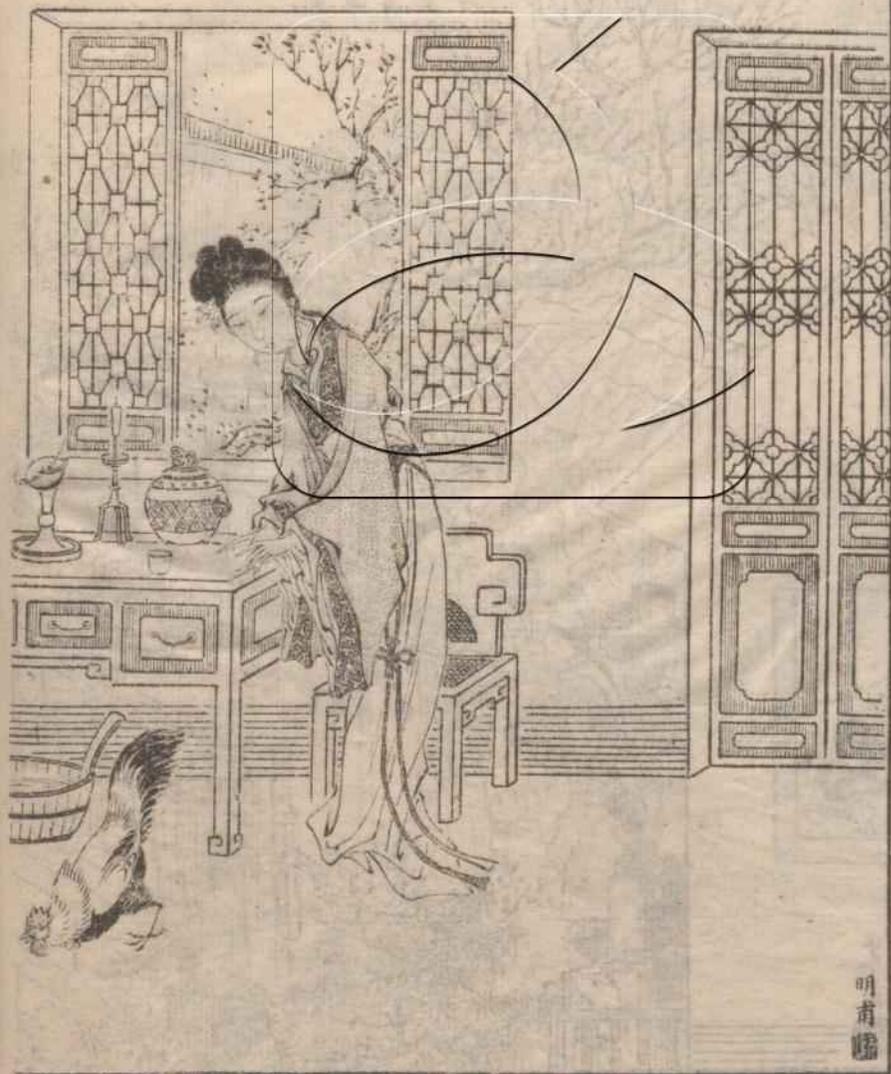
周浦鎮有西山王廟不知何神
 神靈寄居氏奉之甚虔每屆二月
 廿四日必出遊之期會中儀仗熱鬧
 異常本廟會中人與高米到更勝
 於前內除身步執事外有龍燈一條
 燈籠莊莊舞大媽名尊雜以高跷秧歌
 陸離鬼怪日狂神彩游入蟻聚蜂屯白
 噴、相羨時為天色昏雲霞大雨其注會中
 人淋漓苦致皆為活潑、鶴不傳已極岸
 神與智者至宗弄口注與夫心愈是遭又
 因泥塗滑進偶一傾側神像適落橋中
 跌出未偶仆地不能起主眾人
 急為扶持則神祀已拖落帶
 水狼狽不堪會中人逆掃
 與兩時神靈果何主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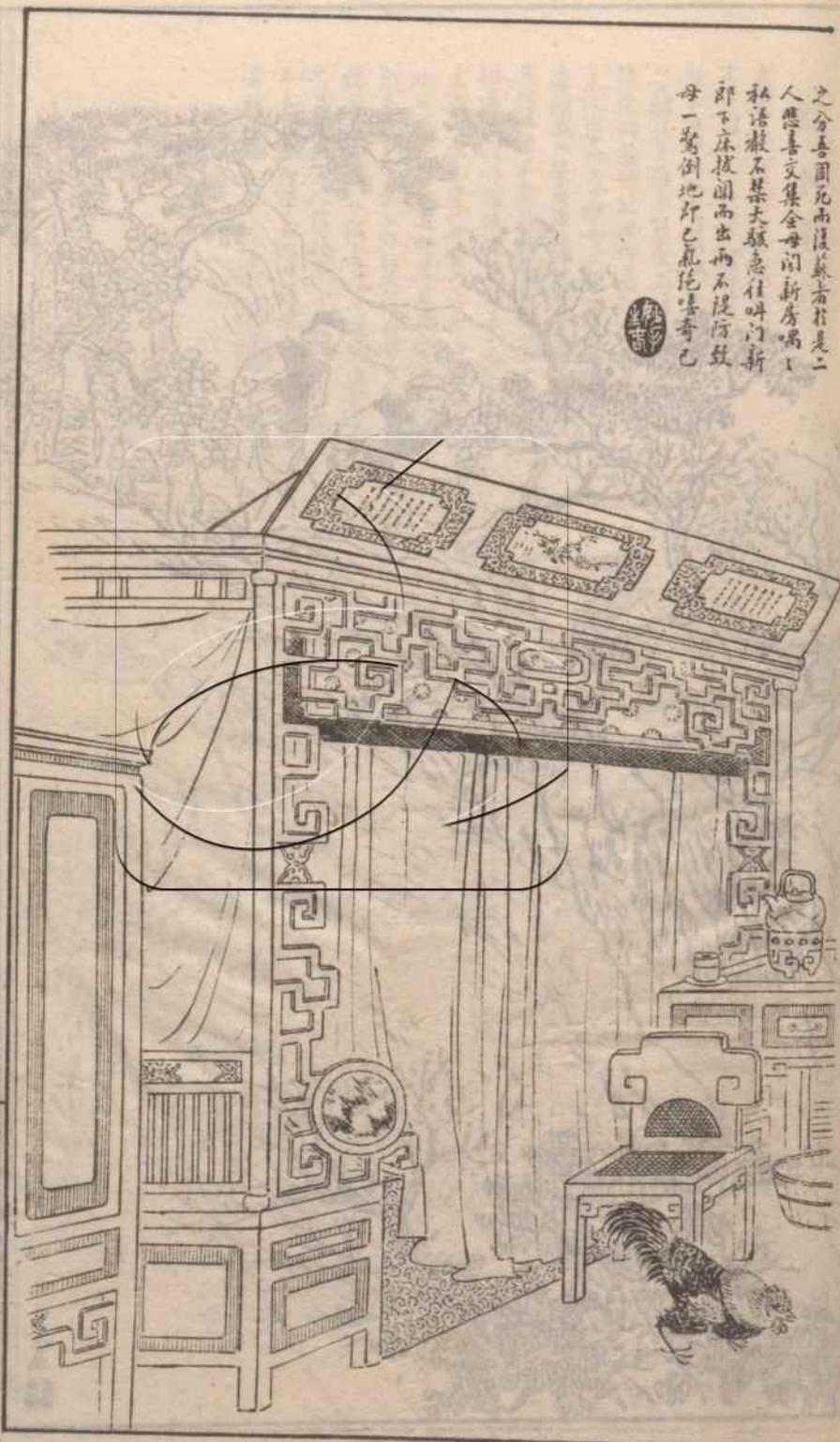
起死回生

朝鮮漢城府判洞金姓年僅
 英信幼時失怙由其母教養成
 人今已聘定某姓女為媳擇吉
 合舉注擇新郎急先一日忽病
 身亡金母苦索嗣子遺新也因
 惡言期已屆何妨俟過門以
 後嫁給之子俾得香煙乃惟言
 新郎病重現臥床間不可呼喚
 由其自體運反病其門不出時
 僅新娘一人伴尸死里度半後
 朦朧中見有紅白二鶴從空而
 降至相門家少頃白鶴飛罷去
 紅鶴獨留中即似覺醒也甚速
 呼喚水新娘含羞應之出門
 往取門不能開即踰多時方
 始明白乃言尔我合有夫妻

之分喜團死而後蘇者於是二
 人悲喜交集金母聞新房鳴
 私語敲不覺夫疑急往叫門新
 郎下床披闥而出兩不認所致
 母一驚倒地即已氣絕嗚奇已



明甫繪



猴能報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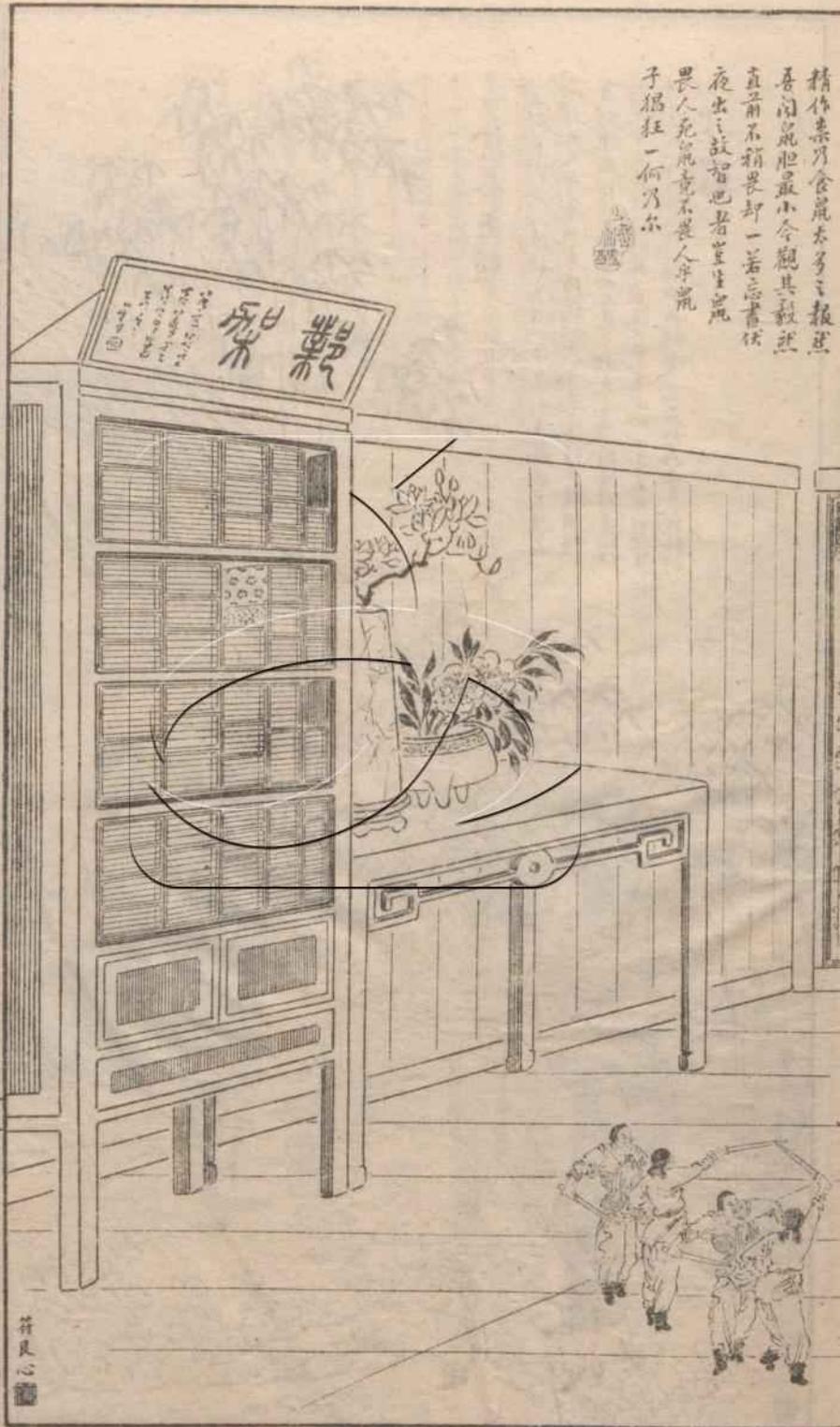
新嘉坡人某甲以種為業家
 有一猴一天出入必偕愛其
 籃一日甲入山採薪偶一失足由
 山顛跌下雖未殞命而腿已受重
 傷跛脚難行就地呼痛詎猴見
 主人墮地尋蹤而至暫拒左右不
 遠離俄山猴忽回頭若有所思
 其帽向甲示意趨前而去甲家
 既若其獲作傾跌狀奉帽示以
 主人被跌也者家人異之即由其
 延一醫生醫猴而後果見甲受傷
 倒地則夫尚在旁依之作伴乃醫
 傷重扶送回家說者謂此猴能
 之恩圖報主人於報危之地其
 不主其義尚堪嘉焉以視世之
 者相與其言者懷哉



鼠精作祟

奉賢縣屬南嶺鎮
有監生任其鏡其
財無鼠為患常設
法捕之食肉腹皮
不知凡幾一日書
寢忽聞履聲索索
心竊訝之旋有壯
士數人長僅天條
身穿華服面若漆全目光炯
自牀下躍出向任附耳囑之不
知何語俄一壯士袖出白刃躍
登其榻揭被猛刺之任大驚急
投以枕不中諸壯士淫聲擁而
前任情急狂呼僮僕集其以
棍棍逐之諸壯士已去黃鶴
不知子之遠近喧傳鼠精鼠

精作祟乃食鼠太多之報然
吾聞鼠胆最小令觀其殺然
直上而不稍畏却一若忘書供
夜出之故知也若生堂堂
畏人死鼠竟不是人乎鼠
子猖狂一何乃尔



富都東街氏人陳姓生有一子年已長矣不滿尺而頭大與身等觀似東方曼倩行步滿蹠頗有頭市街之病某西人見之頗大奇信將歸送博物院中其父母雖利其資祇心中不以此一子不忍割愛弗許聞此孩童活潑不羈常兒不知其日長成作何形勢也

小人大頭



良心

短人種

英京某日報云英國有力是下者性聰穎善經營精通英德文字現充稅局水龍員弁並開酒樓行年已三十有二月長二英尺六寸其妻貌美而短亦身長二英尺七寸生有一女甫而歲長二十寸其婿同是酒一類其力果甚長者力甚高祖生一兒甚短在德國酒曾祖生一兒甚短在德國為律師乃祖生一兒又甚短是力果自高祖及身凡五代生短人不亦奇乎且既得一短女為力果一婦一得一短男為力果一婿其族同村大近類則奇而王奇者也



九

元二 萬源

開關納客

德國文士鶴尔富赴湘
 游歷行長沙欲入省
 城一覽此升風景不料湘
 人主謙其辱起兵欲驅逐
 出境以為快聚眾官督甚險
 惡而鶴尔富又不肯入門為恥竟遣人告警云
 官將詰他署以不准游歷一技於是某處挂廉訪
 等不費躊躇有深夜開門私相結納以俾鶴尔
 富一蒙顧者初以某鎮軍不肖敢論事遂中
 止後因孫素帥批詞嚴厲各官惶懼仍送前
 議乘湘人熟睡時派兵由軍湖門迎入至撫署
 東三村款接旋即復送出城次日鶴尔富始
 揚帆而去一若開門納客惟恐百姓得知也者



寺觀見後而作不為己甚否則吾不知該
 官地方官將若何害我或曰湘人見洋
 人洋鬼痛仇五十餘年未敢微吐漸不
 為不願雖官府亦付一無可如何鶴
 君一未何約不地地方官知我
 心一難拂故有此樣矣
 奉也理而其心亦苦矣



墜樓生變

蘇垣葉家弄願其婿婦有
年誦言二月初九日迎娶過
門合巹禮畢遂婦登樓時
已黃昏親友一擁而入作鬧
房之舉伴妹等恐遺惡劇志
獲新娘從後房院出意欲
至翁姑房中暫避以中
百樓梯一漏乃將樓門剛好
撞扶新娘踏門而過証人多
板薄轟然一聲板落人墜
竟就珠珠故事伴之者同
墜於地時所見親友聞
房太過急欲登樓勸解不
意上梯三級一新娘兩伴



何元俊

娘從堂而下致主是位同
時傾跌連令一對好鴛鴦
血跡模糊昏暈不醒旋經
衆人急為灌救幸保無恙
不知開房者將何以爲情也

蘇垣



小題大做

金陵鍾尊山書院於三月初八日輪值松方伯課試。期是日係府憲官監場府尊柯太守因見二門外停有數輛甚多恐其擾亂文場而飭縣尊王守驅逐時江甯縣胡太守忽火中燒竟奮鞭碎苦鶴樓揚翻鸞湖洲。勇高持靴脚向瑞一竭欲使該法飛向半天以為快不堤防偶一失足墮地見者為一某建太守益怒不可遏王派差役多名將挑擔者拘拿其人注重責罰考中者不肖者即乘間攫取點心歸口大嚼喧嘩擾攘。幾與文場為武場詭者謂胡太守以此細故不錫差役拘拿漫成尊嚴不自愛重亦未免小題大做矣。

鍾尊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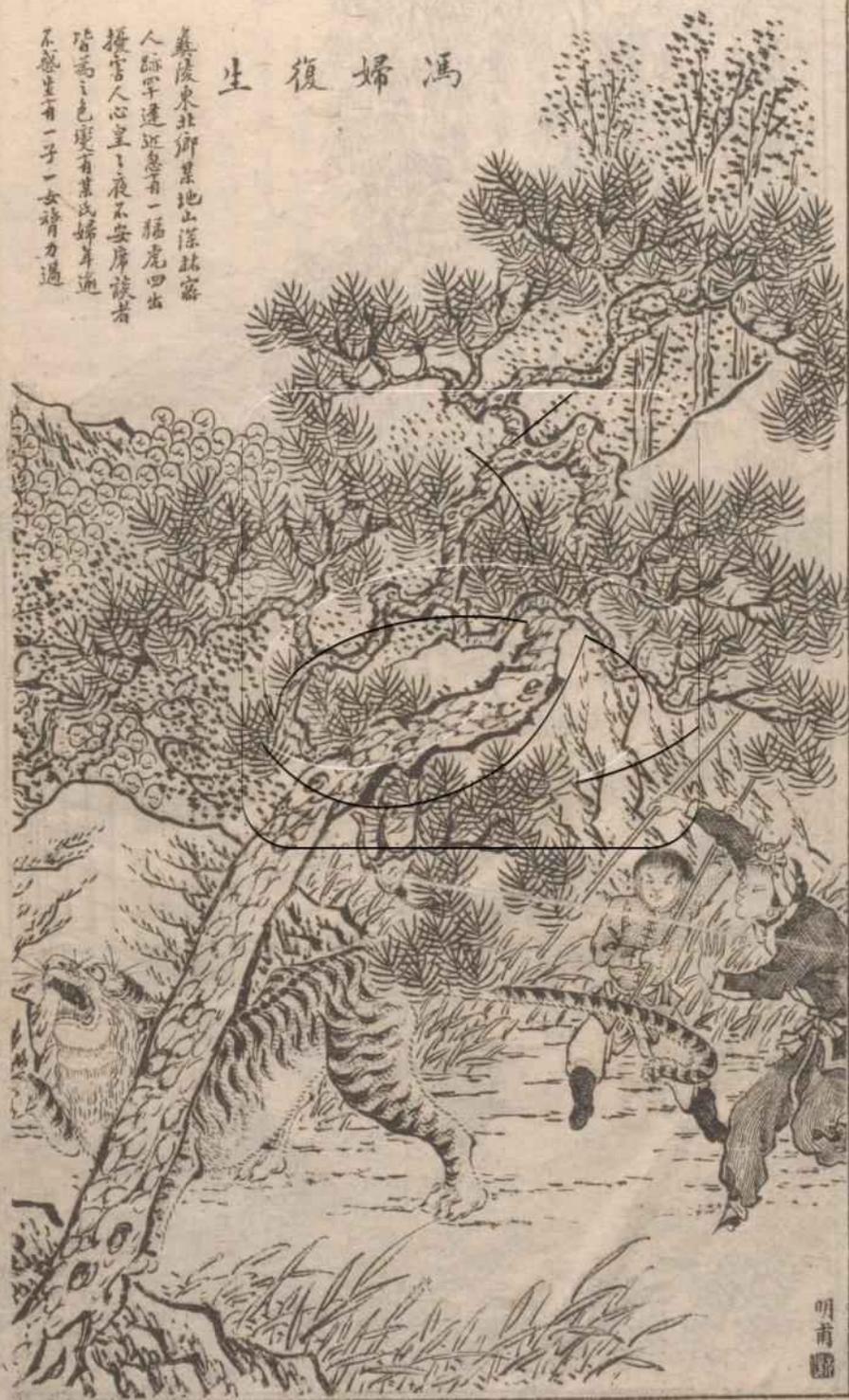
合浦難還

鴟水之濱素產蛤蚌時有光
彩映發相傳中有明珠持無
今善玉採取日有前某財人
駕扁舟一葉容其於波浪浪
間隨風飄泊特蚌將軍一齊
收拾滿囊而歸行市中
進百聲聞一出自蚌中
異而聽之內有五寸許巨
蚌所獲瑰異則得珠
一顆去逾龍眼花彩奪
目欣喜欲狂反將蚌碎權
之計重四錢六分如為牙寶
付裝珍藏自謂得此一生吃著不盡也
自此日之托託謂其子曰子將得富家翁
汝曹皆將廢學當課耕種矣其子格而
視一息一失手珠墮地上頓失所在共
寃之窮日夜之力竟不可得尋家號
注誠云已破甑人收去恐不能復還合
浦矣然則得去果有定矣耶



馮婦復生

義陵東北鄉某地山深林密
人跡罕達近忽有一猛虎四出
擾害人心望之夜不安席談者
皆為之色變有某氏婦年過
不惑生有一子一女皆力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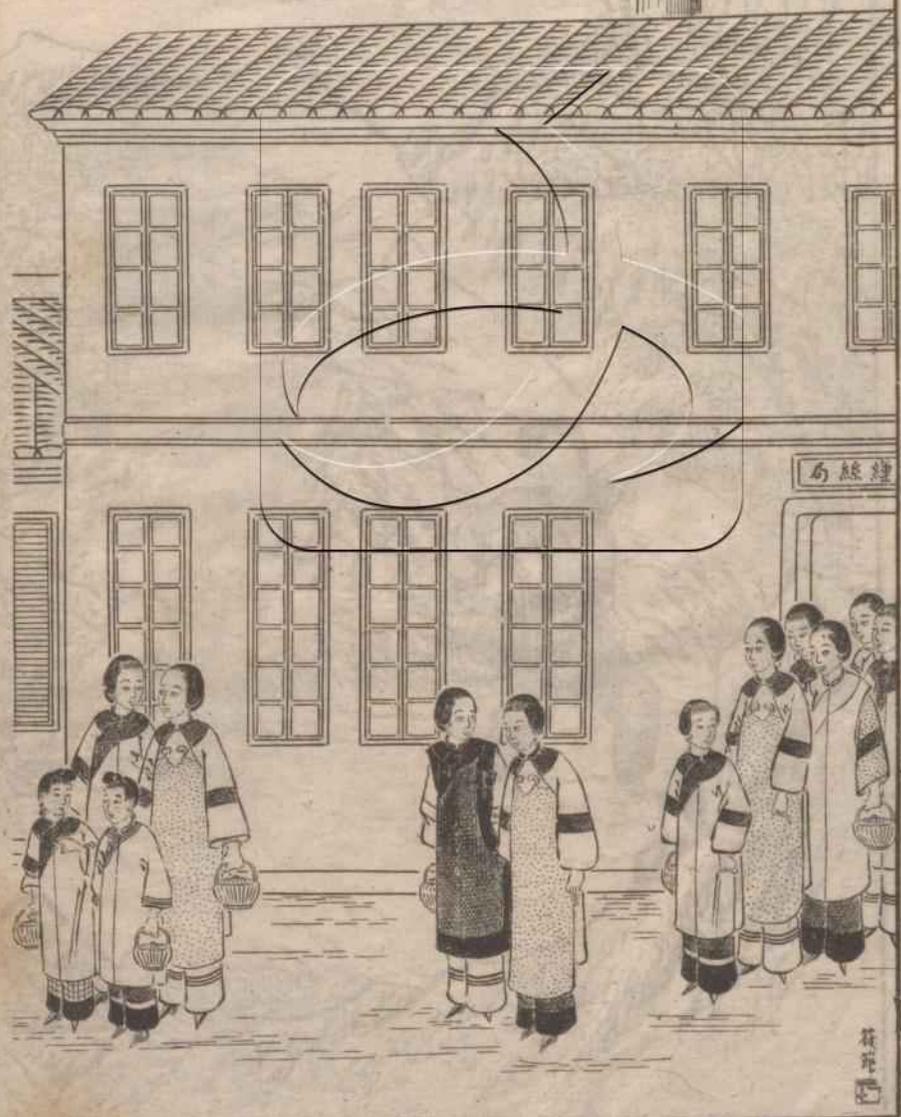


人有拔山扛鼎之勇其家
一門三人以女為最母次
之子居其下洞深穴虎患神
神而起自願為一方除害遂
解袂入山將虎運出俾失負喘
之勢徐為擒拿詎虎見女奮身
直撲女急投一標正中虎口洞
穿頭項母子乃從淺擊之虎遂
倒地而死刺其皮售入宜昌
城內某官家得銀二十八兩其
肉其骨尚擬出售所值不貲奮
一朝之勇利人利己一舉而得
馮婦復生亦何樂而不為哉



人墮煙自

蘇城城外有某絲廠為
機幫軋手手織嘔氣
成室異常熱鬧屋上
煙自一頂高矗霄漢常見
煙鏡蓬勃徧野漫天
前因室兩月餘自頂稍有損
壞在令雷波屋基甲孫升頂



上安為修理通值廠中散工
際各女工皆好一媒一而出
該廠頓簡登徒之好居高望
遠極目窺探詎料王芝未穩
致被狂風吹墜煙自一內一
落千丈無計攀援當由廠
中人扒開大磚設法拉出
而甲已頭顱粉碎腦漿直
流逆魂無術矣涉險升高者
尚其鑒諸



春藥害鼠

售賣春藥向于例禁惡其
害人性命也故有家藏此藥
者必非常隱密惟恐人知工
海則不然說甚方實假藥一
流人等以此等藥物助入淫
樂曰壯陽曰種子巧立名目
層出不窮夫書稱書明日張
胆近年未以此風更熾受其害
者不知凡幾而後者若猶漫
不加察竟願以性命為兒戲
吁可慨也夫嘗見記曉麻先
生筆記中載孝慶子嘗宿
友人齊中忽見二鼠騰舞
相逐滿室其態編旋轉倏

此道雖新非疊洗擊解
皆翻欠一鼠踊起其天
復墮於地再起再仆乃僅
視之大鼠流血莫測其故
急呼家僮收檢器物見所
眩媚藥裝十九蓋既過半
始知鼠咬吞此藥狂淫無
度北不勝翻而鼠避壯無
所皆渡淫熱內熾口乾也
其友出視且鼠且笑乃書
覆所著藥於水夫淫烈
之藥加以激辣其力既猛
其毒亦深吾見敗事者多
矣此有鼠不應書者蓋以
此鼠為孽



淫婦毒手

奉賢西鄉吳氏婦本姑蘇產早喪所天遺下一子名妮共年甫十齡氏寡鵠與慈不耐宿居其附近某師某生有白頭約往來甚密妮於離身幼而性甚聰穎見母所為心竊非之常於言色間微露志之氣氏恨之刺骨積而不合輒以鞭笞從事某日又因細故怒不可遏適入廚剪中菜刀一柄執其髮解按到於地欲就烹劇中成演殺子報故事適某生至驟見形狀驚問其故始知作逆緣由竭力解救得免毒手遂獲婦掩以己出以生者亦可謂善於補過者矣



周權

不認同年

蘇州東吳橋巷某富商自以昔年曾主協濟局報捐軍餉賞給舉人連日孝廉自命居然出入衙門驕附於縉紳之列仗勢凌人時有所聞前日以某租戶稍欠房金又遣僕持同年弟名帖索送押還某大令沉吟良久回顧家丁曰余是壬子科舉人他是銀子科舉人同名異類似是而非即飭持帖押還索亦不准一時聞者無不傳為笑話云



十七

元三

明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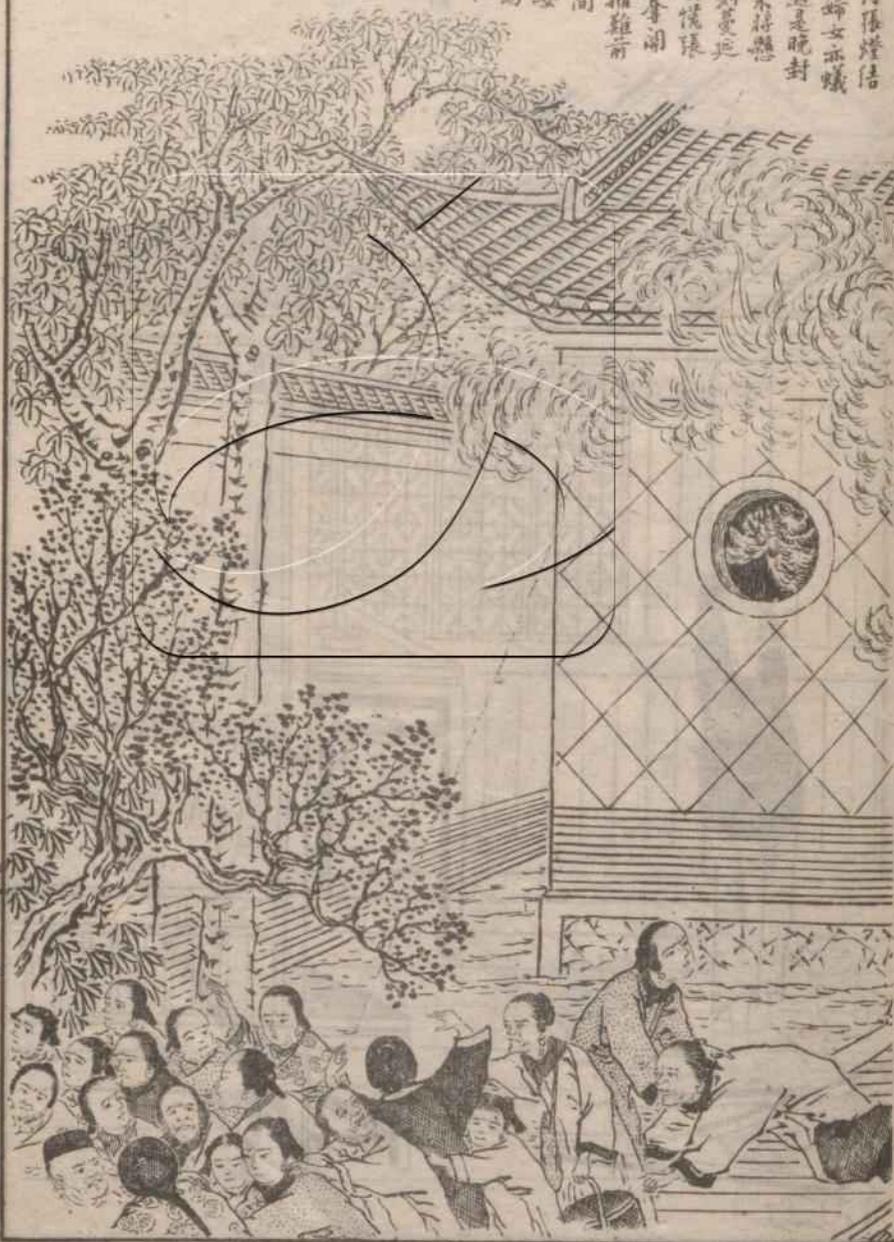
燒香遇禍

天津如意香為供奉天后
神像之所每屆三月十六日例
行昇神出巡名曰皇會至而頭
如意香社請候十九二十等日再
行接駕回宮相傳是會曾遊
街覽故尊其名每庚申一實所
費約去萬金誠非尋常熱鬧也



元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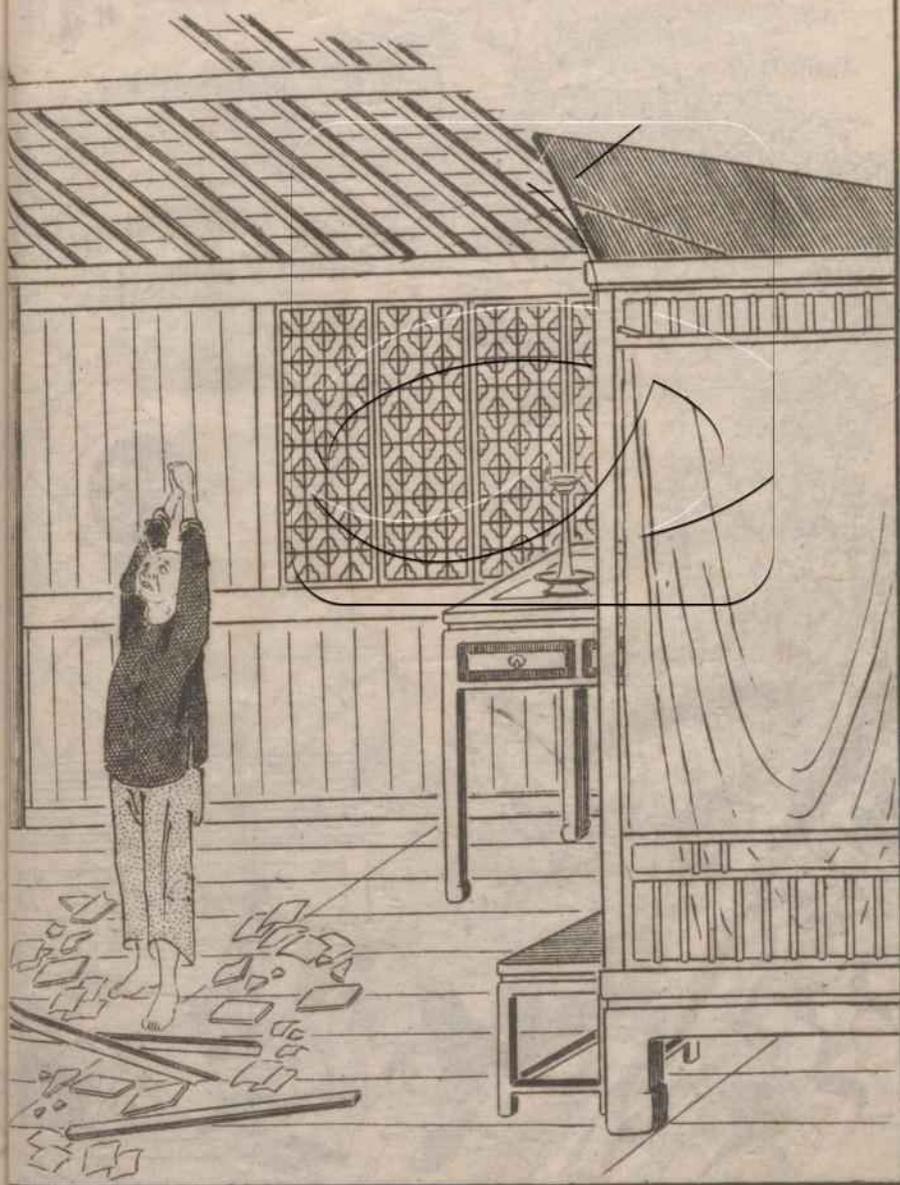
本屆三月十七日巷內張燈結
彩綢繡紛披進香婦女亦曠
聚時毛流連不返適是晚封
家缺飛揚披危而未得懸
掛綢彩吹入燈內頃刻變延
火勢不可遏折各婦女慌張
失措揮袖後門意欲奪開
兩出無司歸者被推難前
只得作壁上觀時難間
蒼厥集主人儀煙侯婦女
被焚不知凡幾惟丁有功
張氏十名遊歷津塵下
竟得幸免其無忌據
云天柱時門題上
呼喚回即趨入得
免於難實是奇死
生之要果有定耶
其有婦女因求福
而過禍在於此此
彼性善燒香候佛
者亦可以知所返矣



雷 惡 人

批辭華乞亭林鎮劉
乾和南僑店主某甲
性奸刁善樣子母盤
刺貧民頗獲厚利
家百老母鶴髮龍
鍾不堪操作甲待
之甚虐稍有違言
執肆毒罵上月某
日夕樓手時時左
黑甜街中忽聞狂
風怒吼天雨傾盆
雷電隨之屋瓦
家動俄而霹靂

一 齊洞穿其屋
甲忽從床中驚
起兩手高掛壁
空真疑三仙被
人來傳也者痛
楚難堪天天悔過
從今法定當痛
改前非決不再
干天怒誓畢天
即寬其既往啟
心自新誠應
機捷若影響果得運
動其常甲欲善其跡
星日雇工修屋而該
匠之臂又忽麻夫不仁
率遂上意若天將留此
缺隔以影懸臨其狀而
事亦奇矣



邑侯路敏

拜江蘇家巷口土地祠前有一人知其
其稱鶴鳴形鶴面一家四口止信其
中既而其人誓已垂死妻誓哭注悲痛
道恒不知何故險以為是也夫路之靈
人也後有知者謂是入亦中州望族也
任古種管操銅符嗣以台灣割棄聲著
內渡擬送妻子過街其作出山之計不料
關河逆運官臺空室亦及于途者各告
鴻寄於道官拜上偏寓佛然獲靈符救困
其某常道百有指其分賜俸以潤窮途
証所贈甚微殊失所望迨日夕無所質
皆空計久居資毫無所出主人以家
債自任除所欠不計外復慨助米提一沓
以資好季乃此公雖貧而竟不受人饋
憐其竟自以席地華天東觀而西歸
又不知幾歷晨夕以至於此其為太息
者久之嗚呼異術論諸誰能失路之人
故里迢遠莫卜歸魂日百里侯不傷
竟此是耶可深慨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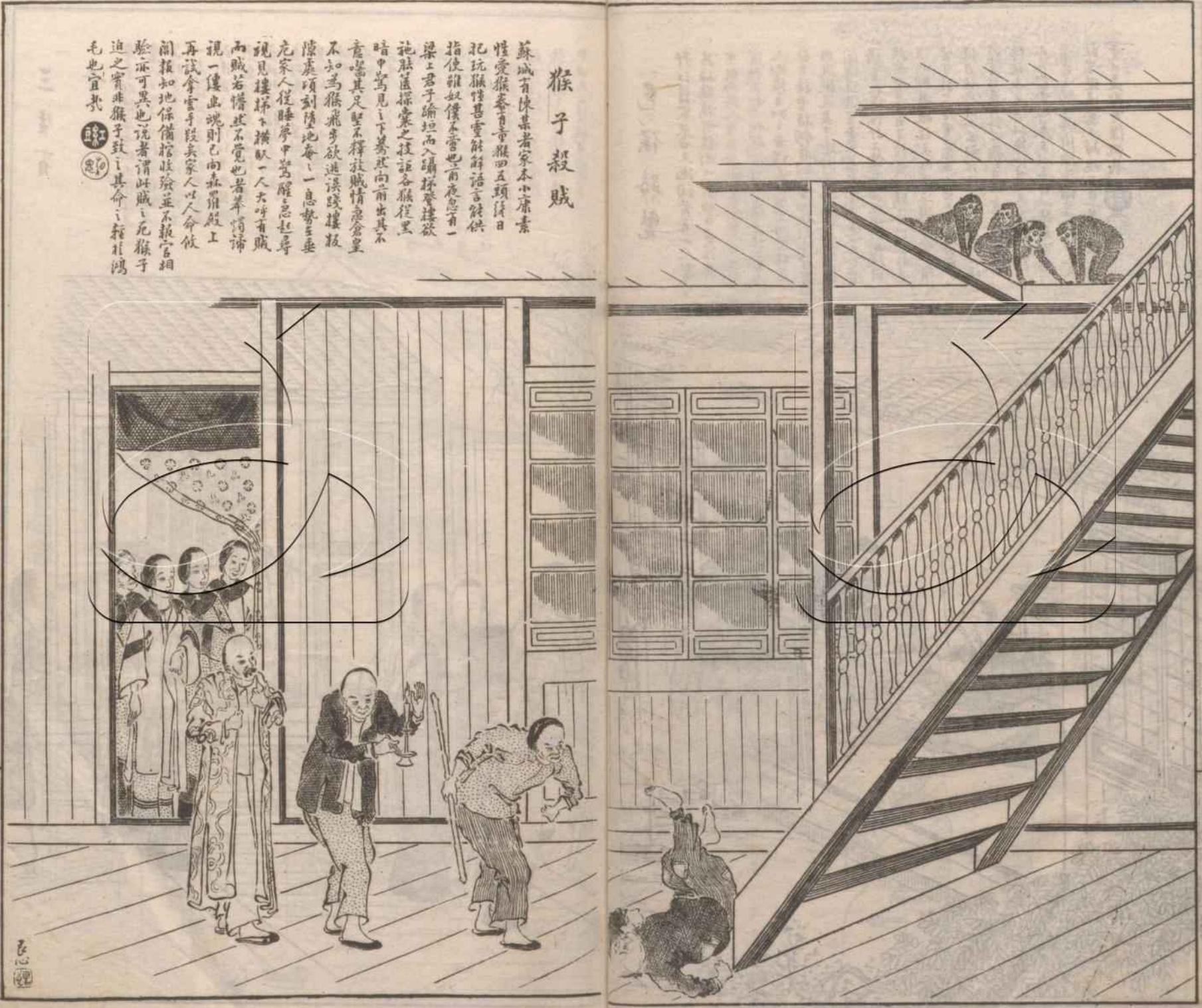
卷四
四



猴子殺賊

蘇城有陳某者家本小康素
 性愛猴養有童猴四五頭日
 祀玩猴性甚靈能解語言能供
 指使雜奴僕不啻也前夜忽有一
 梁上君子踰垣而入竊探簪釵欲
 施法直探囊之技詎各猴從黑
 暗中窺見之下驚然向前出其不
 意當其足堅不釋賊情急倉皇
 不知為猴飛步欲逃誤踐樓板
 隙處頃刻墜地奄奄一息勢垂
 危家人從睡夢中驚醒急起尋
 視見樓下橫臥一大呼有賊
 而賊若惛然不覺也若輩情歸
 視一健壯魂則已向森羅殿上
 再談奪寶手段矣家人以人命攸
 關預知地保備棺收殮並不報官相
 驗亦可異也說者謂此賊一死猴子
 迫之實非猴子致其命也指其鴻
 毛也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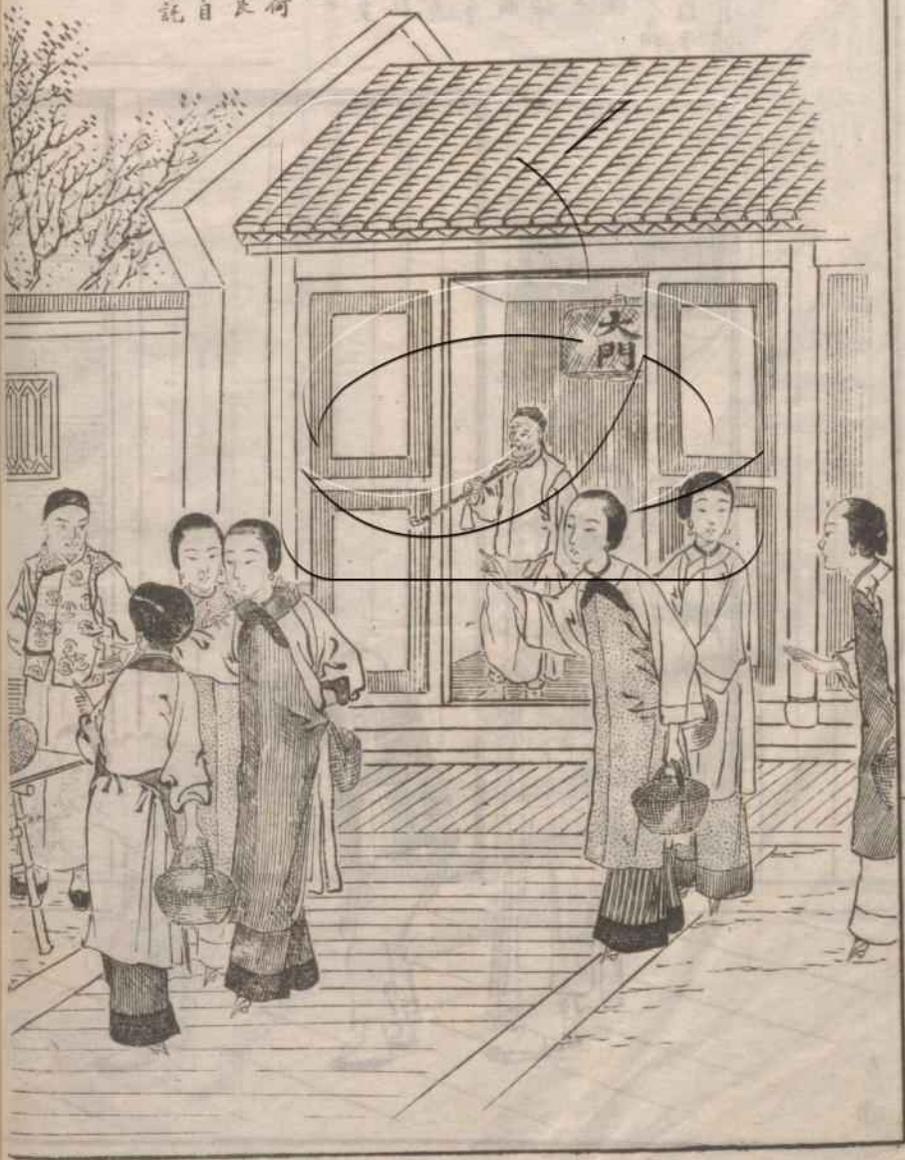
○



二生十有

幸

粵東順德容奇地大街陳某
 窈人子也年方弱冠貌頗溫
 文時至道堂撒賣地豆地豆
 一名活脫生又名相思豆蓋
 即南國之所謂紅豆也附近
 東射坊有李氏女綽約丰姿
 齒其相若標梅未賦嫁
 香徑期日在蔗絲麻託
 業女紅嗜食此物遇而
 必購每向姊妹狂戲稱
 其調味之精良或戲之曰
 花生伴汝心上人也為不同結緣
 羅以了夙願女曰況處着澀奈何
 既而思曰奴自投繯索以下良
 傢倘得大賜玉成則相愛黃竹自
 必玉種藍田矣遂以洋錢半元託
 人購索一條俄而柱上果中
 頭發得銀三百餘金遂
 致毛遂自薦乘間語甲
 甲以天上墜桃日邊仁否



本非俗子所敢妄想又况
 家無擔石元尚鯨魚安能大
 作之合耶女曰是不難汝能
 夫以盟誓儂自有臣當程
 之女蓮子以百金令歸免其
 其兄完娶後復界以多
 令使行聘禮遂誼吉
 迎娶為良緣由夙定
 佳耦本天賦觀此舊信

不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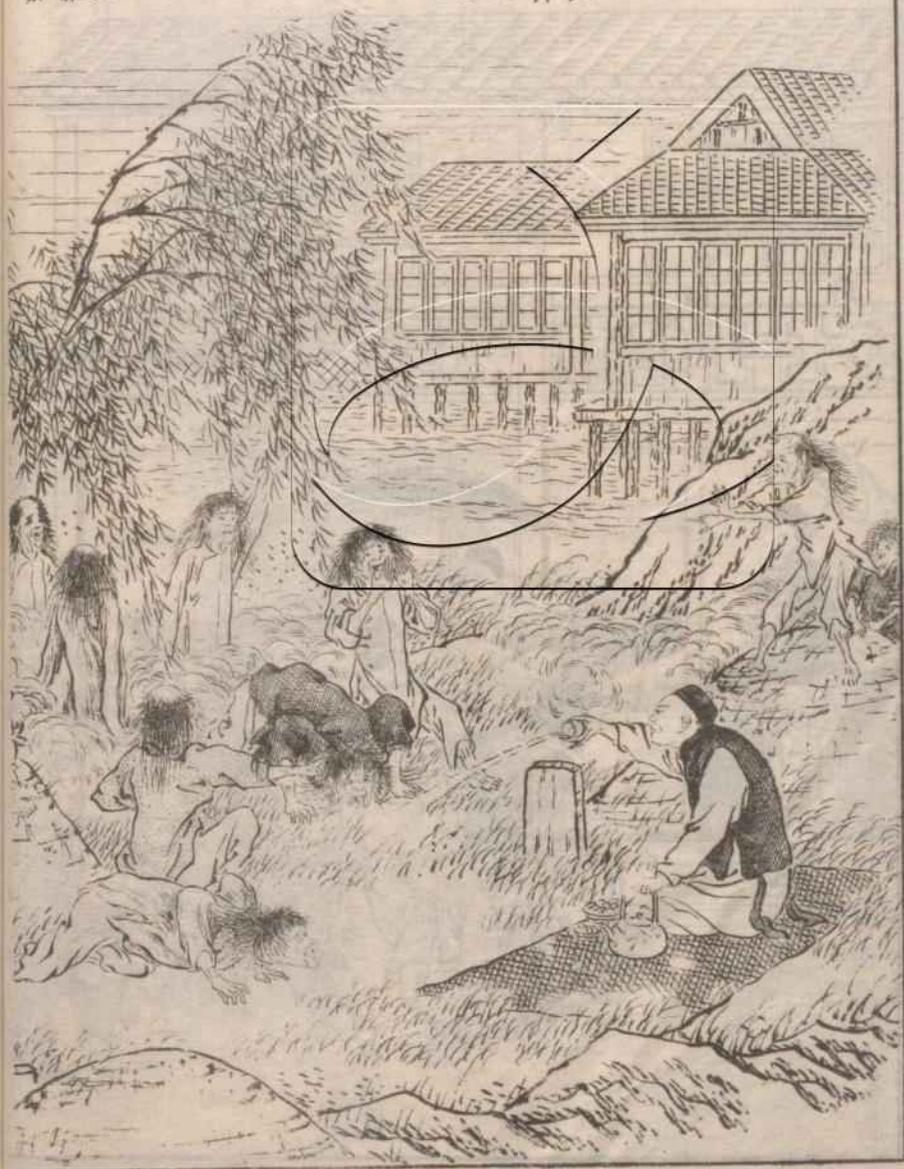
兇惡性

前有某縣某大令帶領差役押解
 積案人犯十餘名前往蘇州進江
 上、兵勇進逼向北行至宿遷通
 值天雨飛珠濺玉撲面而衣履淋漓
 道途滑澀百步持兩具乘車而乘者該
 犯即肆行搶奪不與別乘球環鐵索而前
 把擲謂我輩已犯國法不能重觀天日尔
 等不思避讓又敢高陸巨蓋遮掩上管犯
 我志謂那言輩汝上層攫取此得、心為快
 聞是日被搶者共有洋命五項並被打破色
 車一輛大令與解差雖日都情形亦喝阻
 不理身竊保儀而兇惡、性依其未改竟
 敢於眾目昭彰之地橫行無忌是真目無
 王法者矣



悔可不追

紀曉嵐先生筆記云一書生最
 百胆每求見鬼不可得一而齊
 月明命小奴携雙酒詣數塚間
 四顧呼曰良夜獨游殊為寂寞
 泉下諸友有肯共酌者
 牙儀見燐火紫之出沒
 草際再呼一鳴一探
 集相詎大計皆止不
 進其影約十餘寸且
 杯花酒酒之皆備嗅其氣
 有一鬼稱酒德佳請再賜
 因且洒且問曰公等何故不
 輪迴曰善根在者結生矣惡
 貫盈者墮獄矣我輩十三人
 罪限未滿待輪迴者四輩報
 沉淪不輪迴者九也問何不



懺悔亦解脫曰懺悔須及未
 死時死後無着力家弄酒酒
 既書業聖示一古語臨中
 一鬼回首下言曰誠愧得汝
 壹語無以報德謹此一語奉
 贈懺悔須及未死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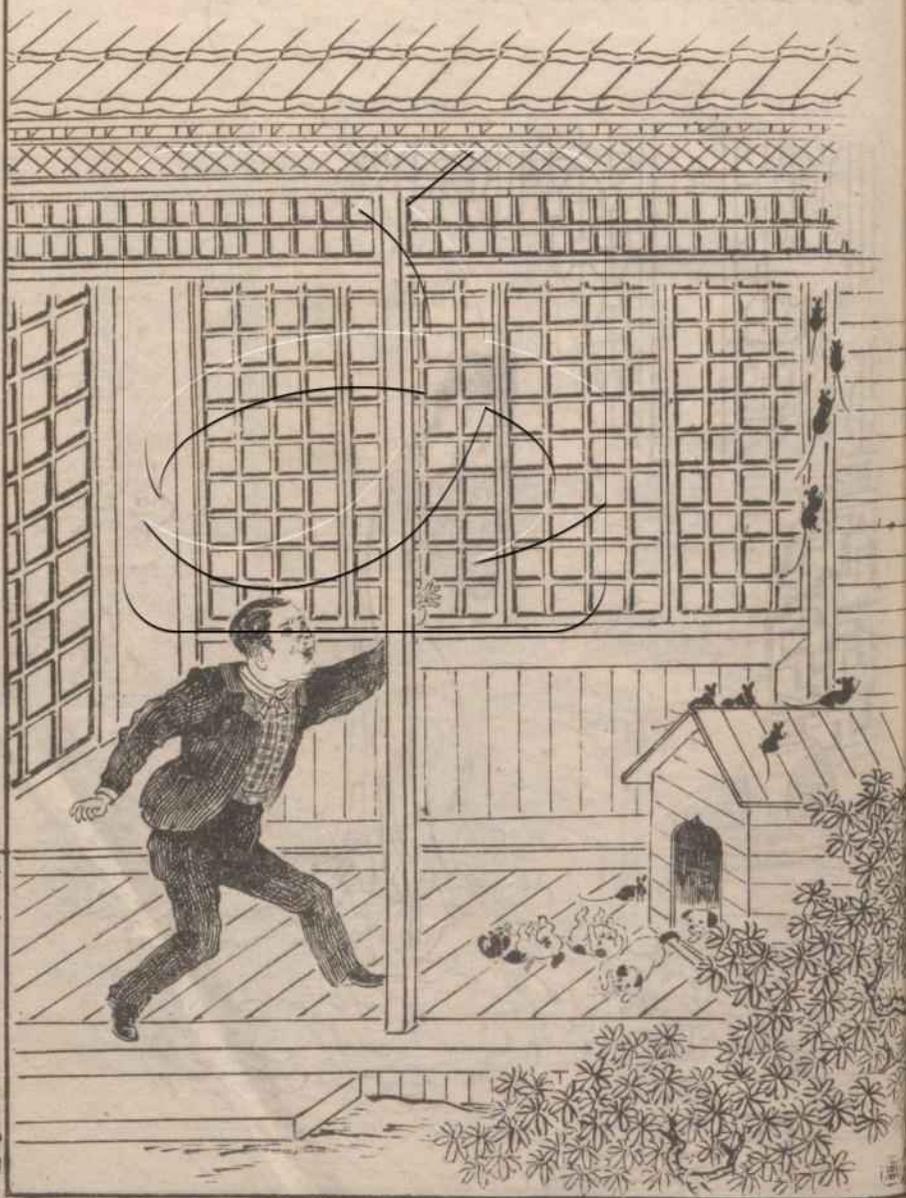
流水無情

天津東門外姓子胡同有
 富家王姓居為每夜在舍女
 僕守史看守以夜宵小一月落
 帝候時一女僕出院將私馬鞭
 打而跨向牆隅伴其跳勢通一
 穿窬窺伸巨室穿由穴探入窺
 著杜室不覺大呼曰好睡氣好睡
 氣此非桃源洞口何以落荒流水
 著手成春耶遂匪趨而逃
 女僕搖尾一驚提袴起
 奔而嘶曰有賊有賊及家
 人驚起趨視則賊已不知
 去向矣聞者皆為掩口胡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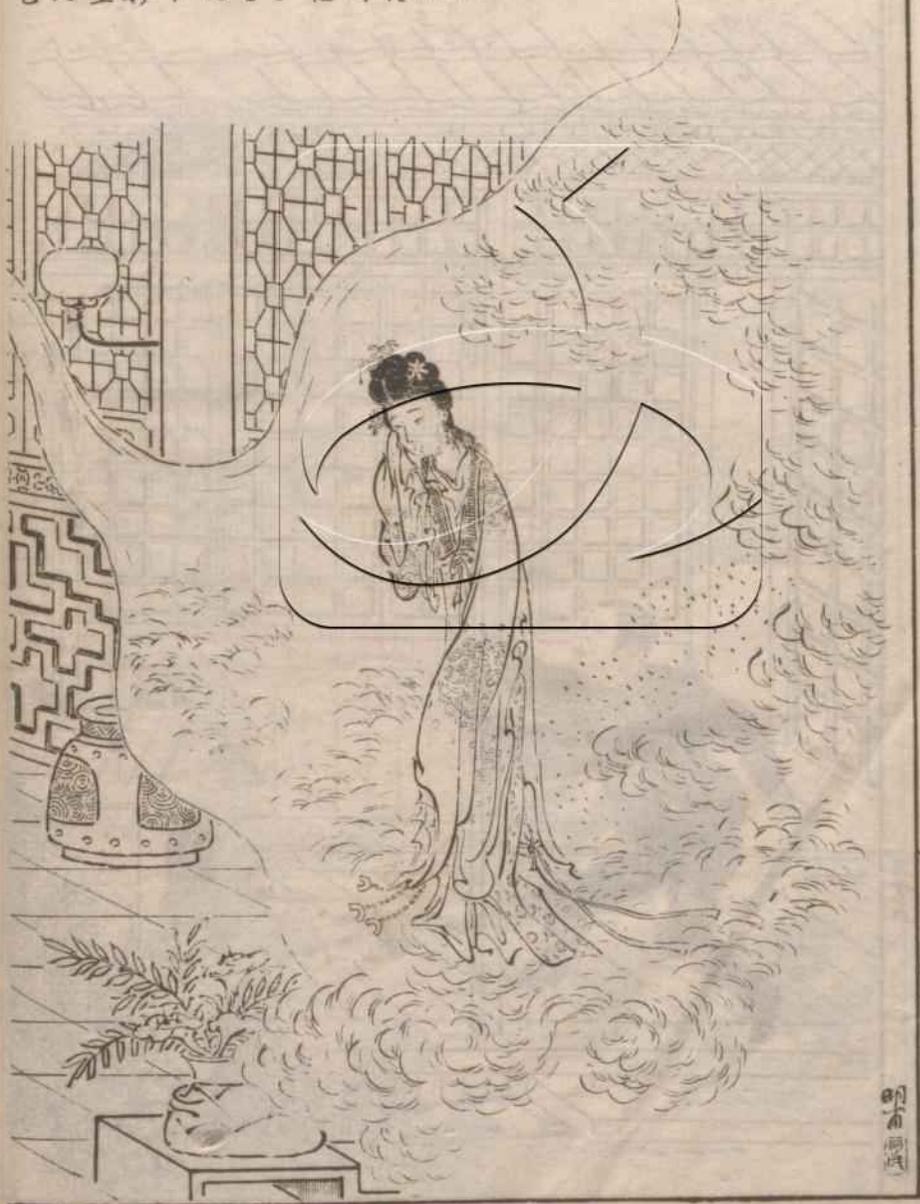
鼠能復讐

日本山口縣安藤鎮山内
 熊谷由太郎家米倉一内
 日清晨忽見大鼠二頭小鼠
 四頭陸續奔出此地亂竄
 為犬所見上廳其五徑刺
 大鼠一頭俾屋柱而上怒
 目視犬口中嚼一有鼠就
 即逐去未幾大月子而頭將
 及連月老犬愛護不離通
 某夜老犬覓食走出息閉
 窩中小犬驚呼不已老痛
 犬救慈念心知有奇燕火
 視之見十五六鼠從窩
 中竄出回視小犬則耳目
 口鼻均已破噬血用探測
 奪一息五次日皆斃死
 噫鼠也富也亦知多集
 儕類同仇敵愾可以風
 世之忍辱事仇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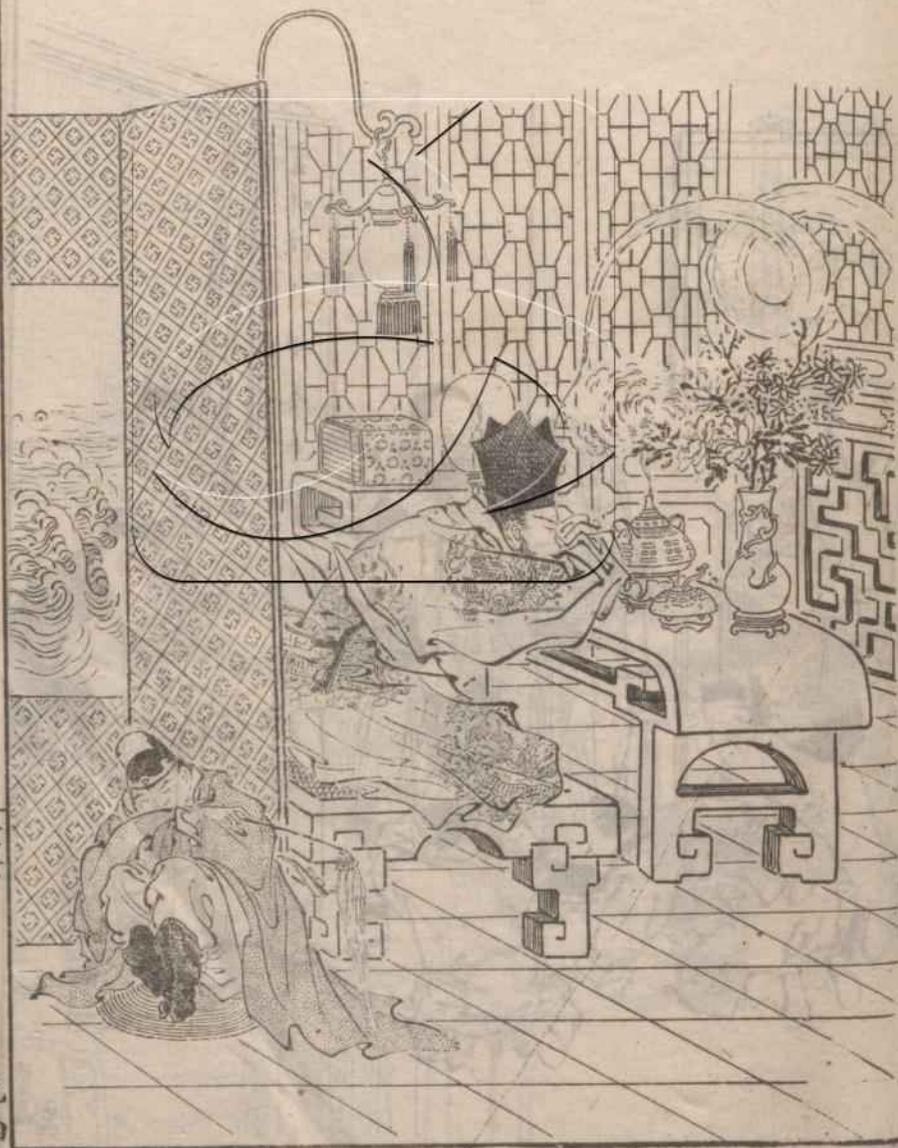
王 妃 頭 靈

朝鮮已故王妃閔氏金棺
安設慶運宮而君主遂亦
駐駕於此日埋萬葉湯俸
已極於某夜隱几而寐時
值魚史三謂萬類無殺忽
睹王妃嫺其未拜於王
前曰臣妾遺魂置於此宮
萬慮縈心不能瞑目魂魄
徘徊無所歸附倘蒙陛下
憐妾遺魂乞死於非命請移
置景福宮則陛下鴻恩生
死共感矣且陛下久審此
宮亦當有變為國珍重乞



還御景福宮云云君主聞
言一極驚醒因詢侍臣是
何像故侍臣奏曰斯陛下
不忍忘先后之懿行淑德
並不忍還宮之念交感而
成靈宮也蓋無過耶君主
默然久之適又聞韓日某
有事出入景福宮恍惚遇
見王妃靈魂向索紙煙某
知其死戰慄奉一瞬息不
見善亦一異事也

和
目



拔 出 火 坑

蘇園食福洪素為煙花叢
 藪產妓之事常有前所聞前
 日彭公子至其頭前城家設
 筵酒客巨富酒味燈紅淺斟
 低唱時忽聞芳音一樓宛轉
 哀號若遠若近傳至耳際公
 子聞而悚然託故出座留心
 細訪至一耳房談光隱見
 一雜妓伏倒在地旁坐陳褐
 手拳膝傷毒地垂危公子偵
 聽良久仍回原座即飭橋夫
 人等主將該婦擒來並傳雜
 妓至前見年約十二四餘舉

止烟雅貌頗不俗身上僅留
 小衣餘則一絲不挂青紅紫
 陳滿體斑爛無一完膚公子
 見之不禁大怒令將該婦個
 個擬欲送官誣毀其妻將再
 三跪求公子乃叱令起去詢
 明雜姓身價立給銀洋一百
 二十元命雇小轎一乘送妓
 先歸府弟侯為擇配遣嫁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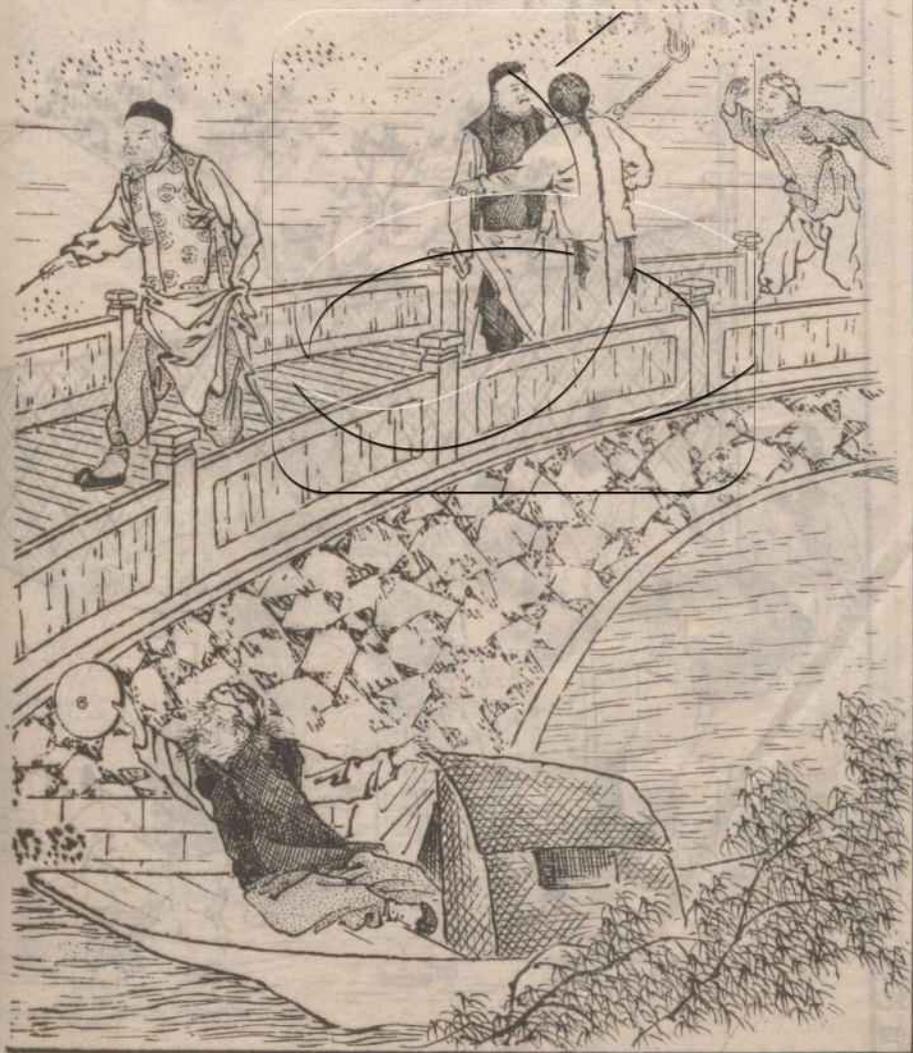
牛生小孩

客有自吳楚山來者據言該處
 東江鄉一帶茅屋極比居民均
 以耕織為生有某姓者一鄉之富
 室也家有牛二三頭一犛春兩
 歲歲良田耕作辛勤伊朝夕每
 當夕陽而下牧童歸去投田橫火
 與羊來無他異也詎意有一母
 牛忽產一胎視之雄也嗚呼啼聲
 音洪亮華室喧嘩既驚且喜驗其體
 則五官四肢均與常兒無異惟頭大身
 半口吻禽張似欲吮乳也若主人初以
 為不祥思棄之有鄰之若曰非種相生
 必非凡品蓋留育之其家程一常在
 媪為之哺乳頃刻而盡不數日其體日增
 至五歲始供一飽某姓異其事勉應之若月
 後肥胖異常聞此孩已能言語善解人意頗
 能得人之歡心不知存日長成果能光大其
 門閥否也然以牛而生人固為駭人聽聞
 事豈果以說計哉因致童與媪構成此奇胎
 歟抑近來泥土之藥舖創行種子之術偶見
 效於此牛歟豈異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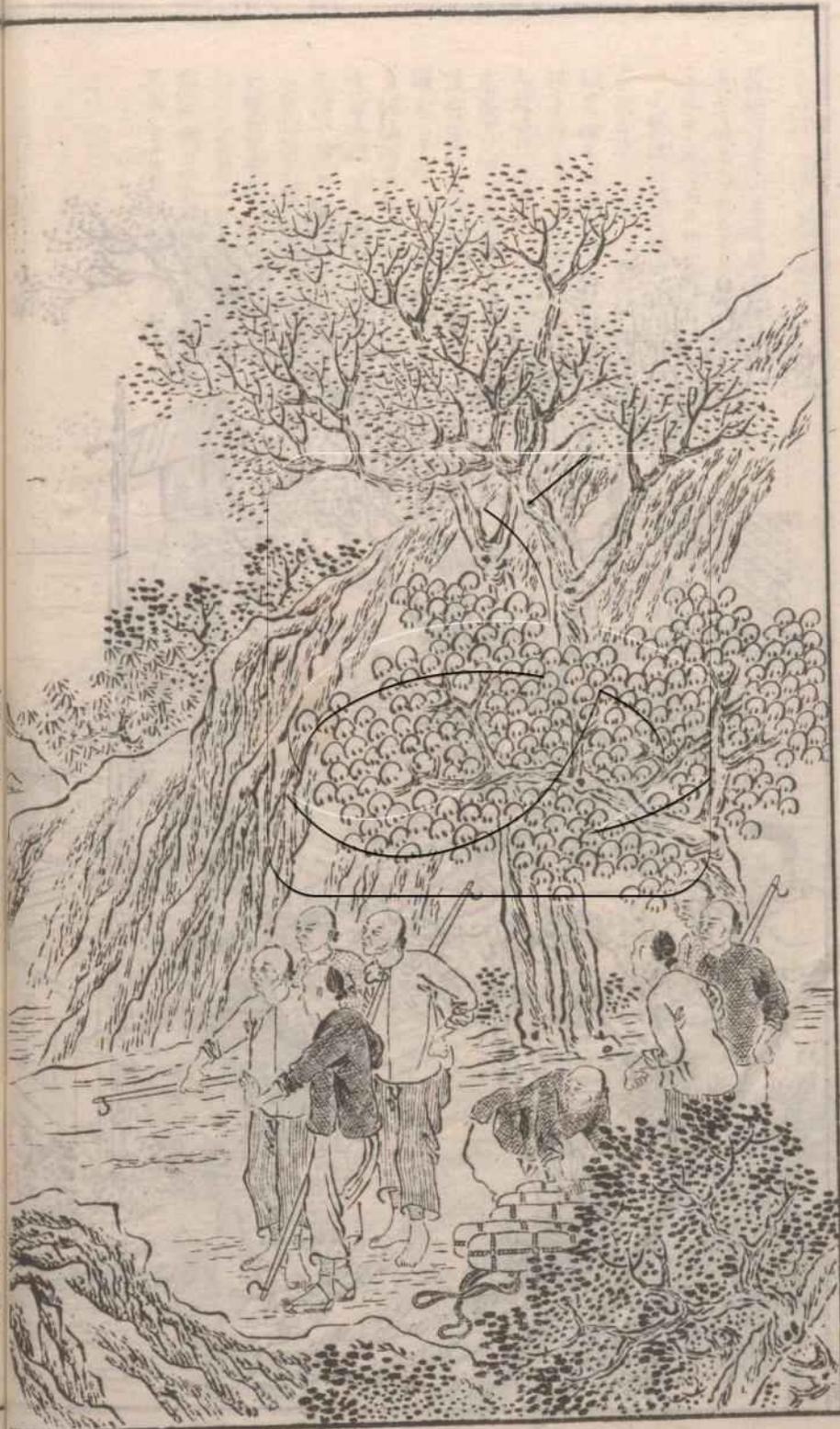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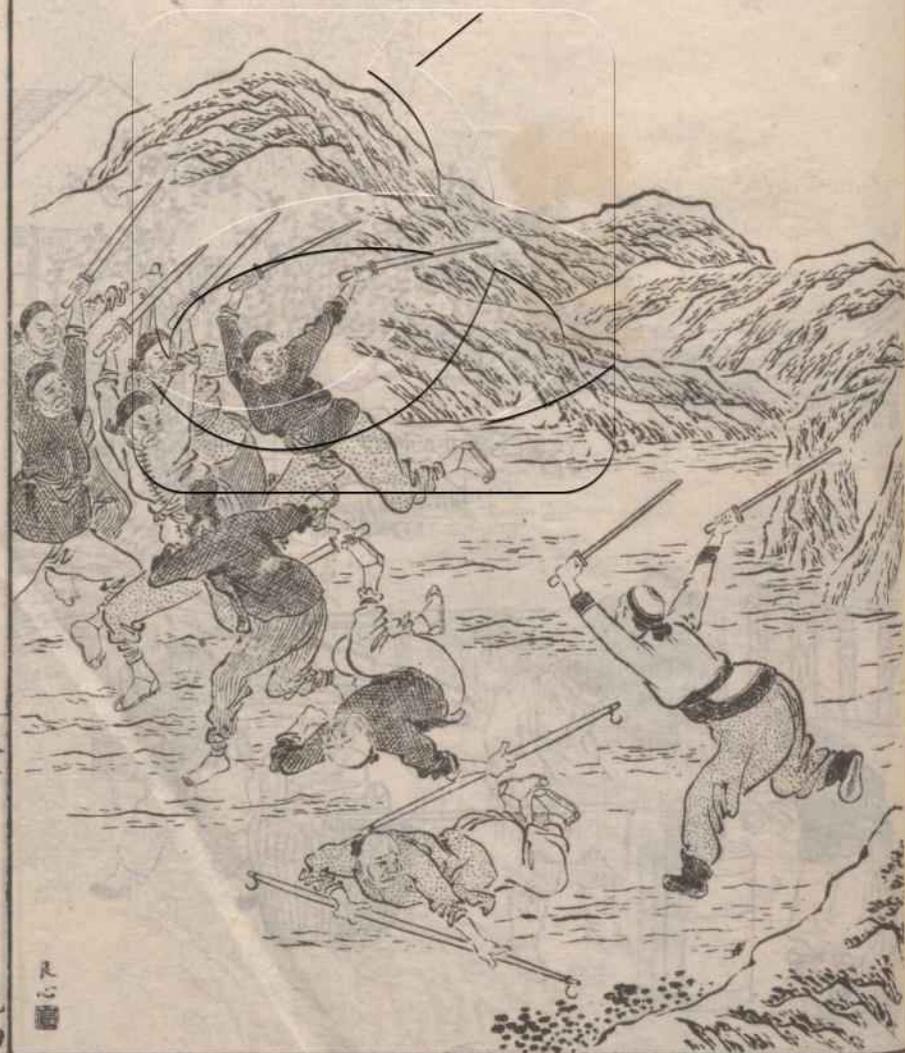
溺鬼搶物

蘇垣道前街某書坊前晚
有字徒某乙至卷香巷店
至家中取飯而出一手携籃
一手緊提飯鍋街頭踽踽
甫出巷突被一人將飯鍋
銅蓋搶去飛奔而逃乙即
錫等物寄在某店至後追趕雖
大聲喊捉而空前而人若無聞見
未幾其人遁出香湖院塘而走
遂趕復行緊趕緊行一若全無
懼色乙少年情性不肯舍去直追
至板橋河邊始將其人扭住着手處膚
冷若冰疑似一洞仍被免脫回河邊
旁泊小舟其人即下船而去反探頭出外
以蓋相招乙恐中奸謀站立不動既而寒
山鐘響驚波人當頭一擊恍恍摩羅見
而足已在水中矣不禁手搖足顫驚不能
動轉喝者遂援之登岸細詢情形且見
其兩手青紫始知其遇鬼云



鏢師拒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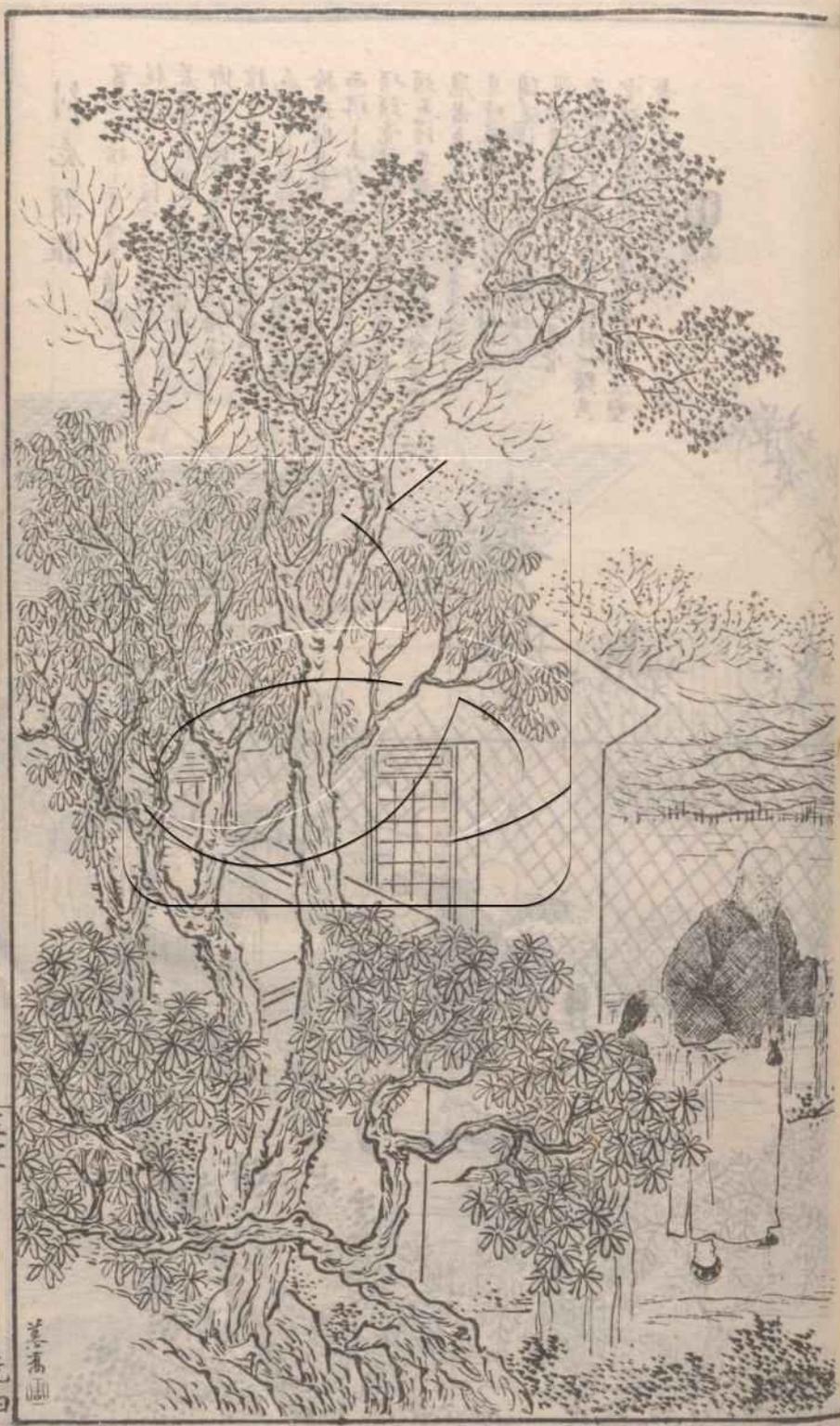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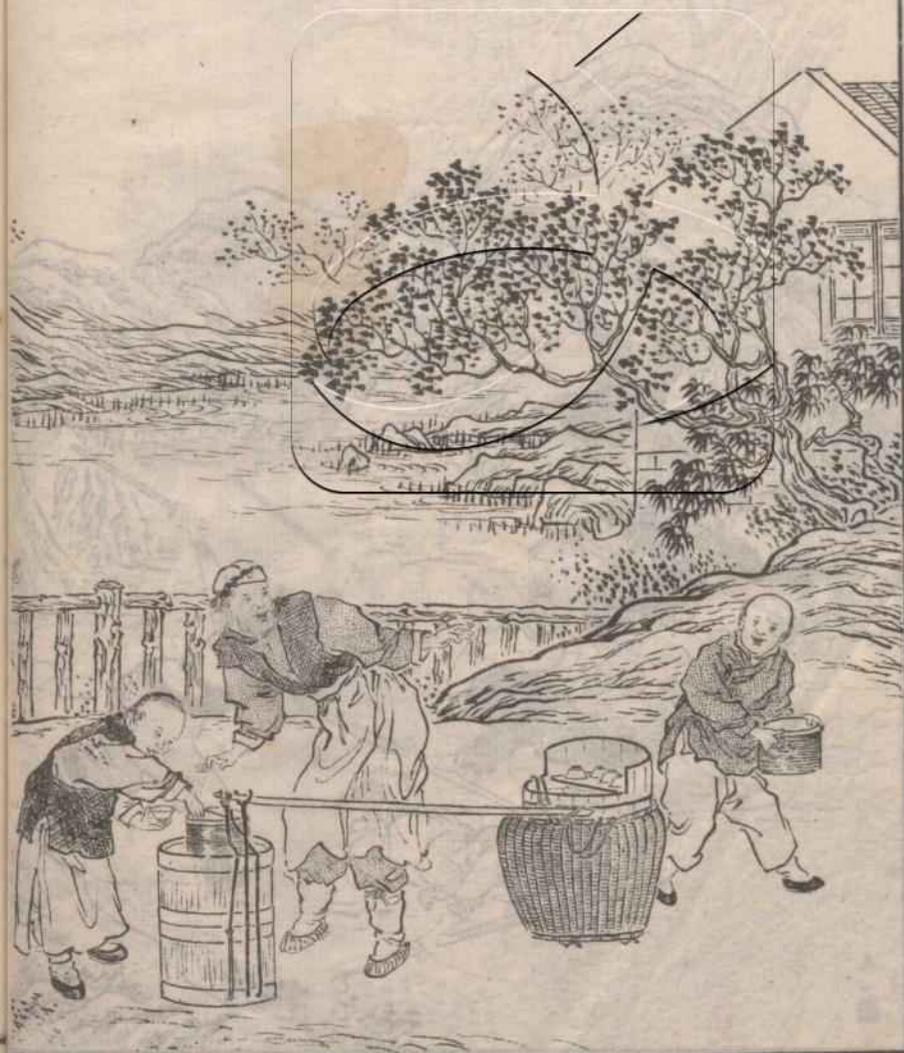
江西新城縣某主莊備有白金萬兩分作廿色值夫十名挑運一省莊辦主著銀時預募鏢師得護以禦強暴及行甫數十里山僻一客果遇深林豪客呼嘯而來挑夫抱担而閃鏢師振臂直前一時拳足紛飛各逞雄力所幸鏢師技藝絕倫聲雷均非所敵當皆披靡遁去回視銀物全亮未動惟挑夫受傷一人不能負担只得折回該莊以銀兩未失而人已受傷主即據情呈稟縣署邑守聞詞戴差嚴緝不知冥冥飛鴻尚能獲否



蜂 蠶 有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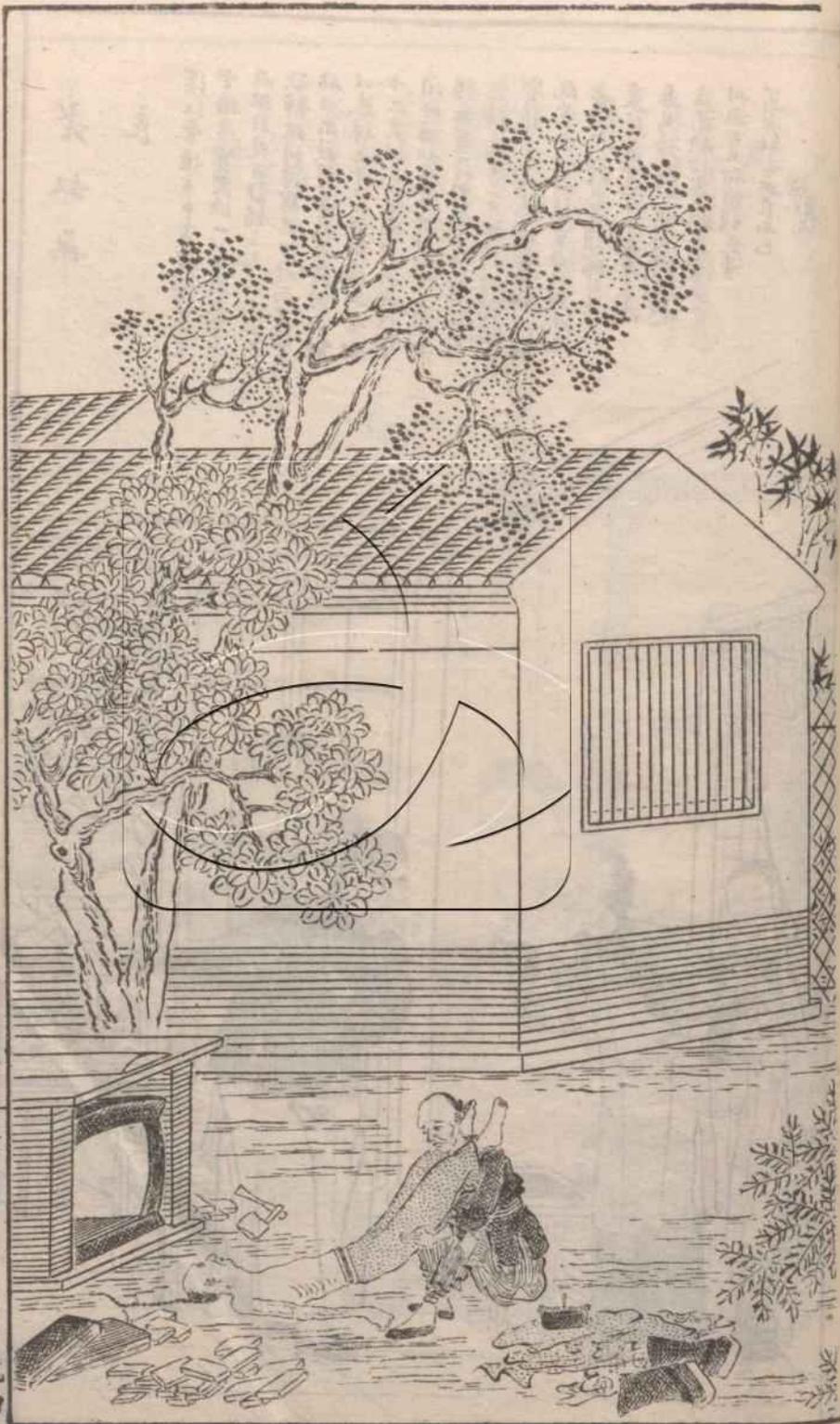
泥工流氓成羣結隊執
沿街騷擾為惡行人父母不能
管束官府不能嚴懲他值種像
日增月盛無怪其胆愈大而跋扈
張也日者南市十六舖中街有小
流氓甲乙二人見某丙肩酒醪一
担沿途喚賣甲遂上前向購偶
與爭執乙即出其不意攫取酒醪
一缸飛步狂奔甲指而告之曰酒
醪被搶矣丙伴為不知不予追趕
或問其故而曰此等小流氓性最
狡我往追彼即挑担而逸是我一失
再失矣果若深矣苦寒翁失馬焉
知非福丙固言之前車可鑒也聞者為
之恍然語云蜂蠶有毒信哉

蜂 蠶 有毒
泥工流氓成羣結隊執
沿街騷擾為惡行人父母不能
管束官府不能嚴懲他值種像
日增月盛無怪其胆愈大而跋扈
張也日者南市十六舖中街有小
流氓甲乙二人見某丙肩酒醪一
担沿途喚賣甲遂上前向購偶
與爭執乙即出其不意攫取酒醪
一缸飛步狂奔甲指而告之曰酒
醪被搶矣丙伴為不知不予追趕
或問其故而曰此等小流氓性最
狡我往追彼即挑担而逸是我一失
再失矣果若深矣苦寒翁失馬焉
知非福丙固言之前車可鑒也聞者為
之恍然語云蜂蠶有毒信哉



剝屍顯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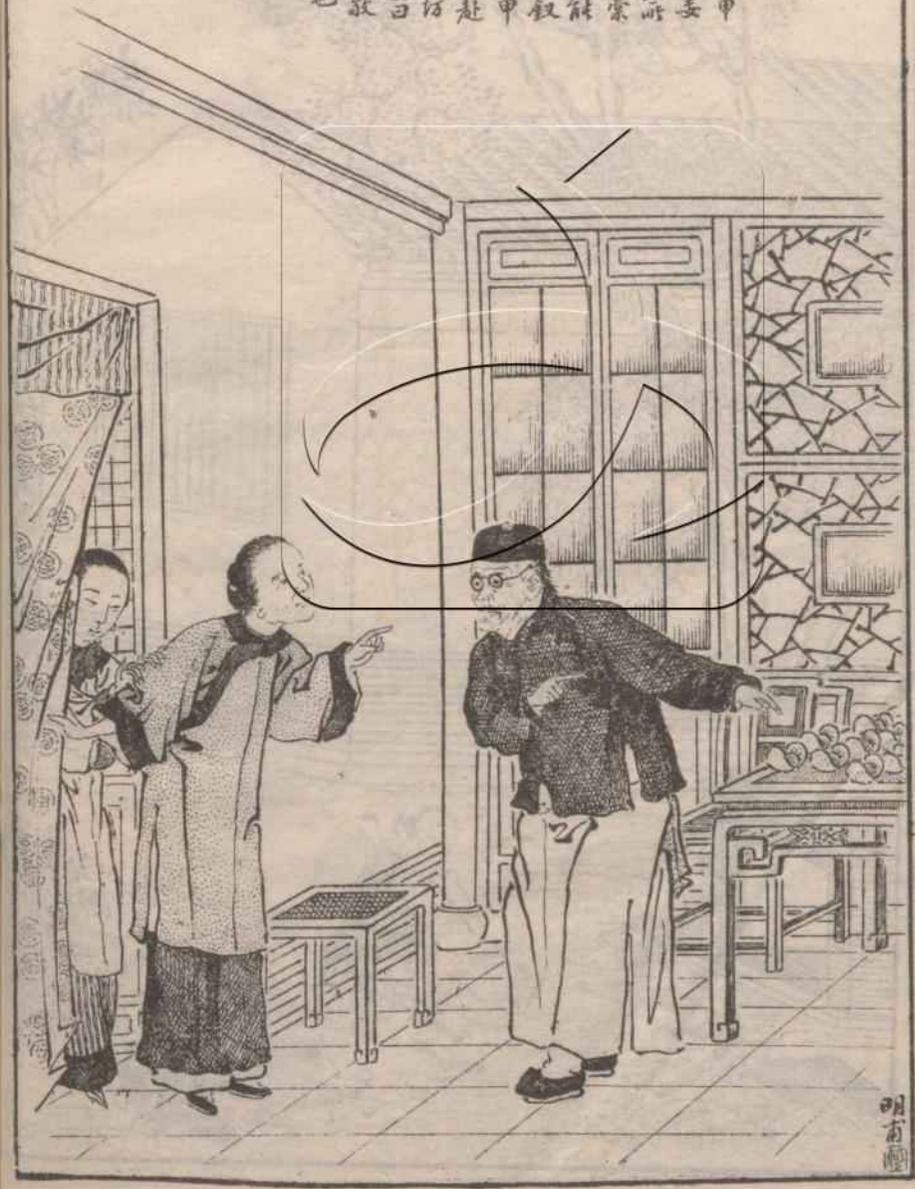
富郎嘗指：案層見叠出
 往往有一起淫官拿獲故
 若輩：胆目而愈大日者東
 鄉殷溢地方某衙民宅後厝有
 棺木一具夜間被賊盜器既出其
 屍剝去外衣視其褲尚新心不能
 捨遂將屍投于以肩承其兩足倚
 而枕：未即下詎肩為屍足所壓
 項頭竟被夫任穿不可破竭力掙扎
 頭不得出氣亂位汗喘狂呼救命苦無
 應者直至天色平明有童子開門出
 見呼聲奔屍始得脫此當特此賊
 傅送諸官不知能照例懲辦否
 說者謂盜賊橫行的拾遺見官
 不能治役不能捕而此鬼狗能一顯其
 靈將賊擒獲殆亦有鑿於紙糊泥塑
 者：不足共為笑乎吁



老奴無

良

漢江常德市中有錢僮某甲
坐擁厚資思納一妾恐為妻
所阻於是百計媚乞婦允其
欲婦被其僕驟思一計向其
姑曰尔欲得妾我欲得財尔
以未擇若干给我則屠列金
十二不阻也否則無再唐突
甲聞此語知妻可以計治之
旋赴錫店買得點錫若干託信
館舖充實二十錠持歸請妻
寶銀一十兩為餉妻不腆一
既蒙金諾此後幸毋作獅吼
也妻見錫袋美逐頭問於是
包裏珍藏置甲不問迨至冬
春其婦取銀應用持去錢
店兌換始露眉鼎妻云
此無可奈何惟頓足苦
罵老奴之無良而已



明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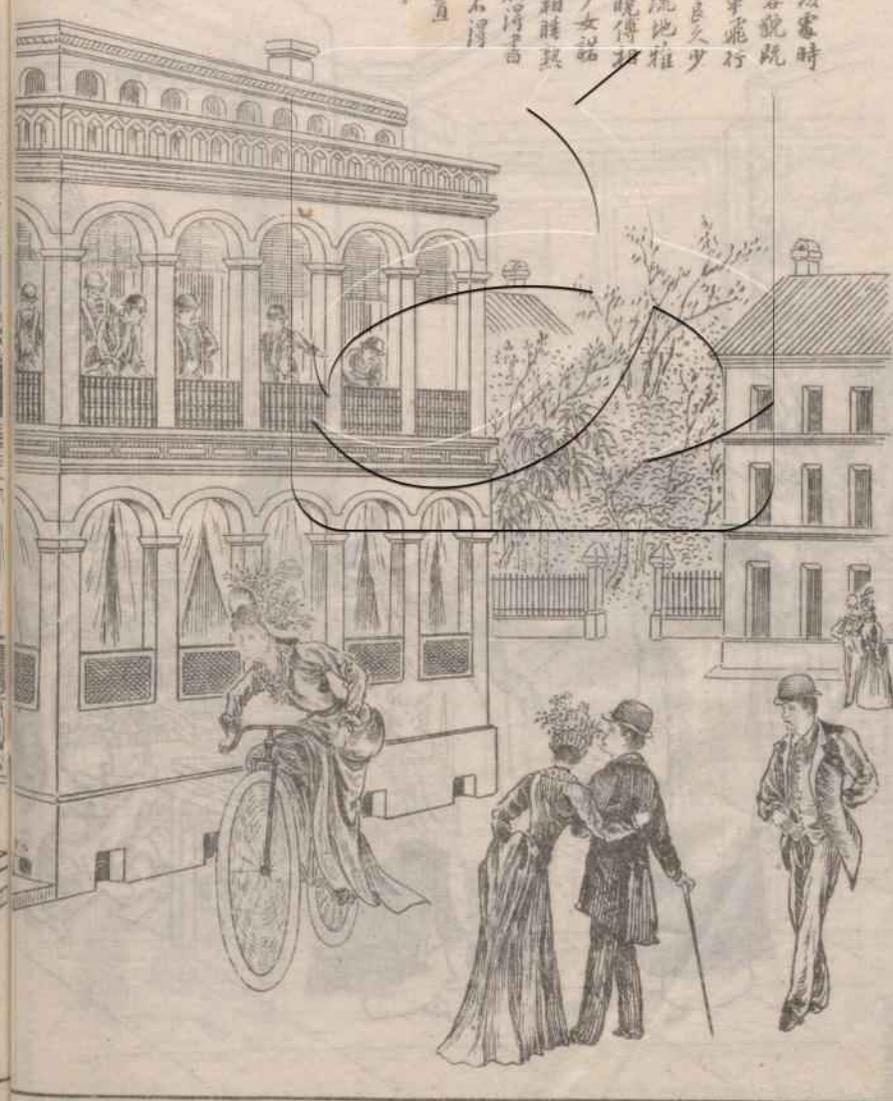
兒生有尾

客有自泉州來者述及陸
提中軍張雲台察我新生
一男五官四體悉如常人
惟臂下生有一尾毛龍之
長三寸許其月後結父亦
亦無他異每見其股一搖尾
必連擺不定若其之將結一
氣者誠不知其何由而生也
有善談者笑謂曰日中
國官場話尚省細想然於
後亦頗類一尾耳今此
兒生有異相其為將來
者為之開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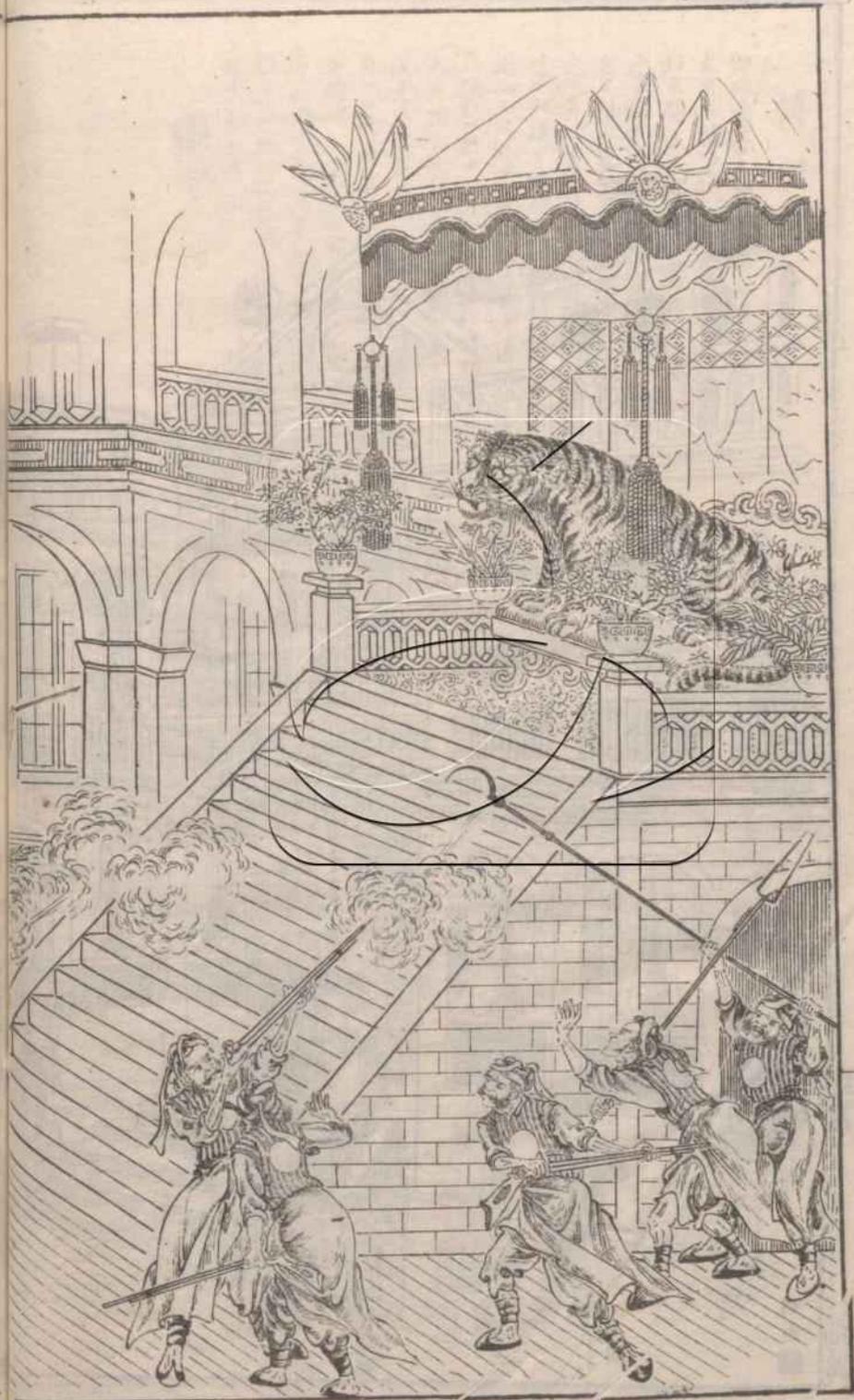
傅相逸事

紐約布魯日報云李傅相前在該處時
 在某酒樓遇一少婦見一少女容貌既
 好衣飾亦華艷弄筆寫一狗輪車飛行
 而李傅相大悅命人延之登樓晤談久之少
 女自稱本富人家有父母聞名為加流地雅
 士現在法書言法玲瓏以乳母哺哺傅相
 以非叙話之語約少女至寓暢談少女語
 話而去比返少女果於約而至適傅相睡熟
 不覺驚動少女乃留書連任傅相得書
 見其詞意脫軌不勝欽慕由是不得
 復見及使解回國追憶該少女不置
 自以口述命書西文者譯書寄一
 并贈以 皇太后所賜香包一個
 上備四字文曰萬事如意物
 雖薄禮致隆也傅相於此其
 亦未免有情乎



虎登王位

西報載日里峇丹地方於西曆四月十七號即華三月十六日早九點鐘時有一猛虎不知何處來遠遊於檳榔嶼王宮門口視之而欲進王宮見有胆勇之輩而守之兵弁觀其持物或生畏心指呼雲羽避避聞炮虎不中彈竟躍入若欲其人拚敵之勢兵亦望風而退皆不計中誰虎直穿勇往奔王殿中營踞御座親自閉知隨行面奏王命該兵竭力設法活捉此虎及被捉後王謂者曰是誠何物敢登于座何賤之壯耶豈真不覺死耶折或天欲奪我君位歟遂該兵示瑞倪斯或謂不意當與兵獲炮之時虎因無所逃匿奔王殿上見有王座詩為山嶺盤踞其間以為王所居藉而不加四面受敵反可逞其擒獲也理或此歟



祝壽冊

蘇垣去即臨巷前
荆宜施道某觀察
居為本月初八日為
夫婦生日體慶觀察
以百輩元裕大開筵
宴演劇三日款賓
而娛晚景意甚得也願
性傲慢不肖其人固果深
惡屆時越關鄰里民咸
有聞之觀者未死有據清興
預向營中借兵十名各持
藤條把守大門嚴禁顯赫甚
可畏也詎初九日于該附近街
即忽有百數十人持一
插入觀察大營雷聲喝令

兵勇一齊擁進身有不遵立即
執縛送官眾人聞之倉惶不平
遂向該條一擁而上勢莫能當忽
聞一聲雷亮竟將新造之戲樓壓
時擠塌以致頭傷足厥者不計其數
諸人見已肇事遂各哈大笑而去
按觀察不介寒儒以遭際 聖明
榮膺監司大員據有資財百萬雖視
吳中窮奢極欲往一好為欺人之事
以持其一端月語云眾怒難犯
觀察其知之否

蘇垣



劍池龍

躍

距姑蘇園門北里許有
 虎邱山馬面臨獅子山
 遙相對望而知為名
 傑之地也近世其觀
 察建者樓臺為遊人
 飲息之所山巔有一
 劍池上有千人洞大
 石一方平鋪地上光
 滑無比亭有一小石
 相傳為生公說法頭
 石點頭之處故一名
 點頭石池之對面有二
 仙亭中奉呂純陽陳希夷二石像
 劍池中一泓清澗可養游魚內有
 一小龍潛伏其下厥狀若蛇愚凡
 見之者大呼龍即條忽不見亦未
 見其變化之奇也一日予在蘇游
 覽息在池側見一龍躍起凌空直
 上頃刻飛入雲霄霧中杳不復返
 如為非於此間信上人傳云池中素

有一龍出沒不定人亦聞日不聞
 合其破壁飛去並不投害人間
 殆亦賴仙人之靈可以降伏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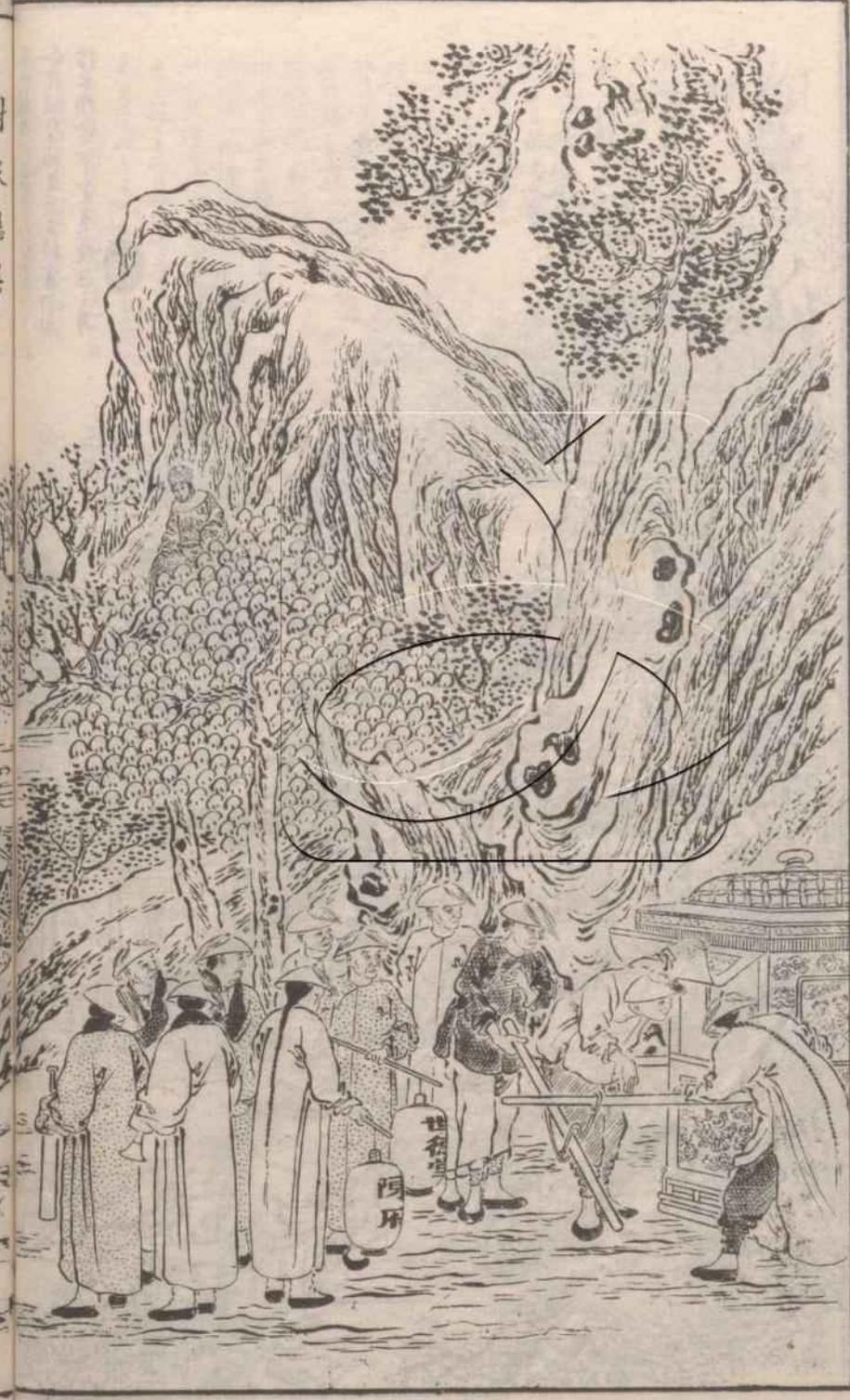


明甫



樹妖誌異

越郡嵊縣東門外距城十里許
 枯樹灣地方有槐樹兩株一枯一
 活一者六十歲因枯者僅存樹根一
 段相傳為上古物也三月初八日有陳
 氏女子歸道經該灣採與行將及樹
 條一陣旋風陡失新人所在旋經間
 適有樵夫携柴而至此詢其詳笑謂曰
 此去正北五里許有山焉余頃從山下
 來見山中有女坐焉蓋往觀之語疑即
 不見眾知為神巫往視之果見新人所
 著綉袂紅裙已片一似蝶飛去詢之刑
 狀亦偶誌不知對不待已將善娘一裙
 脫脫其穿之卷與而去時已夕陽西下忽
 息成神亦無他異三朝後親王管婦夫
 婦相對失語急問叩門杜新郎即出啟
 扉久不見回新娘忽出現一見已備取
 於地頭顧已不見矣志誠救命四鄰咸
 集料係妖物所為據情控於有司雖大
 令前往查勘後命將枯活二樹奉火焚
 燒云成灰燼亦無形跡可據嗚何其異
 也



玩世不恭

新開天王廟前日賽會時其儀仗之輝煌執事之頭赫高跪捧桐所於名劇之新奇奪日人口噴之不待贊言其所以最堪若味者之房書史法有解棍官一員頭戴紗帽身穿絳袍手提酒壺一犯沿途指酒作勢做出糊塗官模樣前導衙牌或對大書欽加十二品銜特授藤州府湯水縣正堂賞戴沙角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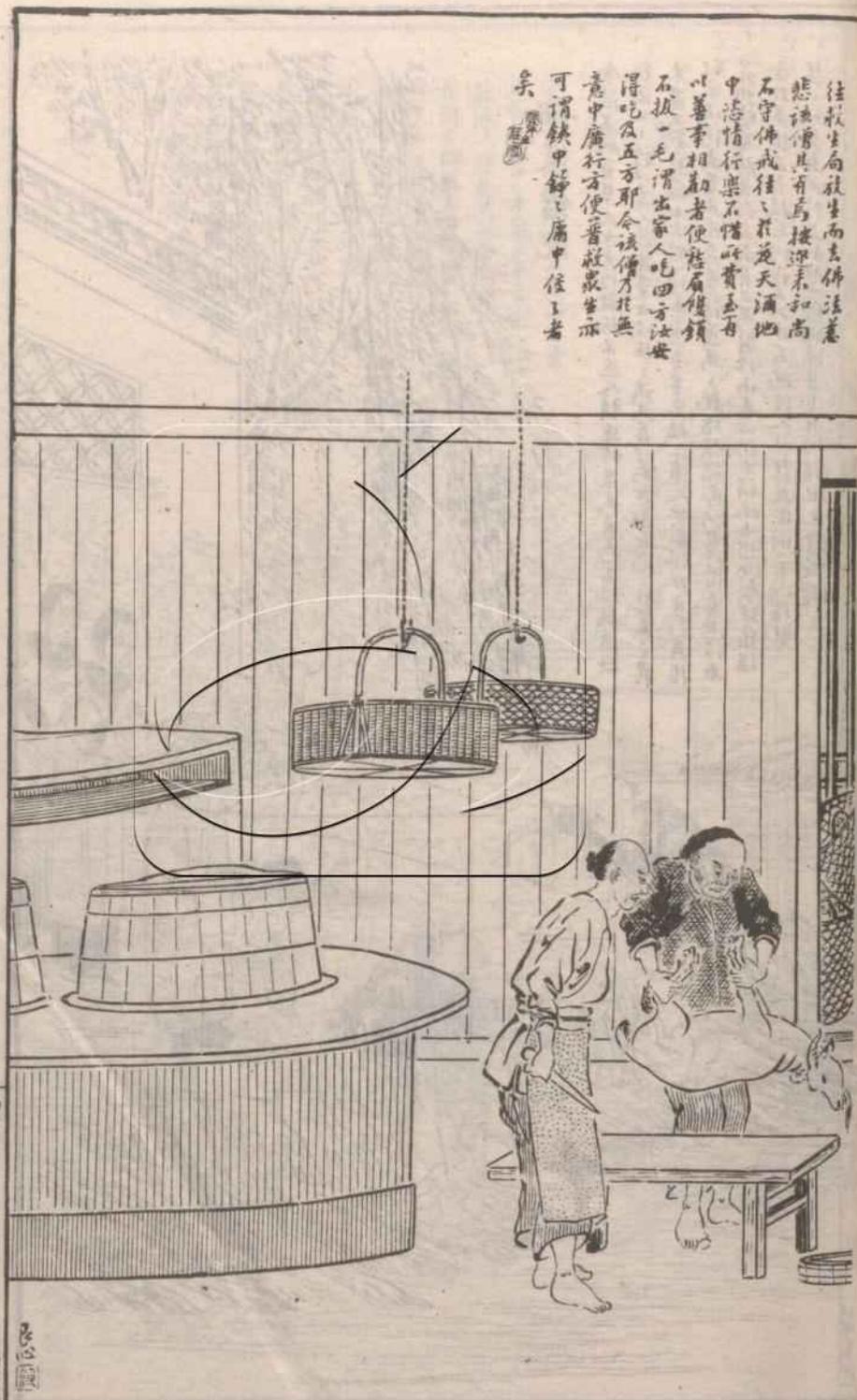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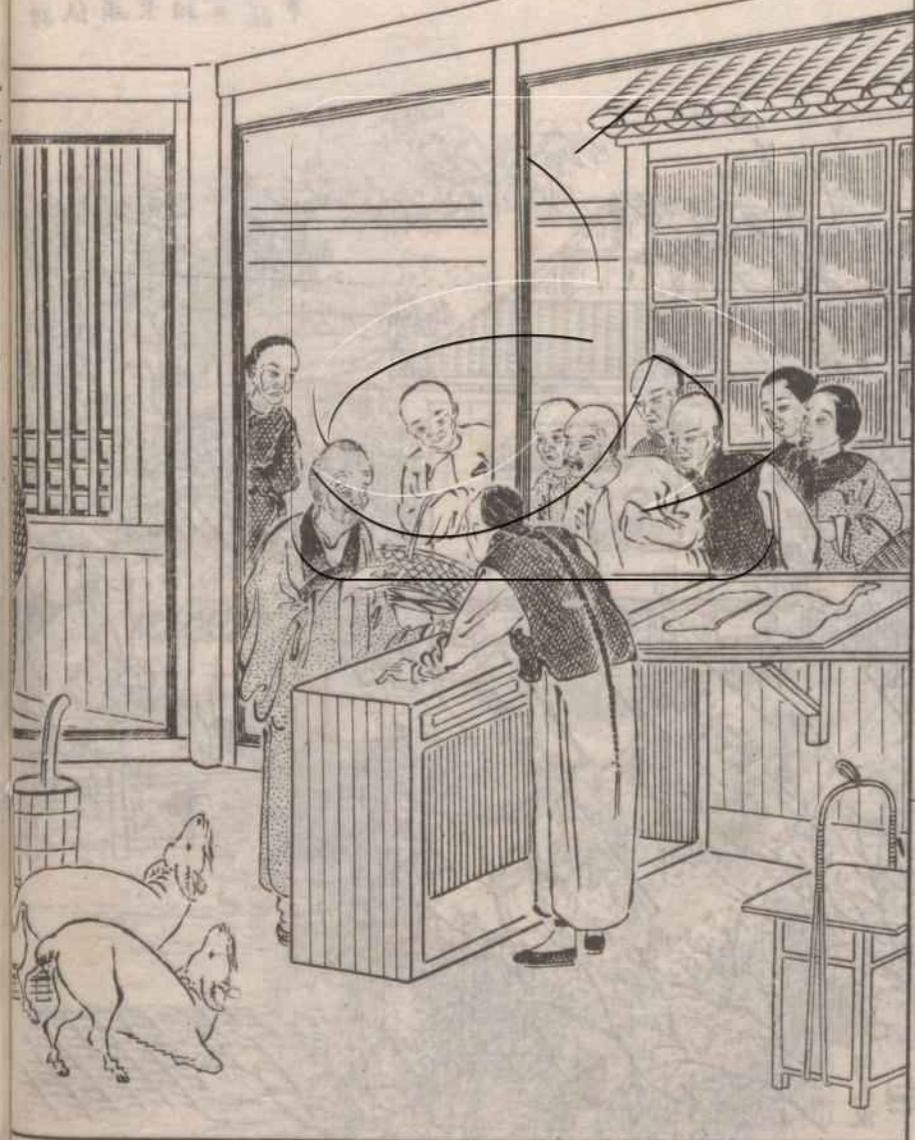
賞戴紫衣袖章刑官不離自道徑以親兵其名有荷紙糊洋槍復解律中一柄技攝而所雅妙雖有為其來會景所未有婦夫怒罵形刑書相可謂無微不至矣不知若輩見之其亦啞然自笑乎或謂自捐例大同仕途愈濫注魚之輩曳尾之流藉茲藉資博頭銜之寵福天下所至良多特其衙牌則必多所掩飾令乃特為此等寫照詩曰善戲謔言不為虐兮吾於此亦云



慨發慈悲

澆南士佛風某僧持齋
 持戒戒行精嚴前日行
 徑某年肉舖四顧旁皇欲
 行工止暫見舖中繫青柔
 毛三頭其一已在舖上將吹
 磨穿兩日灼一向僧注視俄
 復哀鳴甚極一若號呼求救
 也若僧見而測其念屠工解
 其縛既解購之幸一欲去不
 料青繫之三年似解人意見
 前年之違函儀書也亦向該僧
 懇鳴不已僧憐之并購之幸

住教生向教生而去佛法差
 悲憫僧其有為接迎未和高
 石守佛戒律之於天酒地
 中恣情行樂不惜所費玉有
 以善事相勸者便怒眉雙鎖
 不拔一毛謂出家人吃四方汝安
 得吃及五方耶今汝僧才於無
 意中廣行方便普救眾生亦
 可謂缺中錦之席中佳者
 矣



姻緣錯配

金陵有某甲女素性執拗不近人情近嫁某武員其夫性極殘忍欲行周公之禮以盡人倫樂事女咬住不放武員心為女兒羞憤不與未幾又欲殺倫女去然謂有因若男兒吐之逼人安取佩刀自斷其指以示決死武員無奈意有傷妻為之敷治俟傷痊仍見傷心喜女復取并州快刀將舌斬去武員又驚又泣而春心仍不稍減女思自盡維保全於某懷石自投於河詎又入水不沉隨人救起送回家人謂其愚也始其有同情不知此一段姻緣月更何錯配也



頭重脚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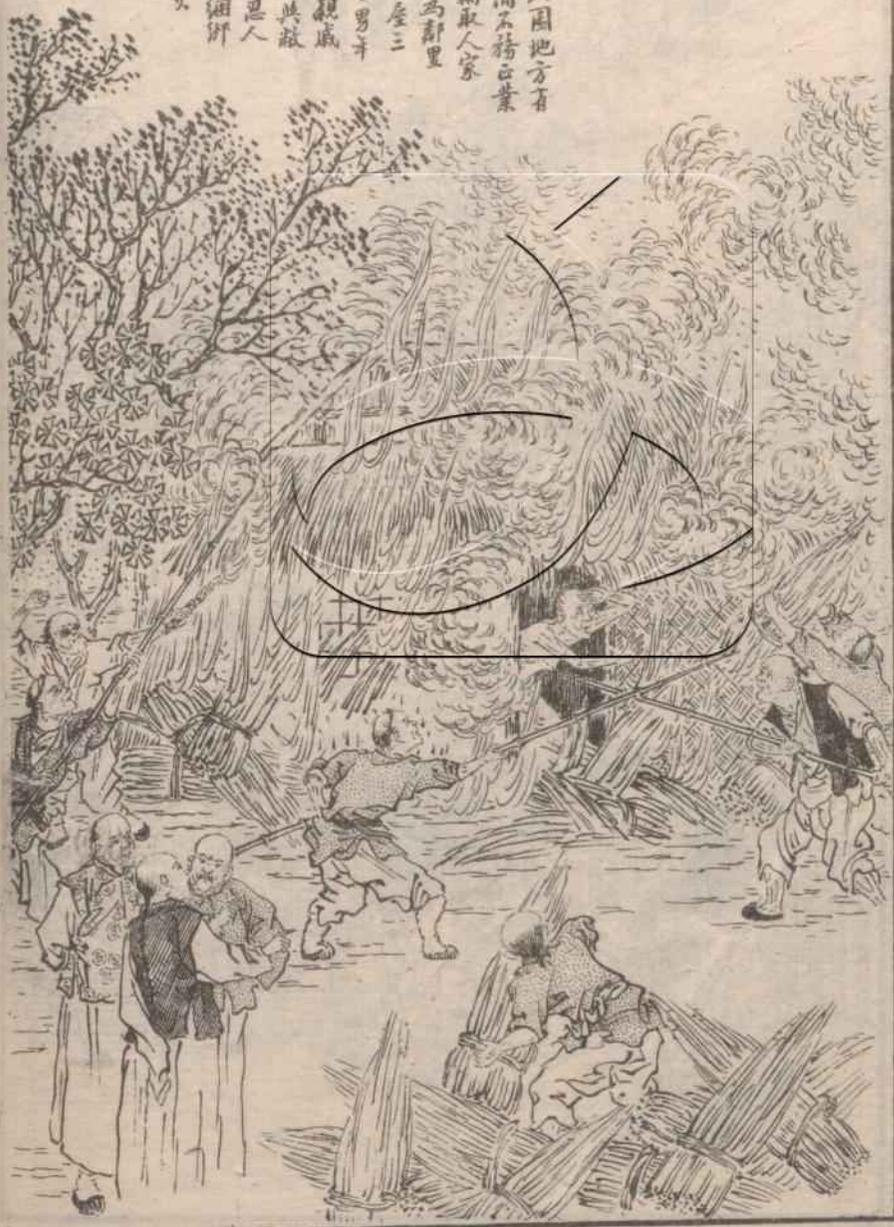
甯波莫桂壩地方某店門首前日坐一某少年龐然巨首形若紙泡燈籠其面貌則若方何方相其身不滿五尺而瘦削殊甚似不勝其頭之重者行必踉蹌以手摸索髮髻不過或望臨風飄揚見者莫不失笑詢之其人據云其姓年將弱冠為賦形所累生計竟無吾不知天生斯人何為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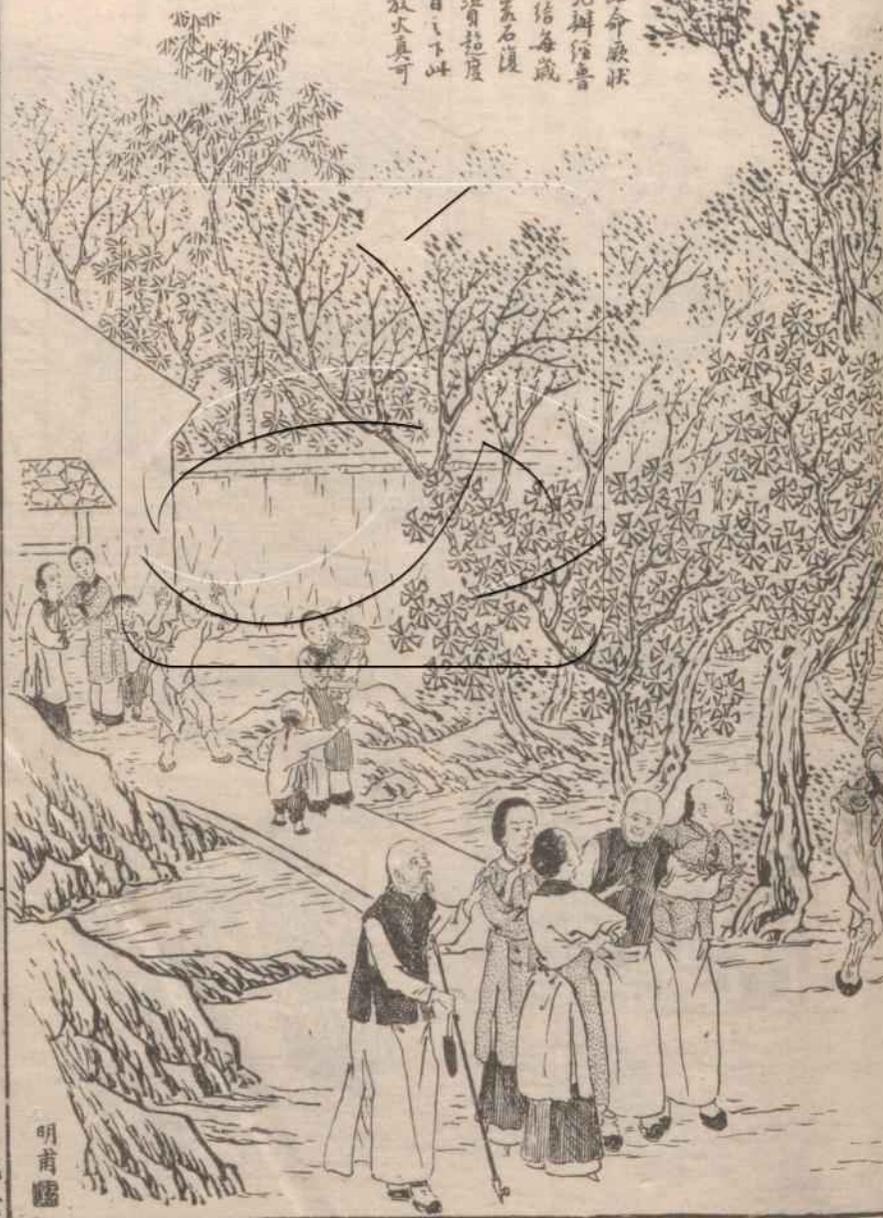
何元俊

殺人放火

松郡華邑大陽六園地方有
 舍阿小者遊手好閑不務正業
 日在小街僻巷中竊取人家
 衣物變錢花用久為鄰里
 所側目阿小家有茅屋三
 椽妻已逝世生有一男年
 約五六齡寄養於親戚
 家祇剩牙然一身其故
 產相宜前日忽有惡人
 起意將阿小用繩細綁
 擲置屋中四面縱火
 焚燒以絕後患
 時阿小猶能竭
 力掙扎從文中
 躍出冀爾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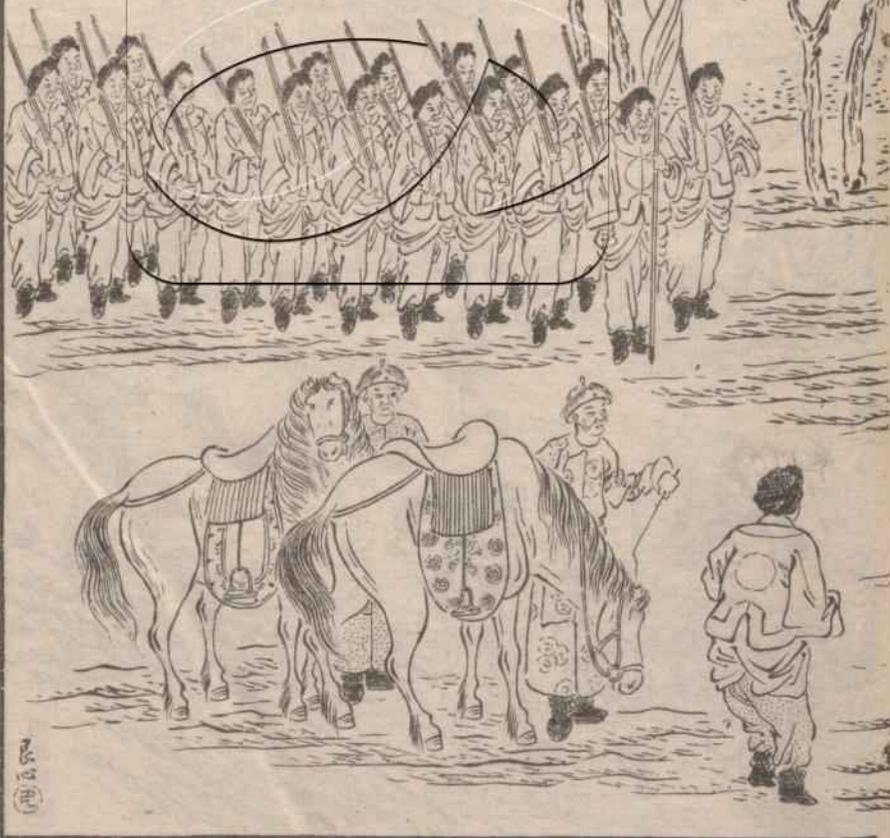


命無奈該害土人
 重行拖入
 直去阿小
 皮焦肉爛
 呼號而斃
 始各散歸
 李為其姑
 母所知以阿小死於非命厥狀
 甚慘擬欲控官究辦經魯
 仲連再三解勸許結每歲
 養兒費若干白米若干復
 為河小禮懺三日以資超度
 其事始了呼死天仇日下此
 等御惡胆敢殺人放火真可
 謂目無法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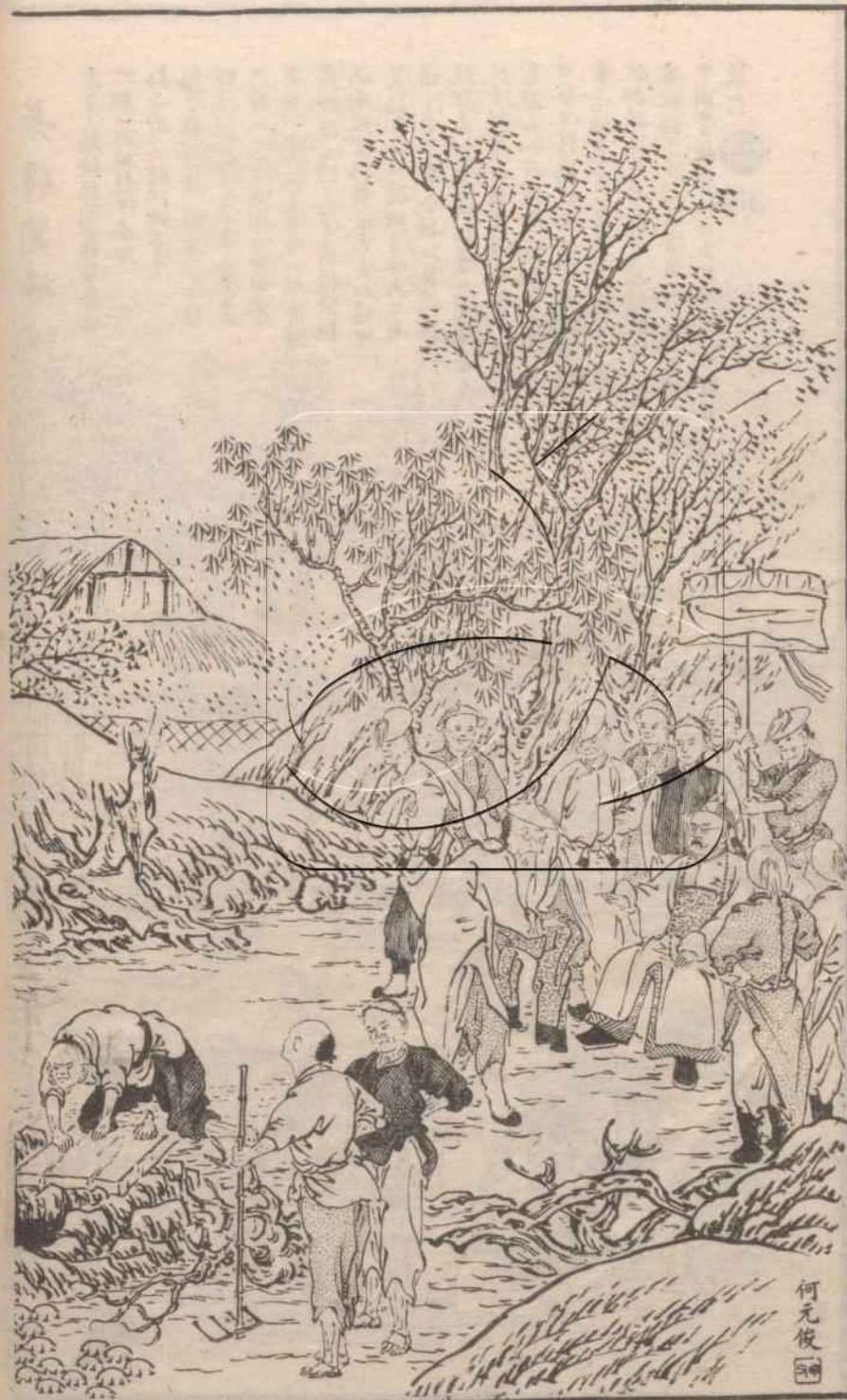
老將笑柄

本亭編值校閱蘇省營伍
 之期蘇撫趙中丞按
 臨各郡一時細柳營中
 張皇無措終之教秀才之睡
 幅抱仲御者不一而足其最
 惡者人一噓者則有半壁營
 老將一事清是日有一哨弁頭
 戴紅綉大帽身穿廣履快靴
 滿面煙容作黃金色在板橋中
 箕踞而嘗口嚼樹香呼兵丁而
 語曰日名聲今朝須要擢選我
 規矩未切不可仍作舊日模樣蓋夫
 將至鎮皆有恒業或為挑水夫或做小買賣固不知所謂營規也弁於是又作來客
 曰今日起晚須要依禮而行還鎮後請不
 輩吃酒東道是我是出兵至此始作官三日
 狀相共至告曰三老官開鑼時切須留心莫
 要放痛了手問其言者無不為一捧腹噫
 中國營務廢弛一至於此有心人能不信
 歎哉



砍樹問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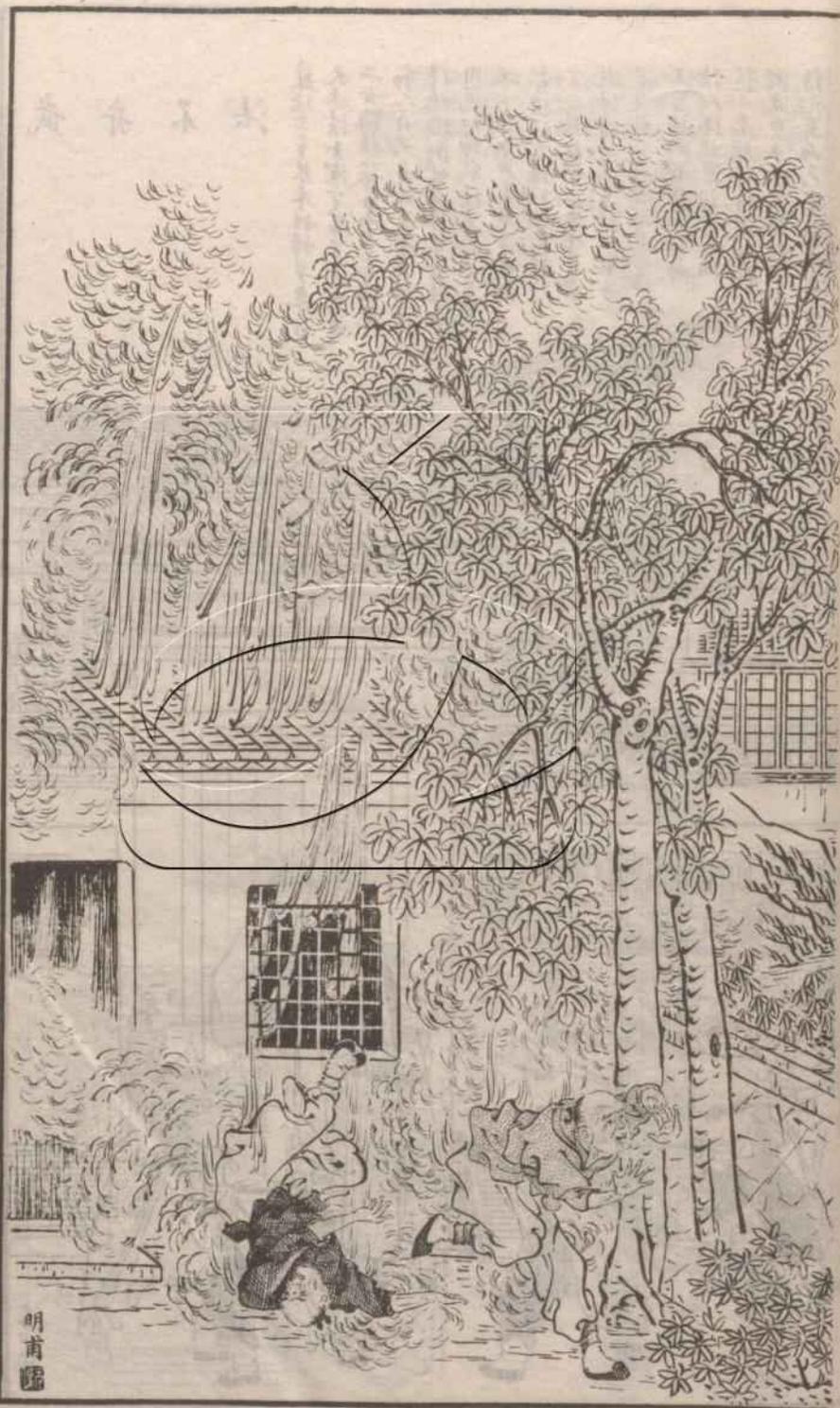
越郡嵊縣東門外距城十里許地名
枯樹灣昔有槐樹為妖時某姓彩
輿中一新人攝去他處尋陽業已
繪圖登報茲某姓實係阮氏事
後該人一新郎死於命據情控縣
鍾大令提訊某堂供詞無異逆節差
雇工八名銘匠八名親往該處勘視
並無刑迹可尋乃令將槐樹先行齊根
鋸斷又將根掘去亦無他異因令再
挖下甫及尺餘忽聞聲然一老婦視
係一石板揭起下有一穴穴內井
以石投之香無底止知係妖窟呼至日
願德不嫌妖惡被爾祀即命駕回署不
知何審辨也按昔年白門某大令
有審樹一事一時傳為奇談今
觀此事大同小異折何本妖之多
耶抑其中別有故耶吾不得
而知之矣



何元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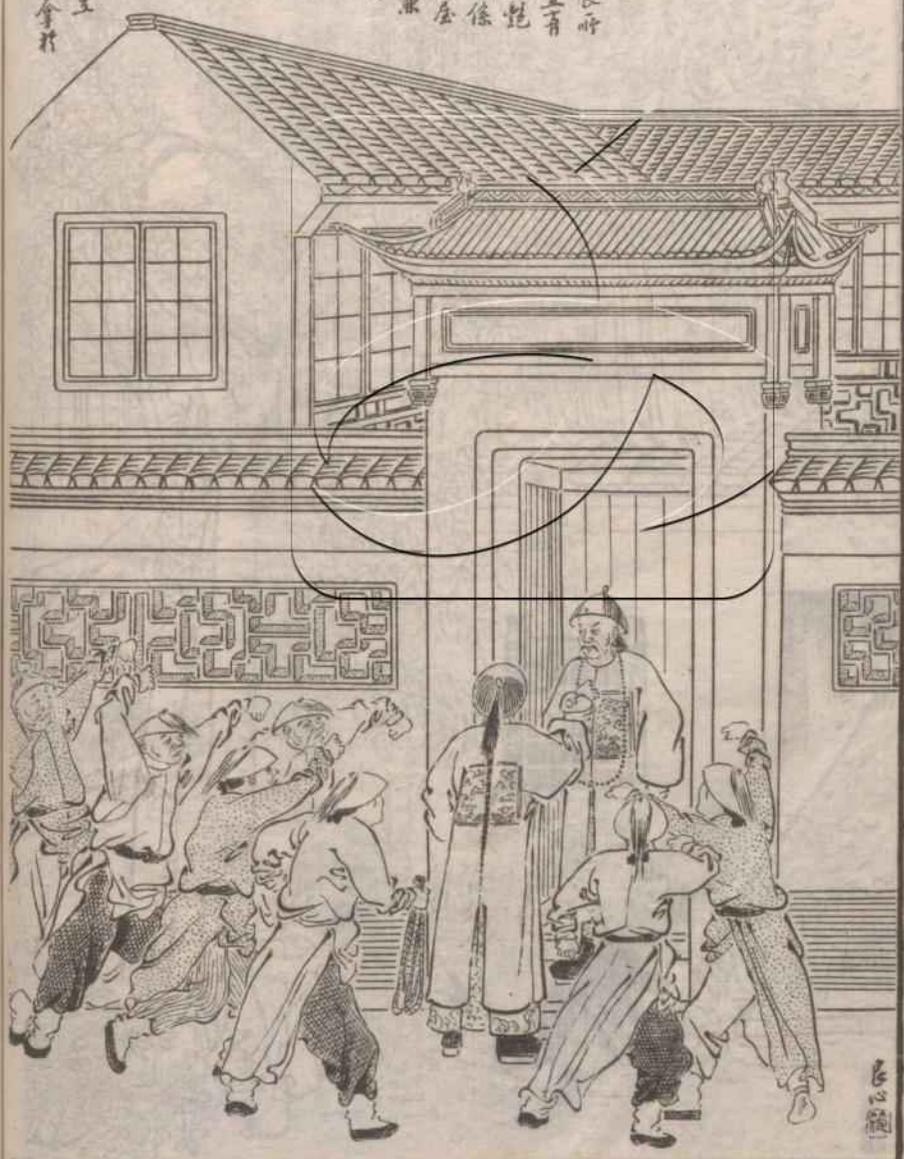
火藥肇禍

安慶東門內舊葛橋向有火藥庫兩所
 中隔一塘一庫有弁兵看守一庫為公署
 存發軍械一庫為兵勇居住無人居在
 現因中丞劉建鐸造銀元局係其
 事若撥將儲備之老火藥局工役造
 飭令陳軍兵勇將庫中軍械移運他處
 不設防有逆客居氏劉陳二姓見而覬覦
 相約於夜深人靜時越牆圍竊不知如何
 遺火登時炸裂轟轟一聲天驚石破沖毀
 房屋一間二人同時被禍陳某自灼傷後
 奔到家中越半日始覺惟劉某衣服被焚皮肉脫
 落裸臥牆下殊令人見而憐其高幸火藥不
 多否則其禍更烈且有不堪設想者劉門近東大
 藥庫亦在偷竊一事時有所聞持去便糧某月令
 親安慶之事至倫為困所願司理者早加注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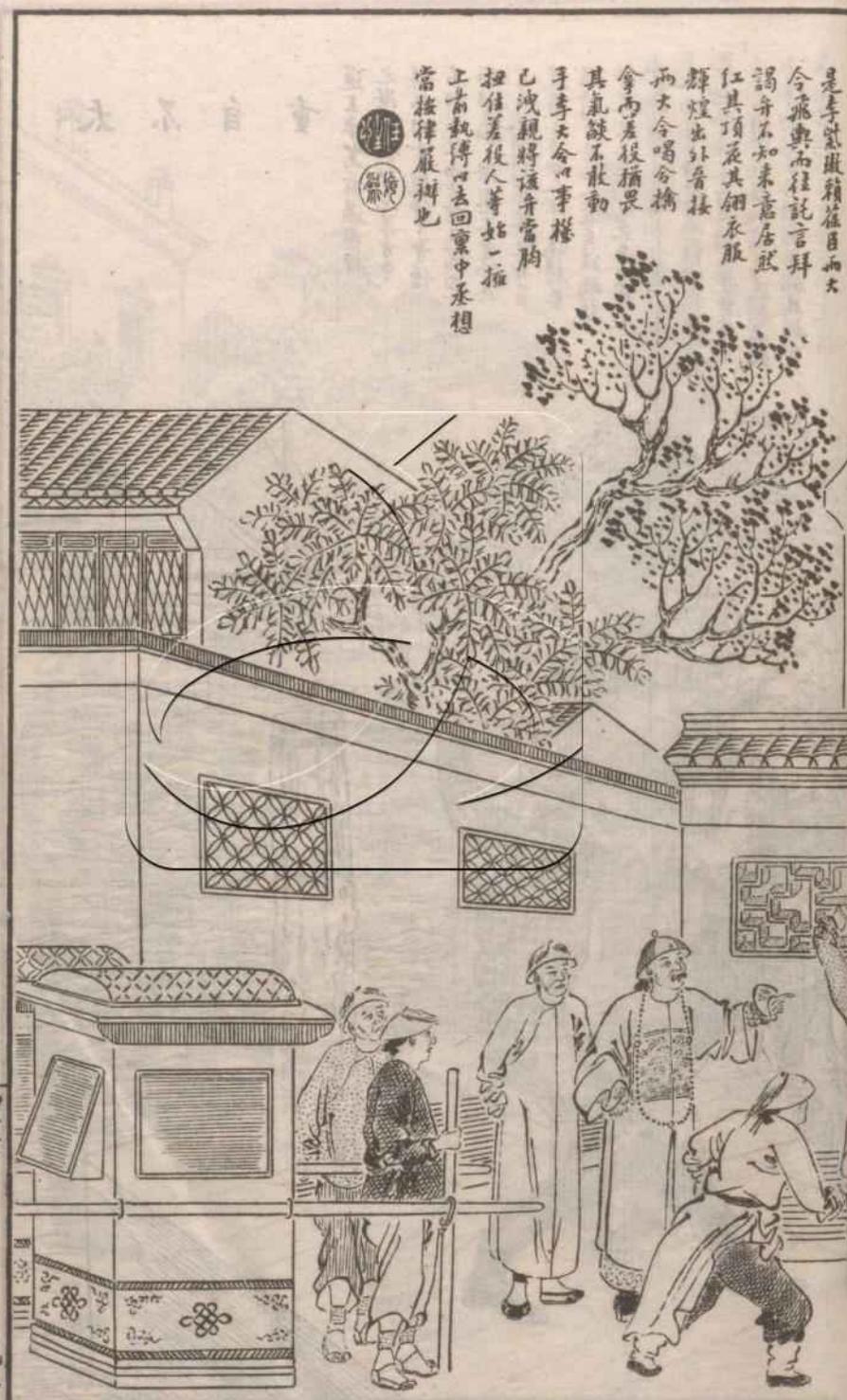


武弁不法

蘇垣三多巷李姓婦早喪所
 天冰清玉潔守節多年生有
 二女均貌姿首而長尤嬌艷
 動人有武弁徐某者自稱係
 提鎮職銜借居於李姓餘屋
 內窺知婦家積蓄頗豐且兼
 派女色竟於前夜帶刀入內
 勢欲強姦婦知勢不敵巧
 言安慰即擊二女潔身潛
 避借宿附近某親軍家弁
 遂與婦一所有據為己物
 不吝擬取婦寢其能伸
 借人語就票詞乘蘇撫
 蒞中丞賜符信過時檢
 與遞票中丞不動杜色立
 飭元吳而已守嚴密查拿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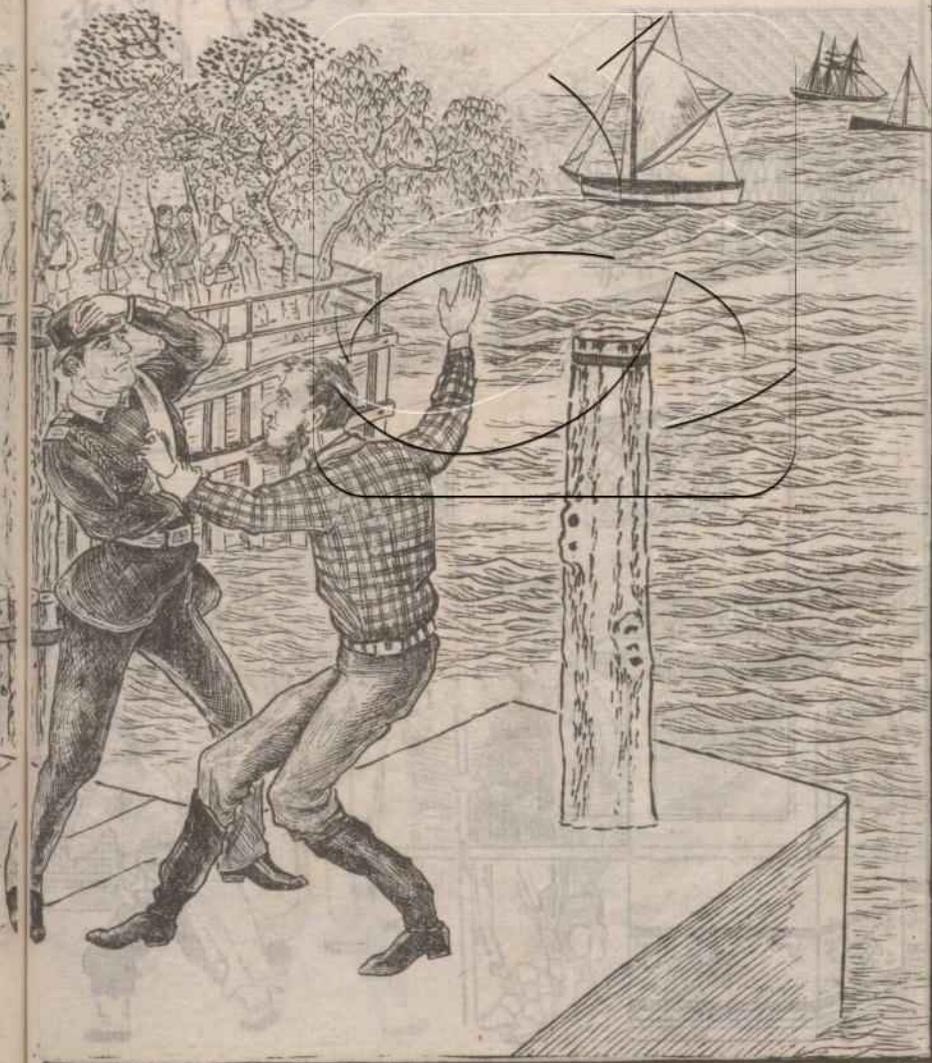


是李就職籍在巨而大
 令飛與而往託言拜
 謁弁不知未意居然
 紅其項花其細衣服
 輝煌出外看技
 兩女合唱令擒
 會而差役極畏
 其氣鼓不敢動
 手李天合以李權
 已洩親將該弁當胸
 扭住差役人等始一推
 上者執簿口去回稟中丞想
 當按律嚴辦也



太不自重

暹王車駕前過西廊之際曾赴聖尼某寺中拜佛因索觀佛牙寺僧不許忿然而去當王駕由廊登輪之際國家曾派兵差在碼頭列隊恭送并有暹羅王子四人亦在碼頭恭候時有某西人適在該碼頭登岸不意偶然失足跌於水中時四王子見之不覺鼓掌而洋洋該西人尚語水性得得吐烟登彼岸惟以諸王子見其下冰不惟不救且加嗤笑遂致為極薄少年因竟向王前直批其頰事



為該雷巡捕所見乃急上前阻止并向該西人說明此係暹王子子汝當安得無禮該西人始知事為懼跪向王子再三請罪諸王子乃一笑置之并不其執難云大度亦皆由自取也

新由



死不旋踵

金陵漢中門外圩內宋姓姑媳
兩代家居異常困苦上月初三
日三更時分突有盜匪多人持
門而入劫去衣物僅值其得并及
宗娘床下舊布鞋一雙係其夫遺
物也幸後娘投縣報案先至城外保甲
局亦請緝究訴畢忽出門見一男子自
東祖西而着履酷似其子遺物因復入
局稟陳表輸生觀察聞之立派督捕
營兵差人跟蹤往捕旋將其人拘獲
嚴加盤詰供出同黨九人當時僅
初得布衣褲十餘件舊布鞋一雙
計將衣褲售錢五十八均令伊回
庄外把風故祇得舊鞋一雙現查
三人尚匿某甲家餘均逃云云
觀察遂復派兵將三人擒獲研詰
屬實詣縣稟知督憲判斬以四
盜獲雖微情事重大飭即處決并
再嚴緝夥盜務獲德樹一時見者
為之流淚皆謂心區一氣而取殺
身之禍亦殊不值得矣



虎不食人

曼坡地方有名武吉曼者
係華人種植甘蜜胡椒一場
日前有華人某至該山場剪
取甘蜜葉証附近有一班
去虎猛撲而來其人驚倒在地乃
該虎并不以之充腹但將其人翻未
履去如貓之玩鼠然迨及旁人趕集
救獲虎始以容通去眾遂將其字往
曼坡醫院調治查其人身上多條虎
爪傷痕其所以致病一由係被驚嚇
所致是真所謂虎口餘生矣



妙畫神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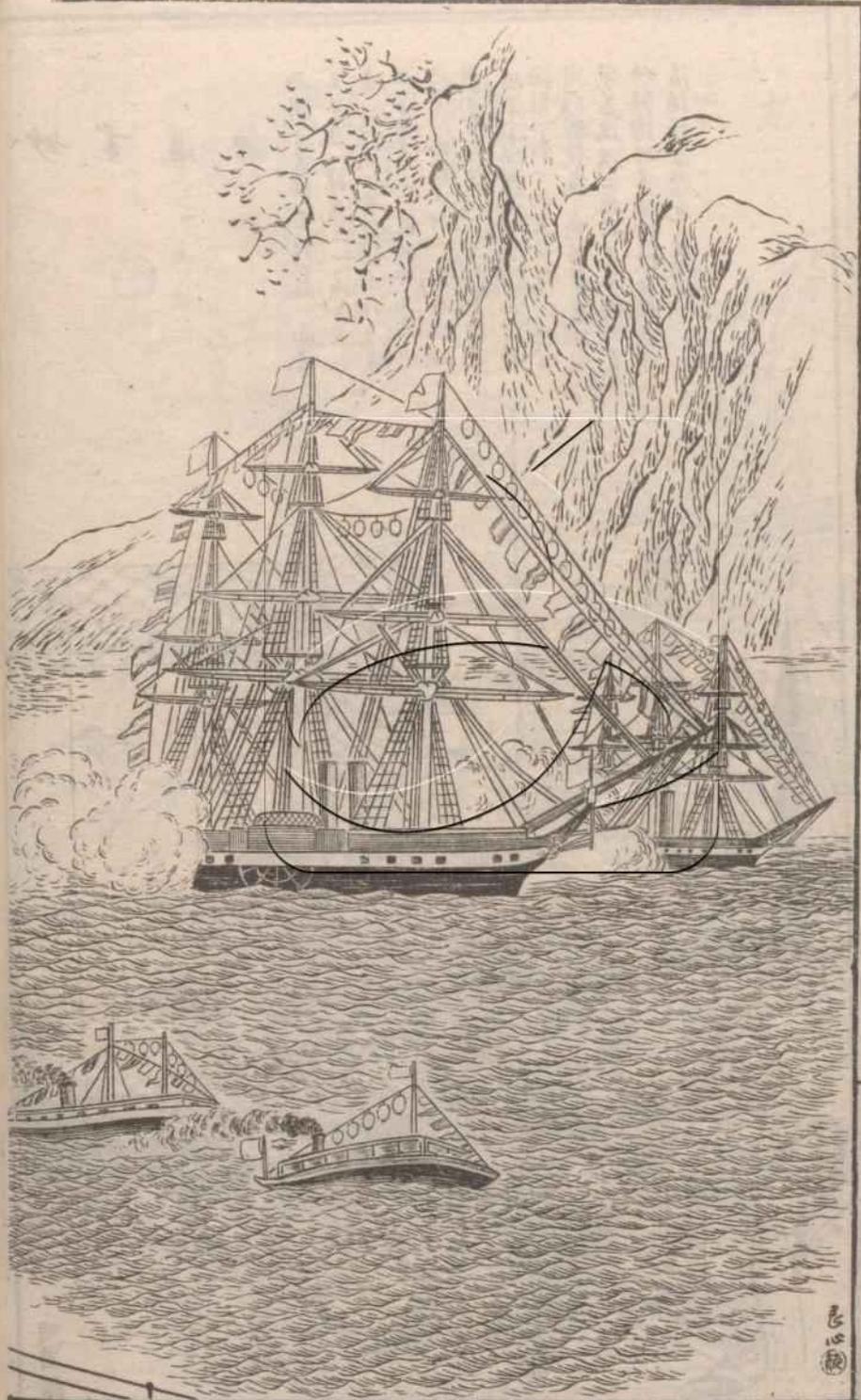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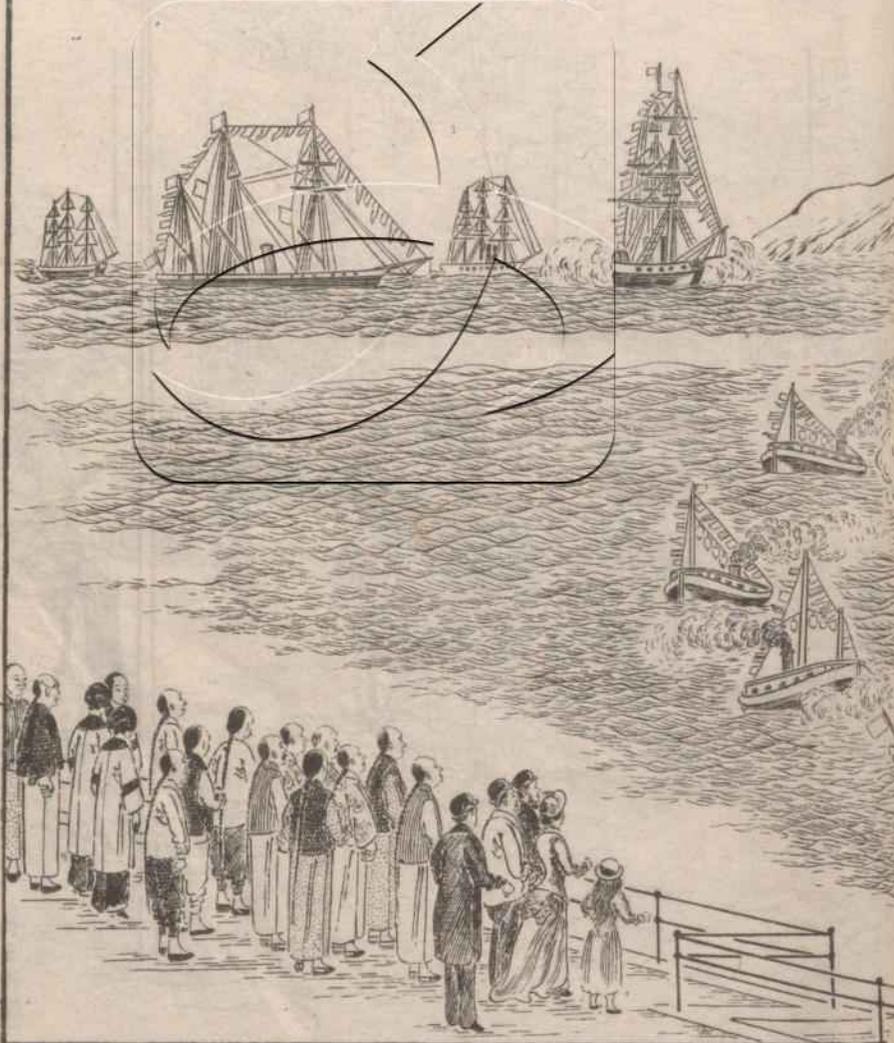
西國有畫師某能以數一面畫
出茅屋一棟卷人一名背米一
囊像極高上意欲曝米於屋瓦
上茅屋乃至山彼其旁主馬一
匹車一輛路上行人其名按此
數面寬廣不過二分此畫瞭然
若揭得未畫有曾聞粵西陳啟
源能以數一面寫上純詩四首
用頭微鏡視之見其筆畫玲瓏
字墨端楷已稱妙手今西國畫
師能繪此畫倘得陳君題詩其
後洵稱奇璧也



明甫

航海奇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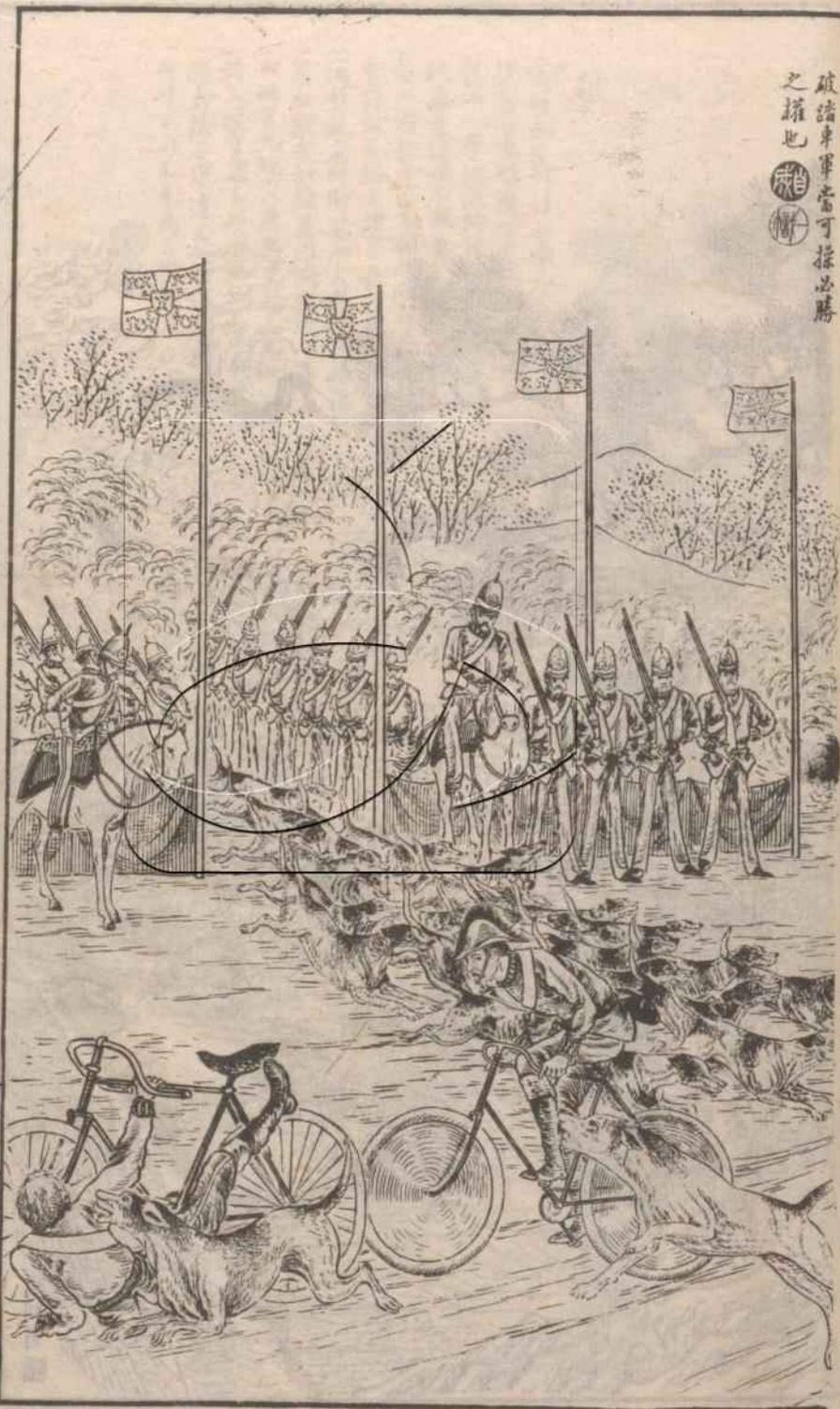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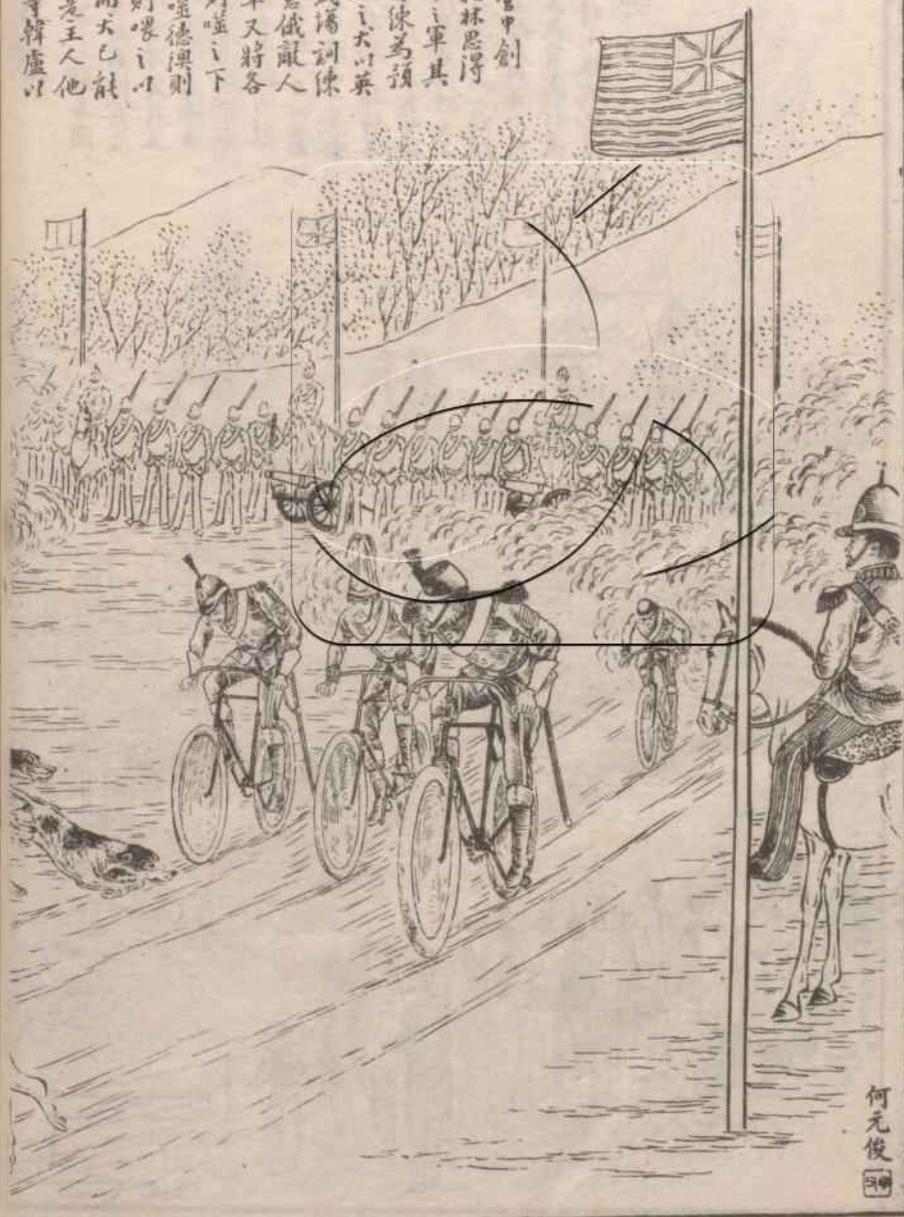
今屆英皇御極六十年之期各國
均遣重臣前往致賀英國紳商亦
各伸慶祝共獻恭忱香港定於五
月二十二日舉行慶典先令海面各
船鋪張一切以候清賞嗣由巡理府
屈太守擬定去致謂在小輪百餘
會賽景物者准於五月初八日以前
到會中掛號其布置之法以一魚雷
船為導由船政官林君為指揮各
小輪船相接而行於午正一舉各貨
則分別而停於島之張翼其船艇之
一概高張燈火照激波間自夜九點鐘
起水陸各兵均派赴各船助興並分
給燭籠等物使各小艇亦魚貫游行是
誠香海之大觀極一時之盛概也故
珥筆誌之



訓夫成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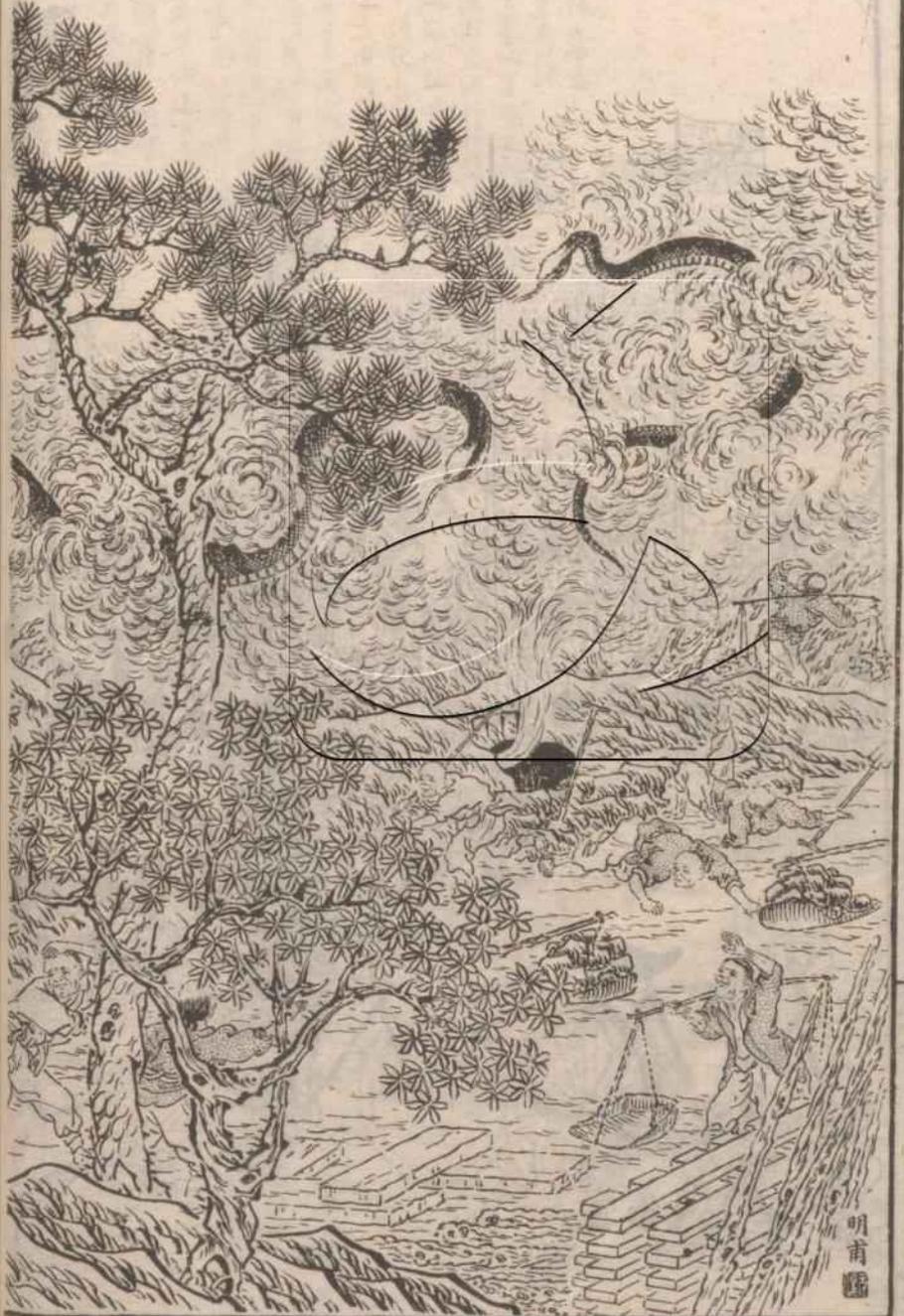
踏車軍隊近日泰西各國多有以此為矯捷之軍械軍營中創製也乃德國京城柏林思得一法以破敵人踏車之軍其法率犬于頭使之習練為預攻踏車軍所用所選之犬以英種為高每日在演武場訓練使其認識誰是法意俄敵人并何人為德軍澳軍又將各軍自雜使不見敵則嗷一下車以亂其軍倘誤嗷德澳則答之以鞭嗷敵人則喂之以肉教訓不過數日而犬已能分辨誰是敵人誰是主人他日有事一秋用此等韓盧以

破踏車軍當可操必勝之權也



龍穴已破

京師永定門外西南六里許馬家堡
現已築成鐵路所有凉水河相近之九
龍山一帶地畝均係某西士購置建造
棧房業經開工適有凸凹處所開挖平
壑以備建造正五間挖九龍山之際穴
中突出大蛇三頭身長十餘丈圍粗若
桶盤旋逾時御風而去一時傳播遠近
男女觀者如堵並聞附近鄉人云九龍
山共有九蛇穴居其中故名九龍今見
其三凌空飛去此間風水已為所破恐
將來凌谷變遷不知作何景象華華
山邱之句不克為之愴然耳



樹妖業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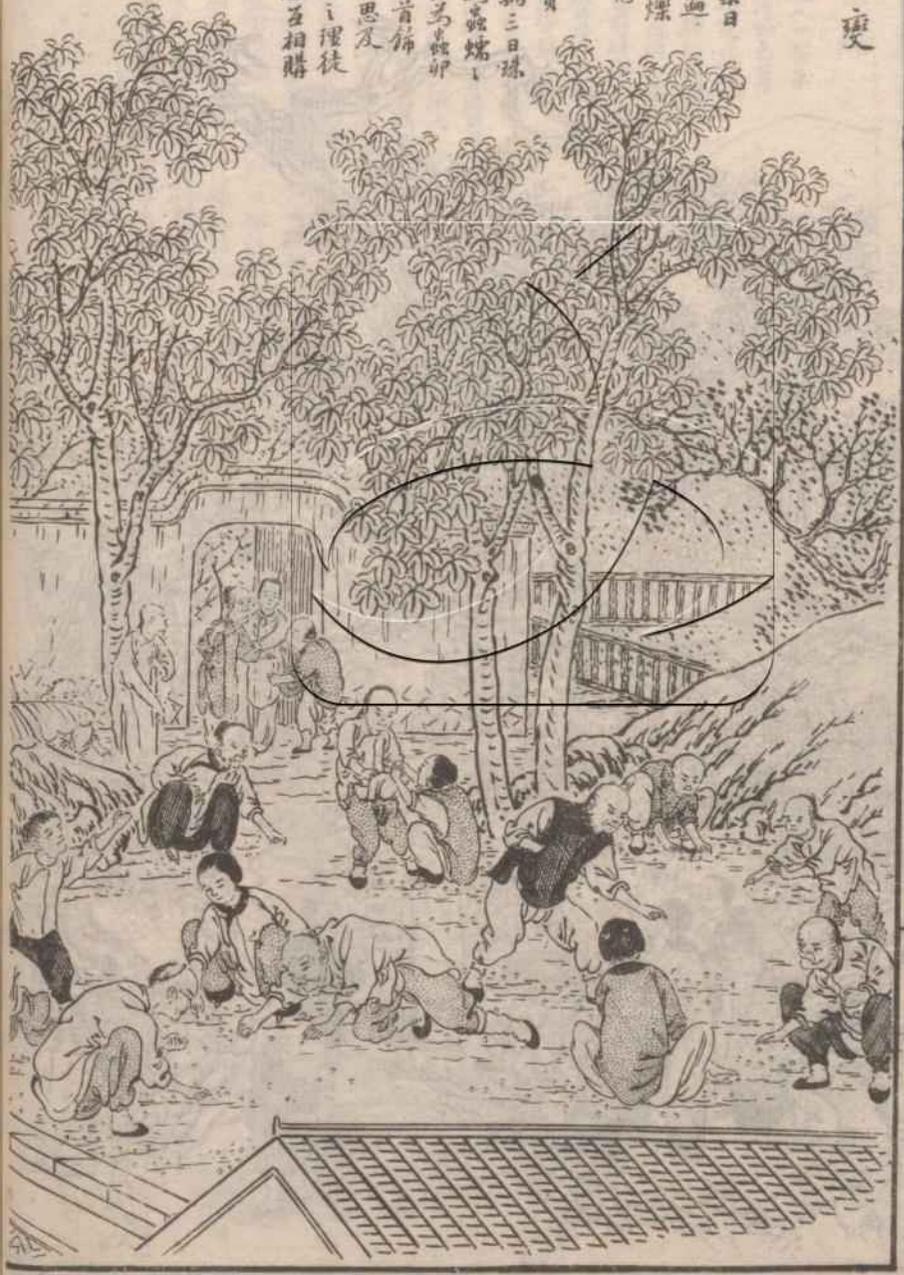
越郡無錫樹妖殺人一案本
 齋乙兩僧為開嗣師味色等
 鍾金亭夫令一再推究以此案
 先失新地福林法失新地頭顧
 既至樹洞極有妖穴不得入遣人
 入穴一探方發明白因將樹中已
 定死罪一野小毛棍出令往結樹
 灣妖窟中帶一寶符皆一死
 該犯狀以命遂於四月二十日飭
 令捕役八名押帶該犯前往德縣
 身池一使下道時該犯打撻他而上
 并携有新地福林及新地頭顧書
 即回署稟稱下道時神志昏迷厥曲
 而行地漸闊去條見奇花異草繞路迴殊
 心目為一清爽再行里許見一巨宅有守門者
 詰問何來者以故守門人入而後出樹以福林頭
 顧揮令進去及回首而巨宅已杳乃循原路而
 回餘無他異鍾夫令得供遂傳屍親到案備
 述一切結令具結業遂了聞者皆驚呼插舌



珠光變

幻

北方消息言某日
 廈門地面忽尔過
 地生珠光閃爍
 大小珠粒土人見
 之爭相拾取售
 於珠飾鋪得實
 頗厚証事越兩三日珠
 忽變熱似而為蟲蟻
 散動云是始知為蟲卵
 而死珍珠也當首飾
 店初購時並不思及
 陸地為無生珠之理徒
 貪其價值之廉互相購
 買什襲而藏
 待價而沽以
 為獲此意
 外奇逢正
 富不難之
 致証料越時
 變化轉眼成



空傳已無及聞
 詔上人云此處生卵
 實為鐵荒之象似
 死地方之福
 或曰鐵荒是
 否不可知然
 卵珠所生計
 有三四百里
 之廣將來
 變化成蟲
 不知費幾
 許物料始足
 果其腹耳



強中有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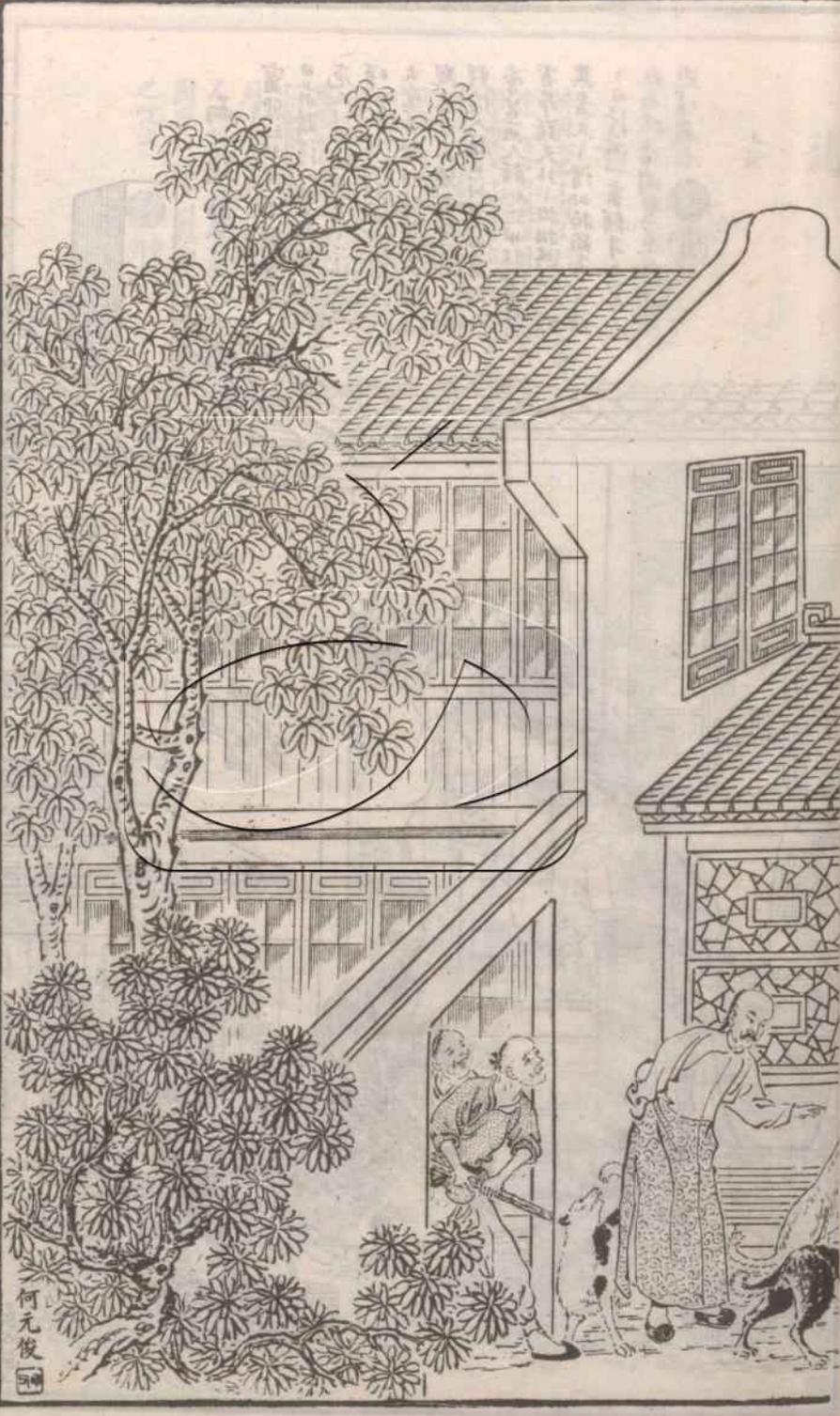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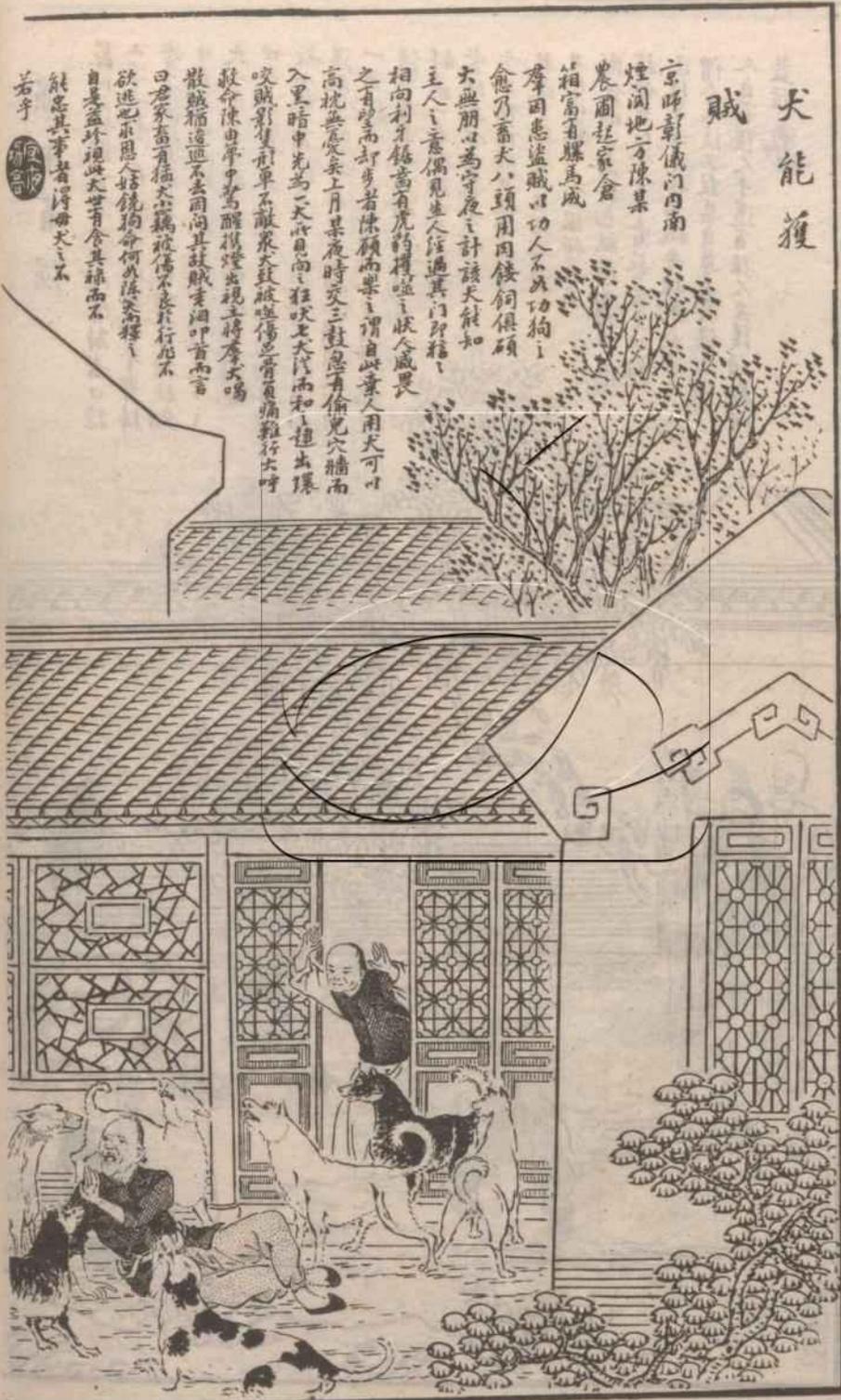
蘇洵元妙觀前有一江湖賣解者口操
 山左音韻：極：亂字雄壯要拳舞棒
 旁若無人且對眾大言曰咱老子技倆
 口周游六省皆為第一敵手痛怪天下
 大人氏之多區：少林術蓋遠近雄視一
 世乎言未畢忽人叢中有一行脚僧身材
 短小貌黑而瘦肩負一篋囊袋容前曰好
 漢既有拔山扛鼎之勇小僧令願領教可
 一兩隊員否賣解者拍手笑曰汝不怕死
 儘可前來其意頗存藐視連
 斜飛一拳劈胸而來被僧
 當場捏住賣解者猶大
 言不慚請頭刀技僧許
 於是手持雙刀左右盤旋
 刀光閃爍呼：有風僧見其
 漸使漸近忽將已祇解開用力一
 撲雙刀已奪在手賣解者至此始
 面紅耳赤收拾器械垂頭喪氣而去
 謂余而後不敢妄自尊大矣活云強
 人自有強人手還有強人在後頭觀此
 益信



犬能獲

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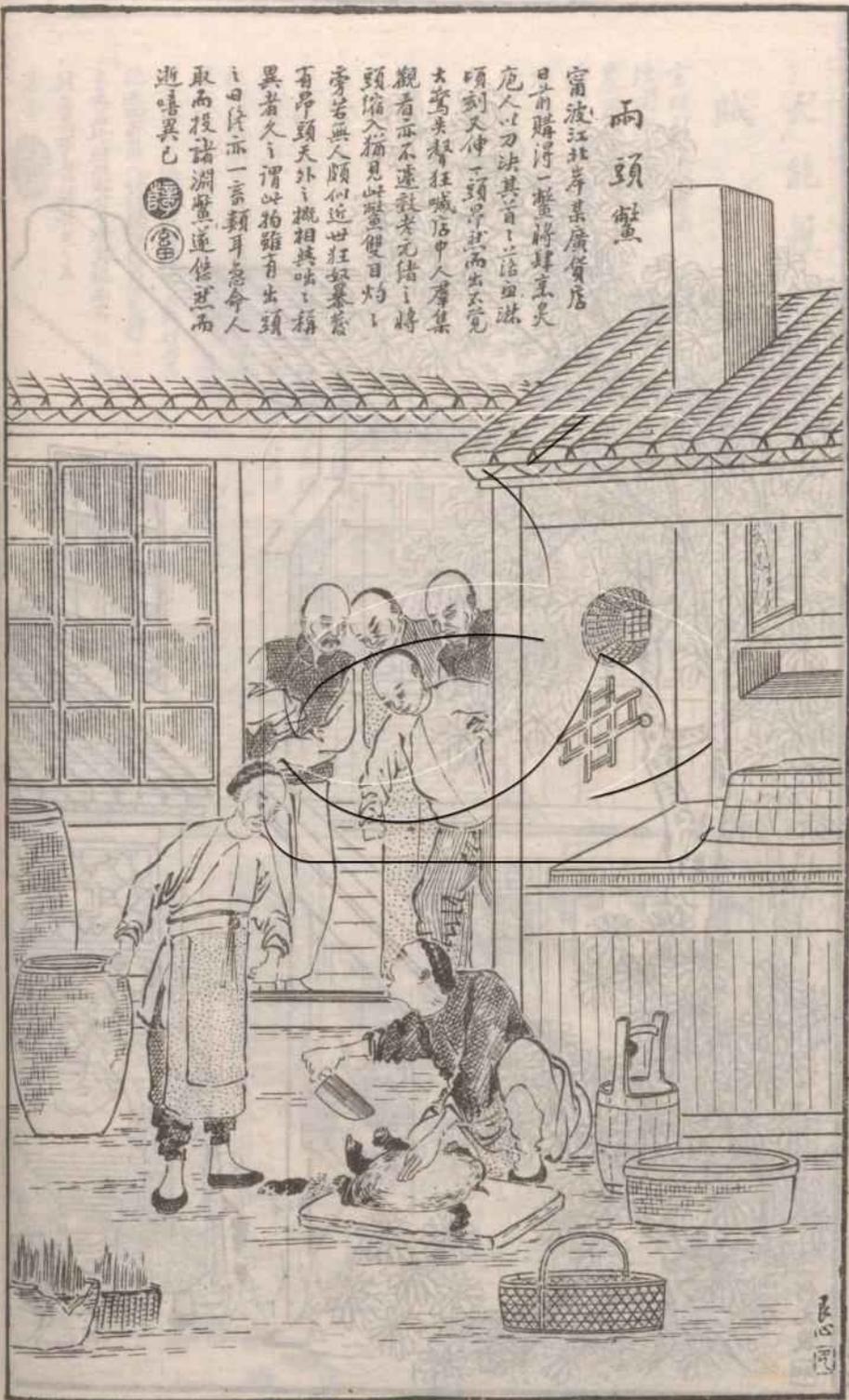
京師新儀門內南
 煙洞地方陳某
 農圃莊家倉
 相富有驟馬成
 摩因患盜賊以功人必功狗
 愈乃畜犬八頭用因使伺偵
 犬無朋以爲守夜之計該犬能知
 主人之意偶見生人經過其門即
 相向利牙猛畜有虎豹之威
 之勇高打步者陳顧而果謂自此
 高枕無憂矣上月某夜時交三鼓
 忽有偷兒穴牆而入里暗中先為
 一犬所見向狂吠主人聞之即出
 咬賊影射前車不敵衆犬鼓噪傷
 賊令陳由屋中驚醒燈出視之將
 散賊捕獲送官去同向其賊主謝
 曰君家畜有猛犬竊賊傷不長於
 行厄不
 欲逃也亦思人姓鏡狗命何從
 自是益珍視此犬世有食其祿而
 能忘其事者得毋犬之不
 若乎



何元俊

兩頭蟹

甯波江蘇某廣貨店
日前購得一蟹將肆京吳
庖人以刀法其首一活血淋
頃刻又伸一頭昂然而出竟
大驚美聲狂喊店中人羣集
觀看亦不速致老元儲一時
頭縮入箱見此蟹雙日灼一
旁若無人頗似逆世狂奴暴
有昂頭天外之概相其味一稱
異者久之謂此物雖有出頭
之日終亦一音類耳急命人
取而投諸湖蟹遂健然而
逝嘻異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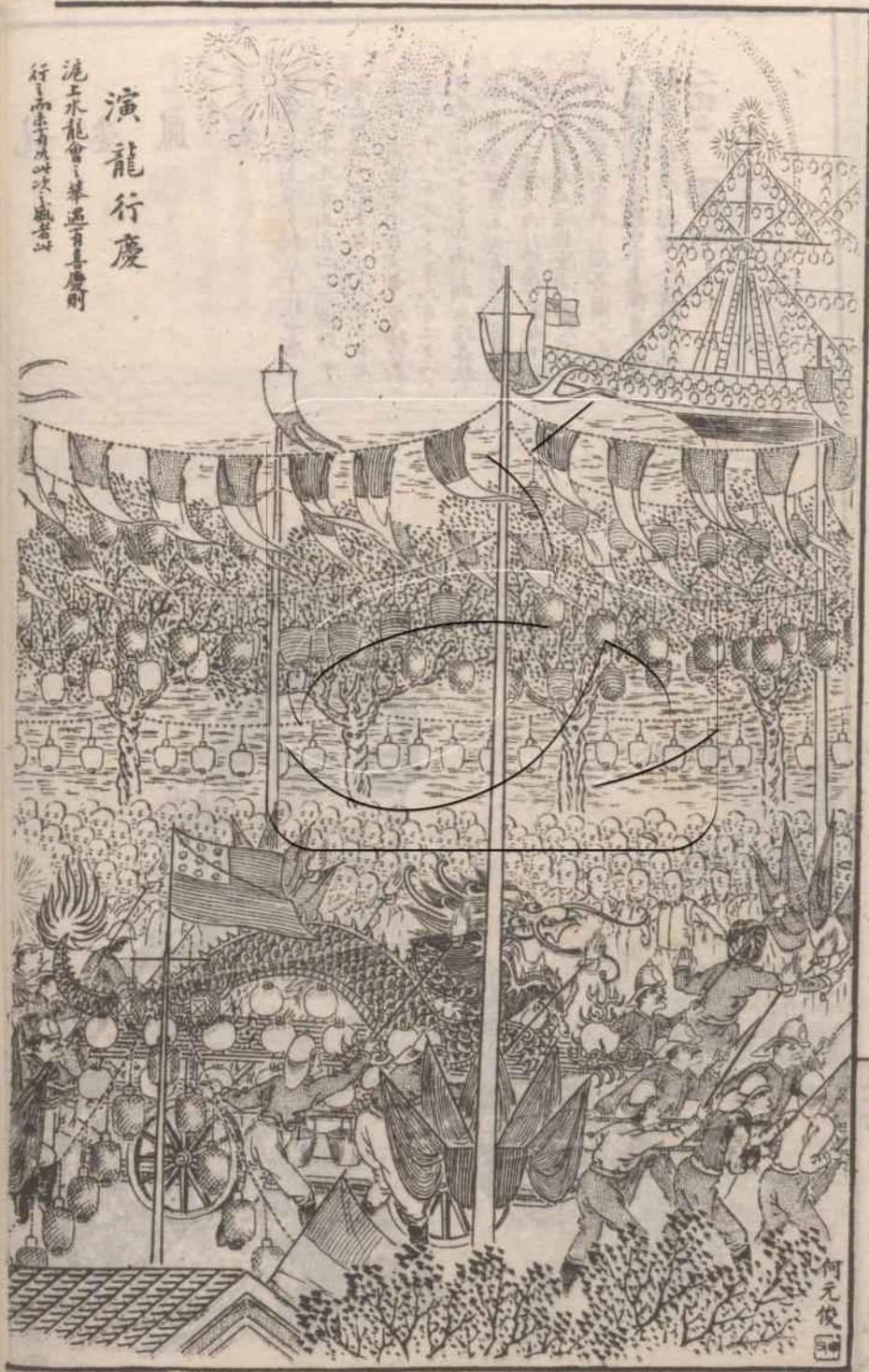
龍姿鳳彩

英國女君主維多利亞生於西曆一
千八百十九年五月二十四號即中
國嘉慶二十四年自一千八百三十七
年即中國道光十七年登極以來
迄今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一
日為在位六十年屆滿之期在指春秋
七十有八生四男五女有孫男女十餘
人富貴壽考五福兼隆洵為天下之
冠本屆舉行慶典之期各國人民莫
不興瞻羊采本齊眾求其像摹繪成
圖冠以報首以慰都人士瞻雲就日
之忱云



明甫

演龍行慶
 洗水龍會：華遇有喜慶則
 行，而亦以此次，感其



何元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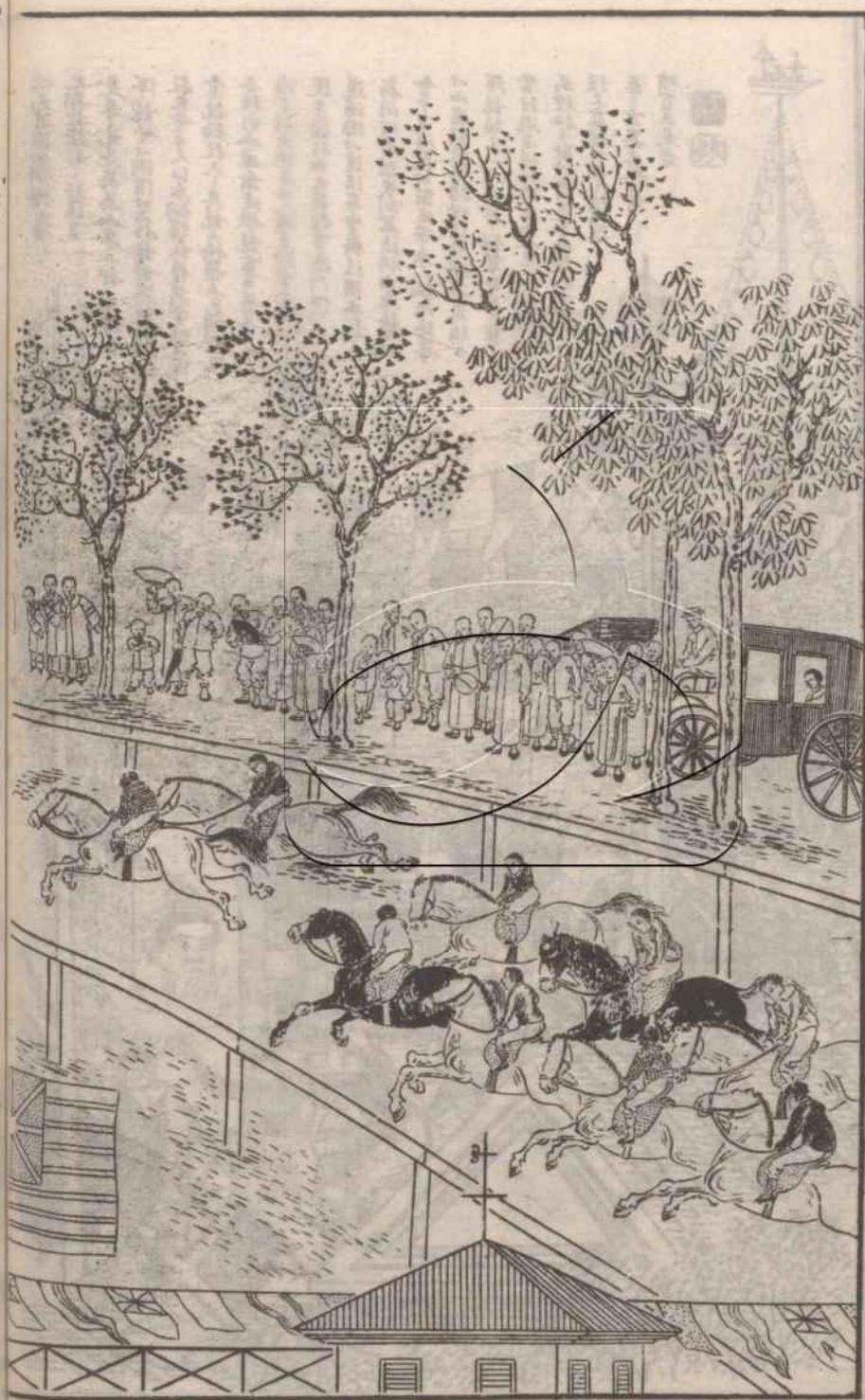
次為英國金鋼鑽去廣
 之期故燈彩，外還有
 是華先是英西界工部局得各
 洋龍堂以鋼鑽裝成龍形及龍船類
 般大會中人紅衣鋼鑽裝其堂飾以繩
 索挽鉤殺火具龍上編懸五色明燈及
 各種彩山飛禽走獸龍首有英皇
 維多利亞像各由人咸手持香花燈
 簇多徐行由大英領事衙門繞
 道滿灘以道法界會齊注開水龍至
 新開河界自刻法法仍由原路折回
 會中百海龍四架是帶車八輛沿途導
 以兩樂鼓吹伴搖燈球懸其最法，
 洋龍舖主人頭帶鋼鑽白衣其旁
 當經過者拜時各人見，拍脫帽
 為禮拍其歡呼也是否其頭也中備
 預不虞信其樂，場高呼
 惠，意其火鼓，伴
 明有以是者

明有以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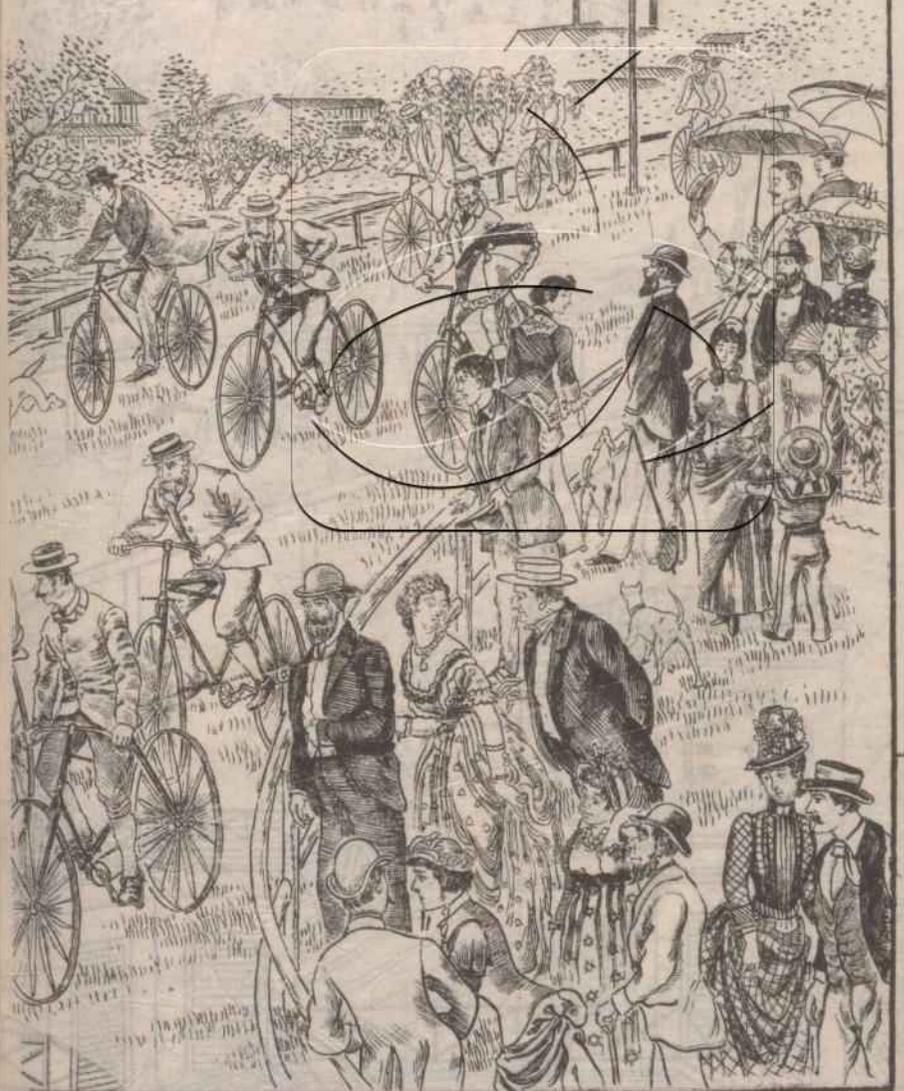
西童賽馬

上月廿日英商慶賀
 英皇誕辰六十周年滿期
 各家張燈結綵輝煌燭爛咸集
 一時各西人尊君親上之心於斯可
 見予亦不敢妄贊一詞惟西人播
 行慶以行樂於恬容震動中屆
 舞踏發揚之意初不拘於禮節
 之間而禮節自不可廢伸商以外
 有學童馬亦西國子弟也向由西童
 書院肄業是日掌教某君率領至
 公家花園備以茶點娛以各種玩具
 聯袂優游互相款待僅而字重二三
 十人復至賽馬場各騎駿馬按槽揚
 鞭矚矚自得迨至並駕而馳此呈聲控
 之能彼委騰驟之技錦鞮過處雲雷
 呈馳此雖賽馬之常情而出以童子
 則我中國謝不敏焉此其人才之
 咸所由來也



賽
脚踏車

脚踏車一代步之器也
 為其形明典禮而未始
 不可不鼓動性情前年海
 上尚不多見去近年未始盛行
 之本屆慶賀英皇之日各西
 商其脚踏車之多而乘者
 之眾也其是實情實事迥異
 雲集共集於城橋道西
 賽馬場中則鋼絲之雪輪
 則橫括維重一杆一降不疾
 不徐如鶴之飛如鷹之隼瞬
 息更星探險之而足之洞而



東洋車不能方斯迅疾馬
 車亦無此輕捷由其駕取
 之熟而練習之深也可視跑
 馬之專務馬力跑人之專
 用人力者迥乎不同矣現
 在德國已創成踏車軍隊
 更休大隊之破踏車軍隊
 行見脚踏車之利用日廣
 月新百進而益上者此特
 小試其端耳



九江姑塘閨妻
 貞彭麟甫少尹落蓋子餘年素極
 勤幹其夫人某氏僅生一女年方及笄
 常親其孝去歲適其樞書卷中卷

孤 欽 孝 女

之公子滿室進口中丞能官婦里女亦

省親而婦適夫人患疾日見沉重投

徑何美所察戎診治甚劇而發華室

相慶曰五閨是宴各時應見屏外過空

懸下一物少尹搗視一係一錢板其意似

一索王書其地一其詞曰割股孝女真可敬

夫增母者十餘年誰知此洞賢女者夫生

女得善男者有少字鄰名胡理生言語堪

誦淋漓其乾華履其歡其後板係人信用

之物少尹道向其女亦登其額隨蓋命解其

側理而向有 孤 欽 孝 女

故事云



何元俊

球升忽裂

西人賽邊沙前至香港演技氣球聲名
 藉甚既而扶柱往遊德垣頗有所獲前日復
 回至港至鵝頸地方再將氣球試演是日觀
 者人山人海賽邊沙遂與遊飛球而上騰
 霄凌漢如鵬搏風人才拍手喝彩詎料升空
 半空球忽爆裂不待救氣隨即墮地幸邊沙
 堅持不墜命雖其落下惟此命僅兩其子
 落於新建水池之山時一時仰觀者皆驚
 心昨古代為一危可為此次一險不操當必赴
 森羅殿上再獻手段矣於是竟奔山越嶺
 向前相救者乃賽邊沙鏡有胆識不慌
 不忙僅傷左股骨傷人昇至小火船送
 往西醫院療治聞受創雖重尚不至有
 殘廢之虞亦云幸矣



龜殼幾碎

珠江為煙氣瀾蕪名錄之巨也西船
燈船則雲皆各衙門差役例有酒規按
月收納日前某船上先有自稱縣差者名
未索規費龜殼應付一觀其而去未幾又
有縣役到來龜士頓曰適儂收費者化明
明公門中人耶汝何人斯敢來混冒不也
今說士動于其意心寡不顧眾恨而進
至即號召堂前與師問罪誓欲英老元儲
一決雌雄龜壳以此縮頭不敢後出姑知前
未之是者佳冒充志挽有力者出為排解
願款番伴若干尊為壽一面備辦香燭
當場服禮其事始了不數度某下必無
完印豈止龜殼之主碎而已哉此作皮肉生
涯者不知又費夜度費於許矣不亦完乎



西蜀古錢

客有自鄂垣來者為言湖北竹
 山縣城內有一山為清和時節大
 雨傾盆山忽崩裂中有鐵錢無算
 共成豐年所鑄當十銅錢大小相
 一面鑄有致和通寶四字一面鑄
 西蜀二字附近居民聞此信急往
 拾取嗣經紳士稟官即來禁止一
 飛報督憲除居民拾去外約獲鐵錢
 六七百萬當將錢携赴省垣呈
 張香帥驗視後即委員弁將錢浸
 藥水立即變成白色拋寸三百貫
 貯於相解京進呈聞已委黎觀察
 陳太守於五月初一日起程押解入京矣



老蛤貪餌

東南海山官署裏有清水潭為潭上有一大樹
 于潭陰蔽下有石穴一內有一老蛤大逾尺人皆莫能捕
 之一日有患深某甲曾給米淘其米時設計擒一乃其夜深入
 林時以銅錢大許繫一角鈎用雜給餉鈎於其腹隱身樹後將
 雜給懸於穴未幾老蛤果食餌而起吞鈎不能復吐其甲此獲
 權一重三四兩次日有老老鬼一謂此蛤一出必有風雨否則
 隱伏不動數十年餘不疾有好事者以兩金購之終獲
 風雨其鈎不取出而竟世之貪餌忘身者其鑒諸

明市圖



何元復

太史愛才

蘇武元妙觀者有人羅姓携帶一
 書年有九於眉清目秀風度安閒
 能背誦七經詞一不絕詩賦文章
 亦均楚言觀吳下文人多有到寓
 試才贈以羨紅者若日王幹自太史
 耳童一名招一王家命植面試讀書
 對客揮毫不假思索立成壯語一首
 五言詩一章太史愛其敏捷並招卜
 者至細詢家世知係粵西名族乃留
 童王家延師課讀世可謂愛才者渴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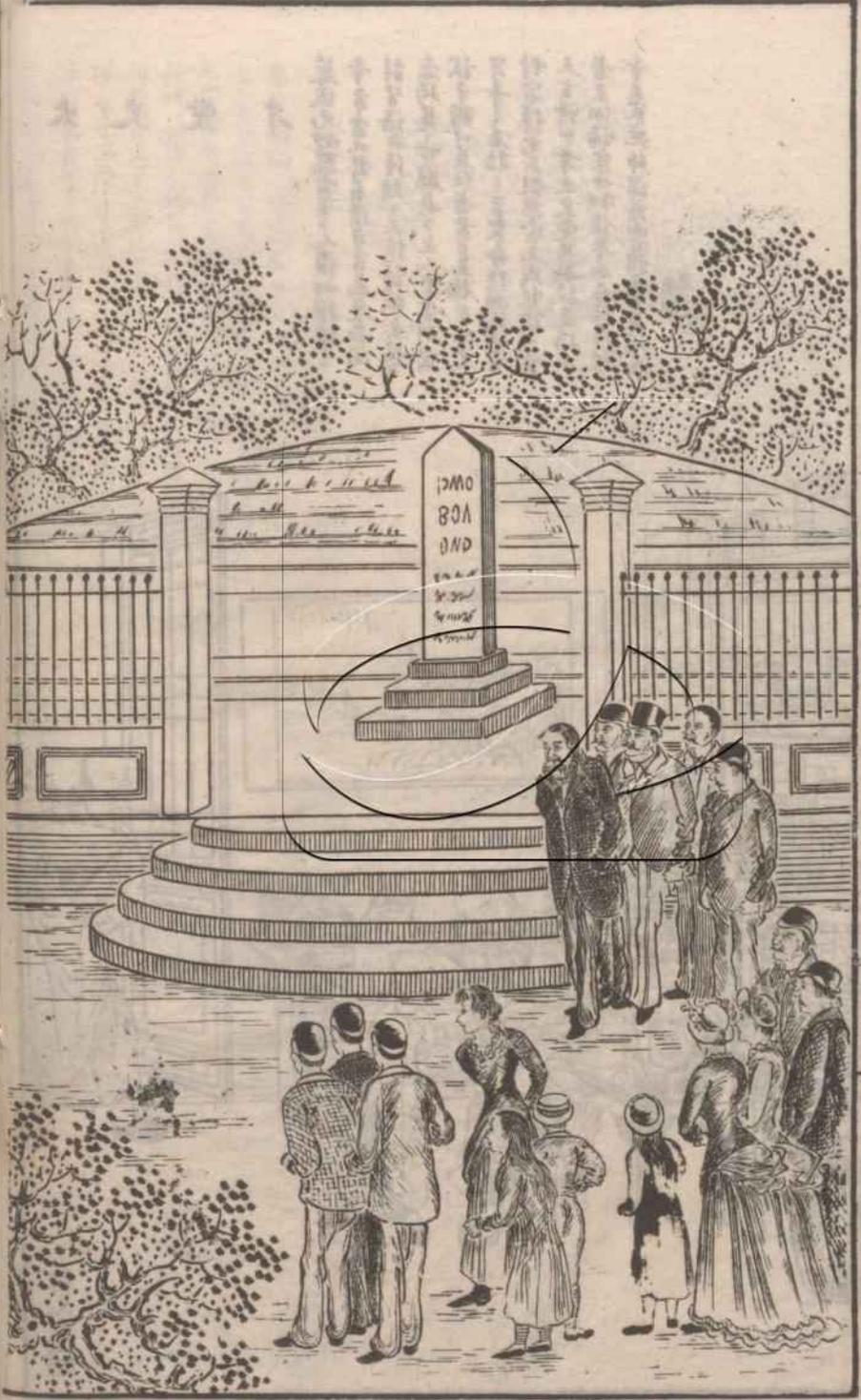
明市圖



何元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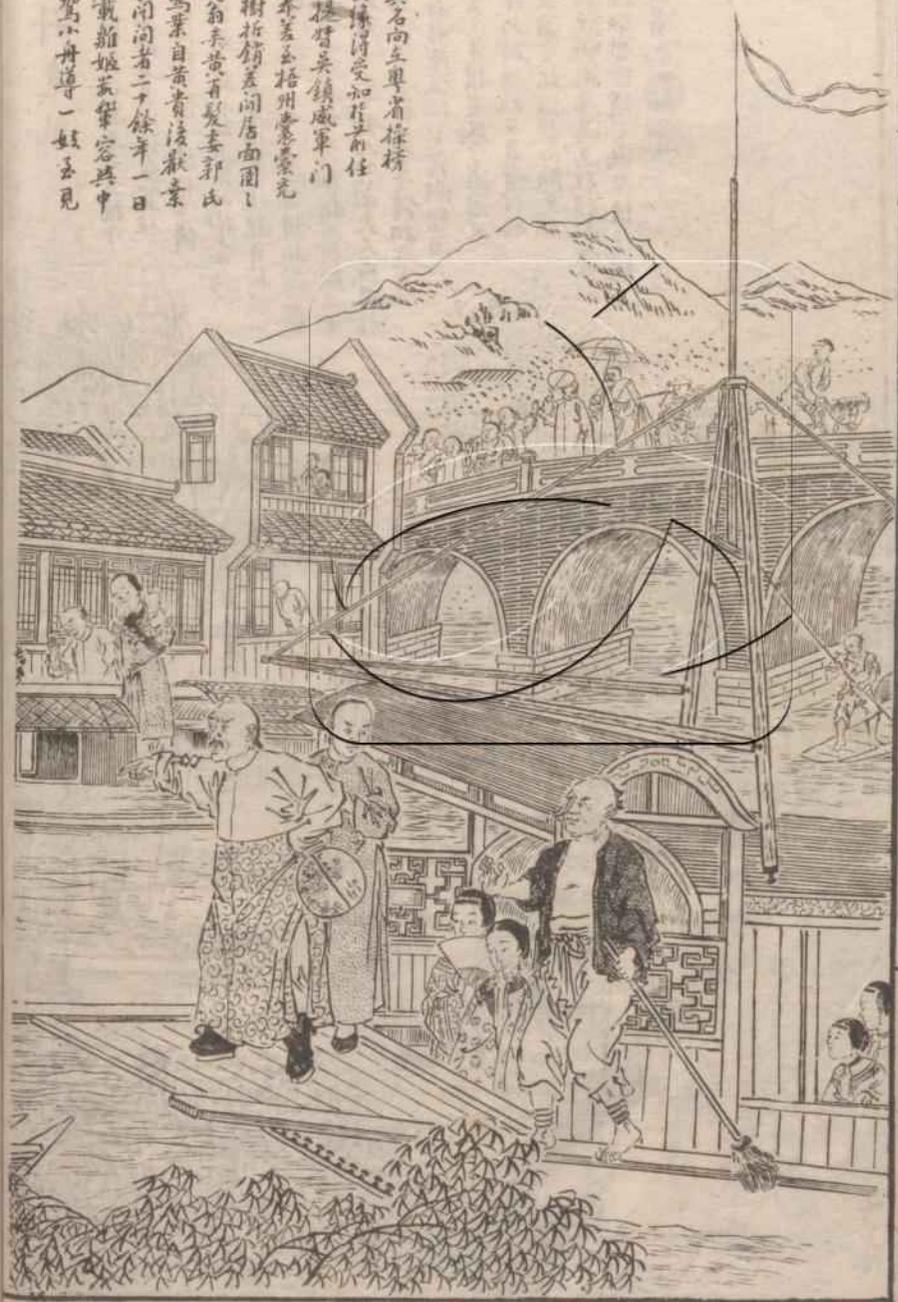
掛劍遺風

西報言中國前任駐美大臣楊子通呈使於西曆五月七號命駕往渴前美國總統加蘭一陵代李傅相手植 御柳一株以誌不忘此樹高約六尺有中國 御園中楊楊呈使親自於洗一桶播而植之取出誄文一道係傅相贈呈加蘭總統功德亦述歷年交誼藉此樹樹以垂不朽在場觀者三千餘人加蘭夫人感其情即請楊呈使寄意仲謝李傅相亦有愴懷省兩無限低徊之意加蘭總統有生前年携妻及子遊歷天下取道津門時傅相在互替任與加蘭傾蓋論交杯酒談心頗為相得及傅相使俄游歷至美往渴加蘭之陵不勝今昔殊情之感老懷悵爾故憐之不置也



潤老出醜

黃其諱其名尚五舉省操榜人著善當博得受知於前任廣東水師提督吳鎮威軍門崇以底頂奉差至梧州意欲先福及時軍樹折銷差同居面圖一僱作富家翁去黃首髮妻郭氏仍以履宮為業自黃貴法散棄糟糠不通問者二十餘年一日黃乘西船載雜貨裝容其中派通郭氏駕小舟導一妓至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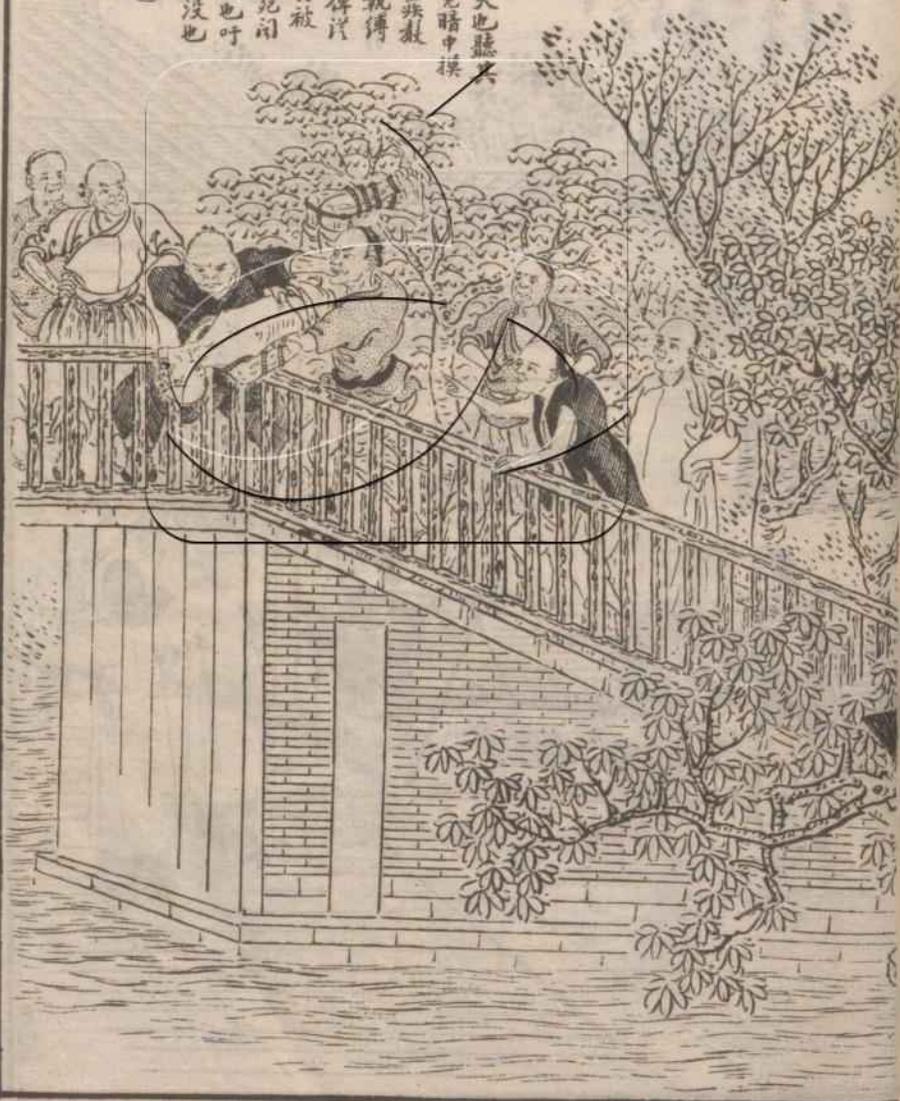
黃臨窗胡床不覺起淡心起直上前問曰博得郎尚認得舊時故劍否黃得作不問揖之使去氏曰去亦何難惟須厚贈否則必出君醜矣黃怒以手批其頰且擠一下水氏乃走避小舟取白鐵面盆一具以漿擊之其聲如雷然大呼曰請我拿船戶來看薄情郎陳世美再生金身釐未死唱畢鳴笛一散即墜萬一散并逐其少年時種種醜態鏡於西船之左右道不及黃無奈祇得移旋他處避一時岸上觀者拊掌曰今日潤老出醜矣



貪色忘身

東水鹽步黎邊鄉馮某鄉人也五鄉外主進修厥養親為生妻某氏年華長信容貌苗條與馮侷儻甚為相約夜半歸棲於柵禁門不持燈燭習以為常不料有婦人某甚馮同鄉悉馮所為淫已久一夕馮因事不歸某乃排闥直入獨覺驚惶帳燈甫舉一床氏時方集言港笑答乍醒以為夫也聽其所為迫至兩散實消春回夢覺暗中摸索始知其詐乃字振廢人下部疾救呼救某不辭掙脫遂為鄰里所執縛係集獄懲以家法投之溝流俾淫虐大夫後人皆快惟氏終以被污之故抱憾無地未幾自縊而死聞氏有妹訪已去月則一死二命也叶氏之遇苦矣庶氏之節亦不可沒也

惟



明甫

誣竊釀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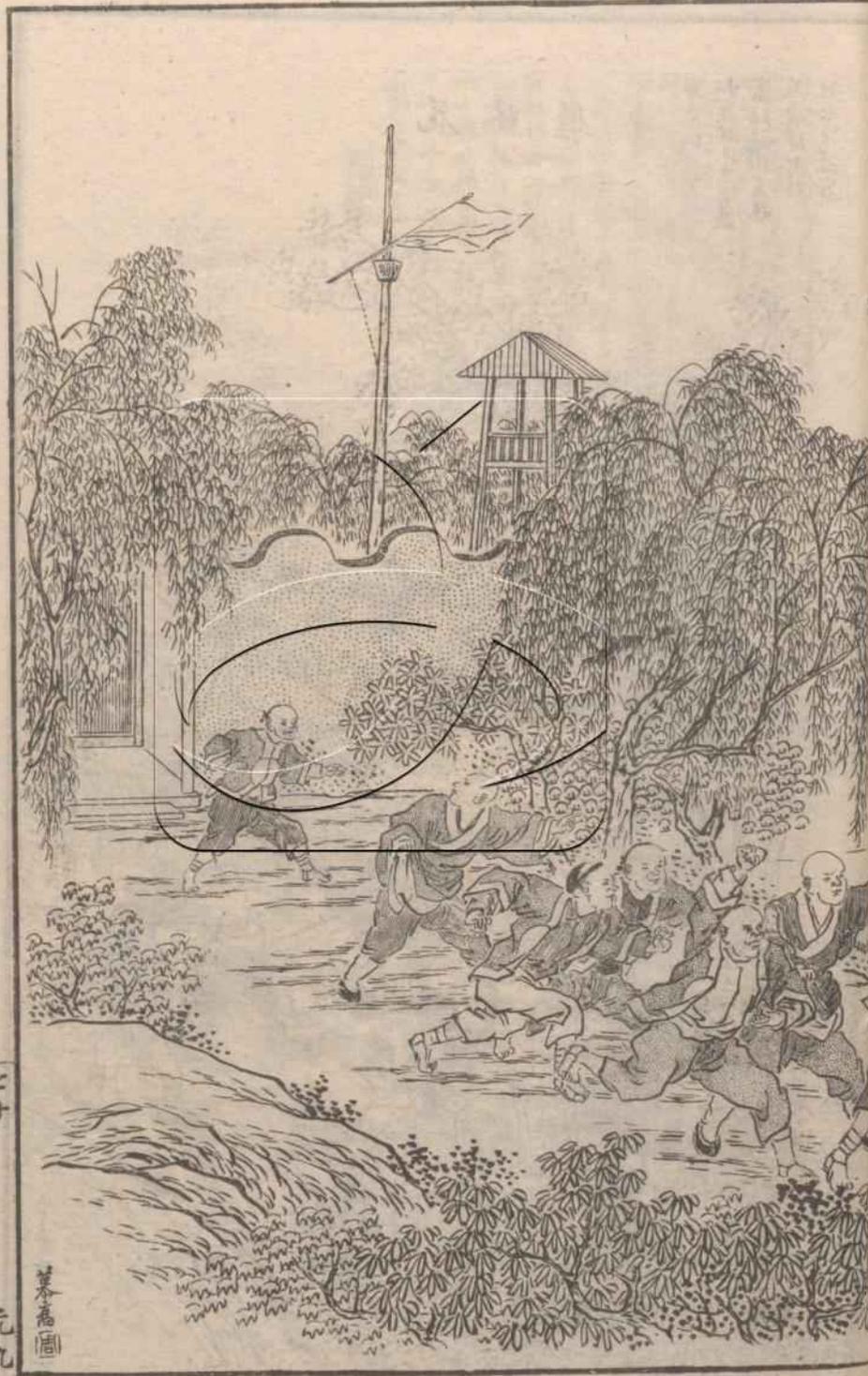
江甯府上元縣捕廳蘇慶生少尉有烟館任三十年慣以詐贓索賄為事五月十二日有吏夫某甲與苦主府地實業備夏景舟有嫌誣以竊指控捕署以波私忘蘇少尉不向冤實通國內捕陳炳泰因捕不肯賒贖思報而未得其間遂念夏認罪刑洋五十元外供出所竊、猪售共該舖子即不汝罪矣夏性耿直堅不允改認前少尉之怒言責五十八百板復用未棍天平架等嚴刑致夏已奄、一息始思以花紅銀炮餉人昇送回家該家屬知已氣絕拒不肯納差役委屍而逃由其家復借人昇送捕署大堂爭向蘇少尉索命洵、者多至三四十人嗣經府尊委員相驗見傷痕累累確係嚴刑斃命無可諱飾猶念同寅、誼勸令贖和屍屬不允停屍捕署雖已收殮必俟定案方肯昇歸刻下蘇業已撤差候辦畏罪服毒者兩次均已遇救得生

至此求死不得可見貪官污吏自無不取之理也嗚呼可不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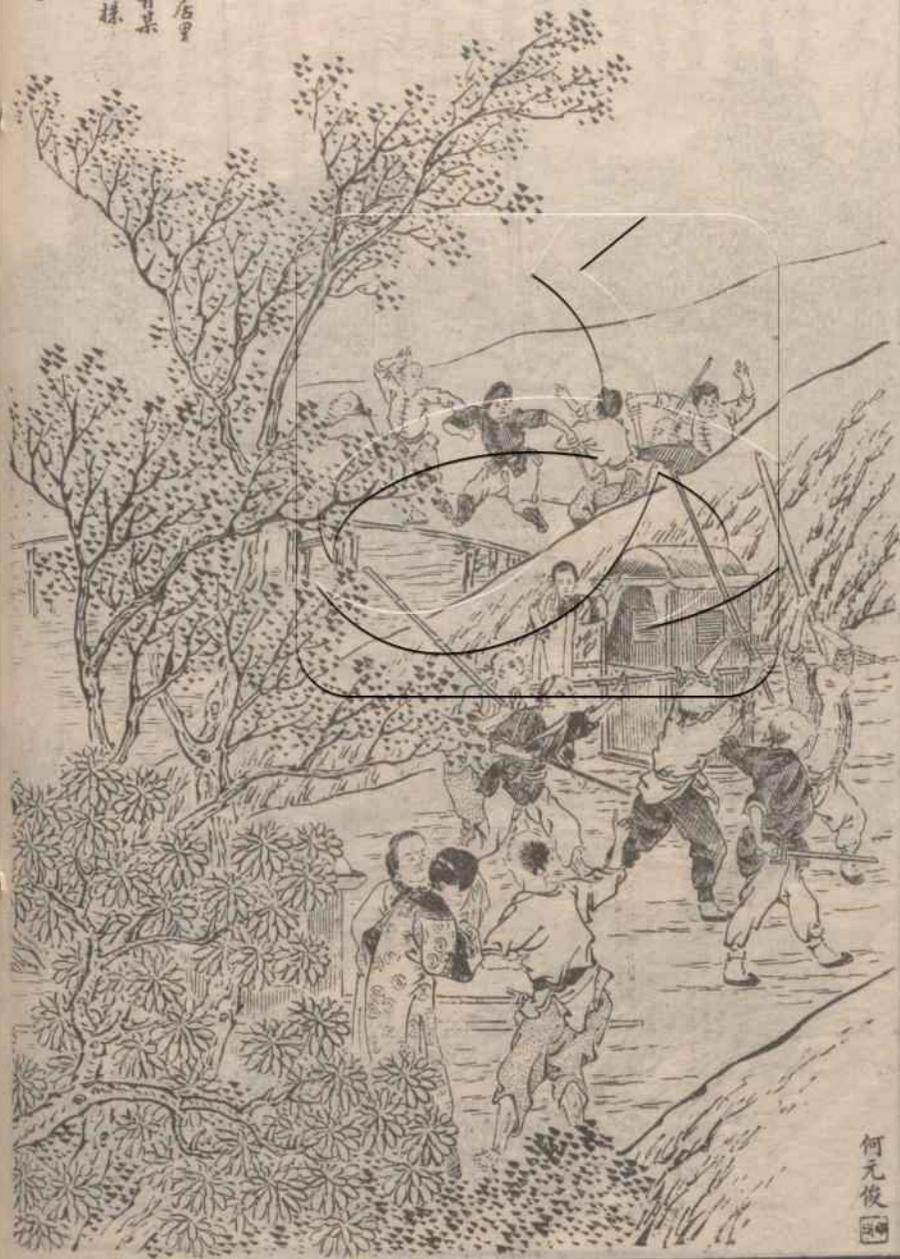
惡聲何來

揚州北門外一帶居民於上月二十日三更時多有聲四起急達急避若惡犬之吠若怪鴉之鳴細聽之其聲淒楚新舊三城莫不皆然接連三四日無夜不聞有好事者不解其由未敢問聲竟渺無踪影不覺吐咄稱怪詞未有惡聲以前有天竺寺僧人於夜半參禪誦佛時突見一物從空直下破門而出急扭送之是夜月色朦朧但見黑雲一層隱約間有一怪獸似駝非駝似馬非馬乳鼓狀輪船之狀氣其行甚疾無舟電掣星馳迨至南字營門首營勇亦見此異聲同進赴直至廿四橋左近時已東方將白黑雲漸散物亦杳然不知所之惟見四蹄所著之害有跡宛然酷似蒲扇是何祥也吉凶焉主敢請諸博物家



花林擺陣

車東城西門外
 松窩林中有某
 寨積錢財甚夥
 燕瘦環肥伴
 短合度暮客



何元俊

聞而觀之思利一而未有聞也一日
 午後驛雲散雨兒轉蛇騰正當奔
 震一聲匪遂乘風入身其三妓
 納諸肩與若風撲撲雲而去後寨
 元諸公乃督率親隨沿路追戰一
 時兩股風雲雷聲鑼鼓及四圍
 剛剛擊截一截上下左右混成一
 片即伍子齊素車白馬驅千軍雙
 主濟頭亦無此陣勢也迨至十二
 甫始將其三妓奪回並獲其有與
 三乘如獻俘試因狀笑言
 啞了意氣揚一固行頗
 中一大生色也然行路
 者則已與矣不小矣

花林擺陣



幸 馱 被 殿

松鄰西門外妙嚴寺後
有三乘庵為向為此軒
危焚修之所進僅某大
員之夫人某氏辭某修
某將各善護裝塑一
新色相莊嚴輝煌金碧
每屆朔望必心香一瓣中
焚於蓮花座下者輕衫
團扇海澤以檢進三五該
庵門前高築照牆一堵



以壯一廟貌而遊觀觀証此
牆通其吳姓住宅連一相
對吳因惡其有碍風水屢
次向元理論該元情有復
符竟置不睬吳志甚前
夜乘醉而歸仗袖秀才
之勢命備傭侶同至庵中
大歡呼喝謂尔如不折此牆
予誓不看佛面也將香有
韋馱神像不覺怒從心起
三奮老拳將神兩手肩折
斷碎之而去於是聞者譁然
曰佛法無靈及身之禍尚不能
佑安能拯人之厄哉自是香客
為一頓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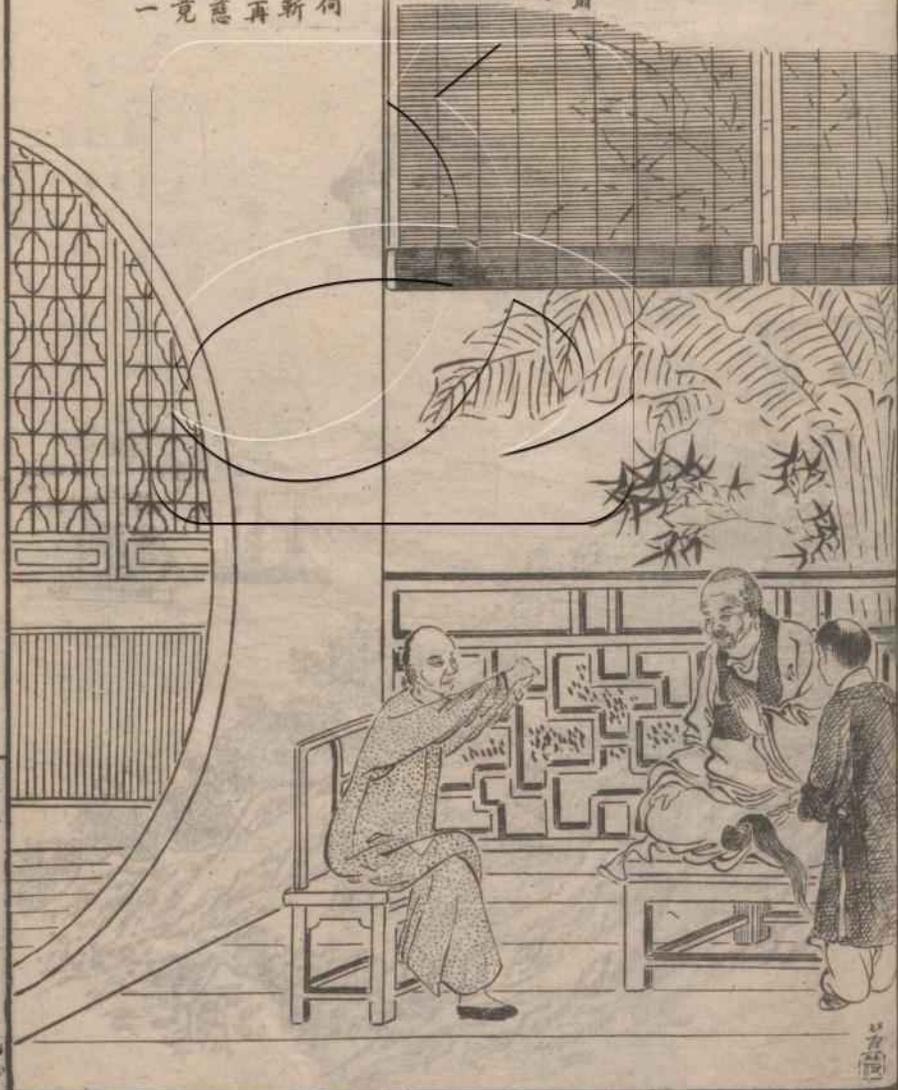
智珠獨得

龍珠在額蛟珠在皮蛇珠在口
 龍珠在足魚珠在眼蚌珠在腹
 見陸佃埤雅是皆珠之可貴者
 若百足蟲而有珠則又出乎珠
 者之外馬與東省城於五月十
 九日午刻黑雲翻墨阿香降
 而水盈門扉磨一柱其當由而
 潤蓬萊里昇昌銅當而柱磨
 磚瓦瓦塊五百餘條一條已散當
 火燒斃約重一兩一諸店東
 視之息於腦際現出一珠拾
 置掌上的燦晶瑩以故珍而
 重一雖至感亦不彈示未知
 其實值幾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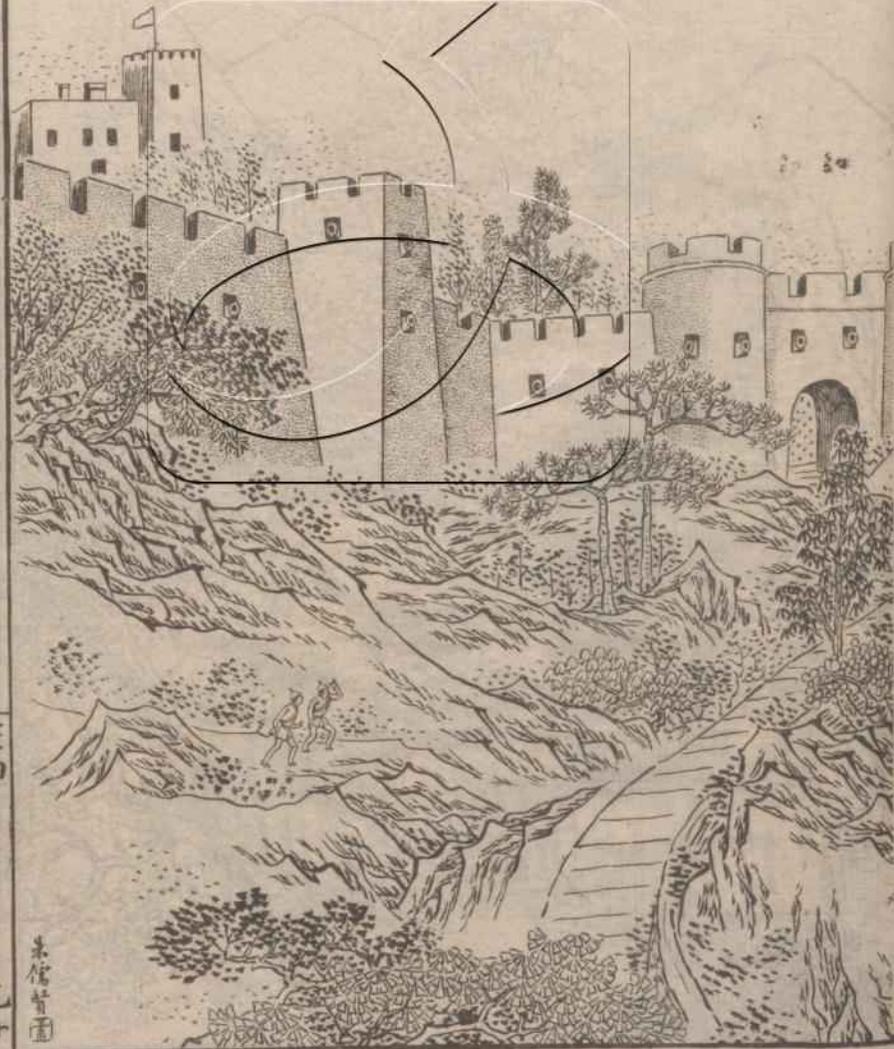
惹悲何在

某甲不知何許人少隨父宦游粵東前
 然有去塵之想當乃祖在時嘗與某寺
 僧善香積厨中備食氣滿近以家道中
 落遂與僧離跡且用偶有常
 報持請諸計惟僧風有交誼因語
 僧見之曰今日天氣頗涼公子何復穿
 葛曰余病未解也僧曰何病甲言恐
 藥不對症奈何僧曰試精之持者當以何
 物見酬即以阿膠藥狗阿膠當不新
 也僧權着時古者人之辭不允應言一再
 三始貸一金甲不顧而去呼出家人以慈
 悲為本況之風承佈施之禮拒那乃竟
 無情若此亦可為好佛者外交者作一
 龜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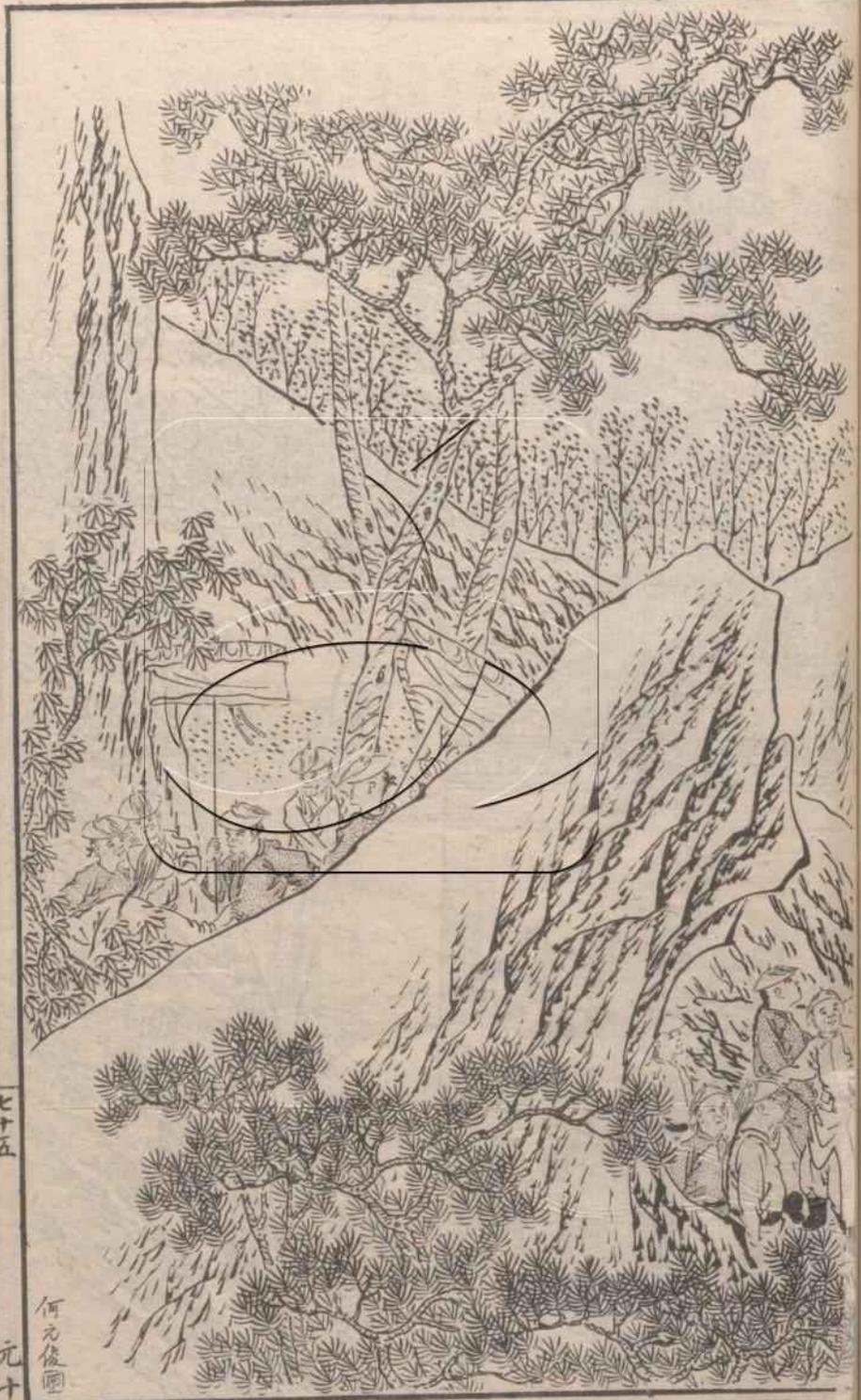
氣球破敵

今之談破敵者皆曰須創妙物以破鋼鐵之軍其後可操勝算及進又久不聞有雄傑出新之軍械是見創造之不易耳茲聞西字報言有西人里那製成斯式氣球一具能載八千五百磅之重昇致空中每點鐘行二十五哩各國皆製此球為行營之用則水陸之兵可以履況配去砲於球中居高擊下凡鐵橋輪機砲臺火藥庫電報局及水陸兵弁皆不可恃此氣球之善於破敵也



鼠山貓鎮

粵東番禺縣屬之沙灣鄉本
 盜賊出沒之區居民患之皆有堪
 輿相度形勢謂此地因有鼠山故
 至此令鑄鐵貓兒蹲伏於穴旁兼
 鑄一鐵漢名曰喜人以為鎮壓
 計當時或笑其妄証自此之後竟
 不鴉鳴無患虎吠不聲為於是益神
 其說謂此舉為有功地方深恐世遠
 年湮草埋台沒於十百年之後或
 至無人顧問每年例由大憲委員
 前往巡視一次本屆由張明府
 允武捧檄而來會同地方官
 察看以常業已回省置復
 事雖近乎無稽而官所志在
 安民奉行惟謹甯信其有不信其無
 其意亦未可厚非也惟謂形家之言
 必不可信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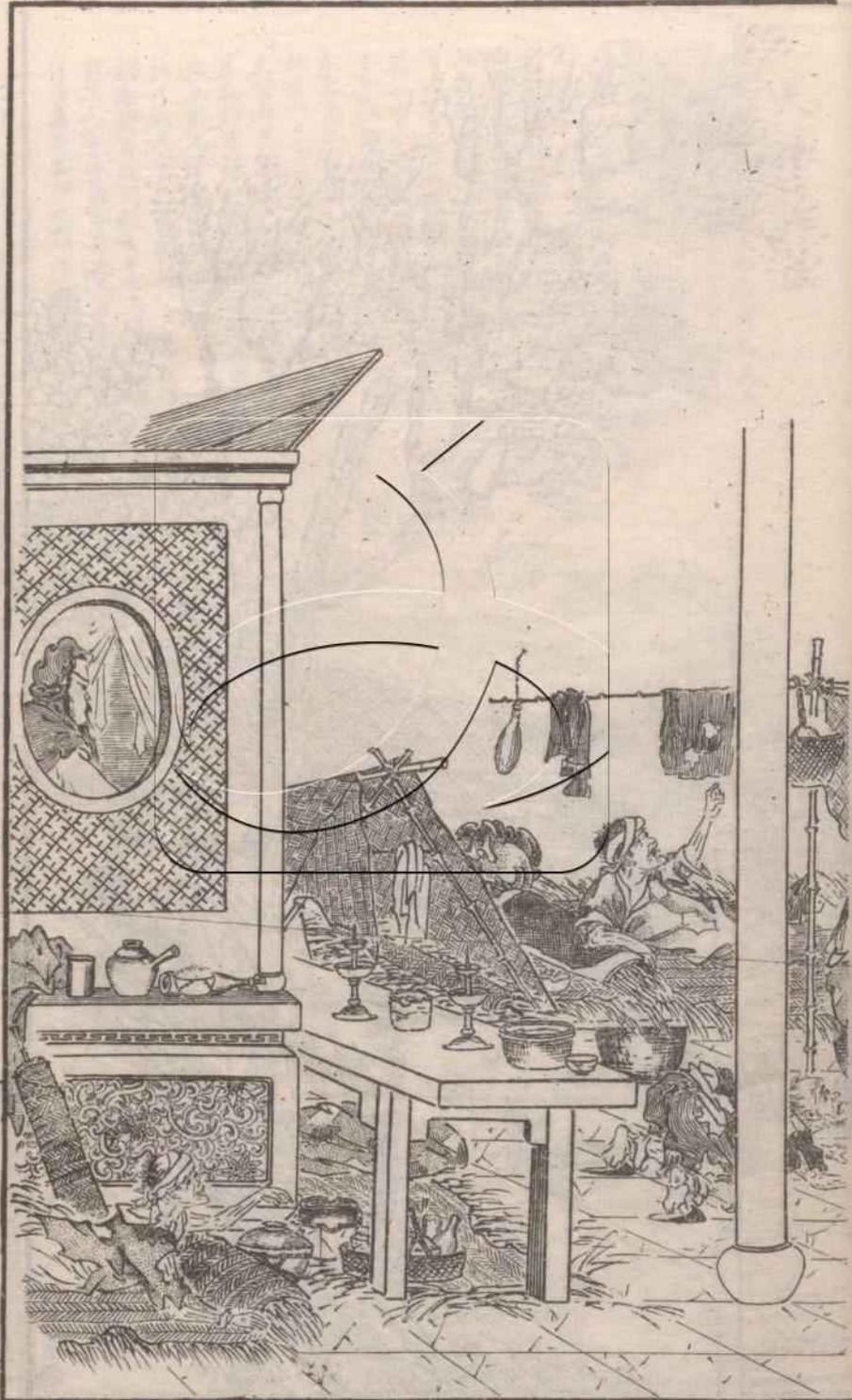
替 姬 被 虐

佛山某甲前日偕友在某煙館已在吞雲吐霧
 時適有一替姬其友連喚令度曲甲亦入以柔
 詞弄月嘲風恣情諧謔替姬歡之謂甲曰尔
 之輕狂以此友之文雅為彼汝二人臭味何大相
 差池耶甲老羞成怒謂尔這首鬼放肆乃
 尔此後吾不准汝來看誰為汝出氣替姬
 以為誰也一笑置之一夕甲得領多人手持
 穢物伏於該煙館左近暗俟見替姬至
 各出糞阻者謂歌喉甚好當以黃酒一
 壺賞之有謂晚妝已殘當以香沐一
 盥賜之替姬應接不暇滋味備嘗
 直至滿頂醜淋漓滿書致心知受
 甲之侮而亦付之無可如何他日重
 替姬已歸而後又為甲劫去衣
 飾其相者欲待替姬持刀嚇
 之遂任其飽掠而去何物狂
 奴權折殘廢一至於此呼亦
 太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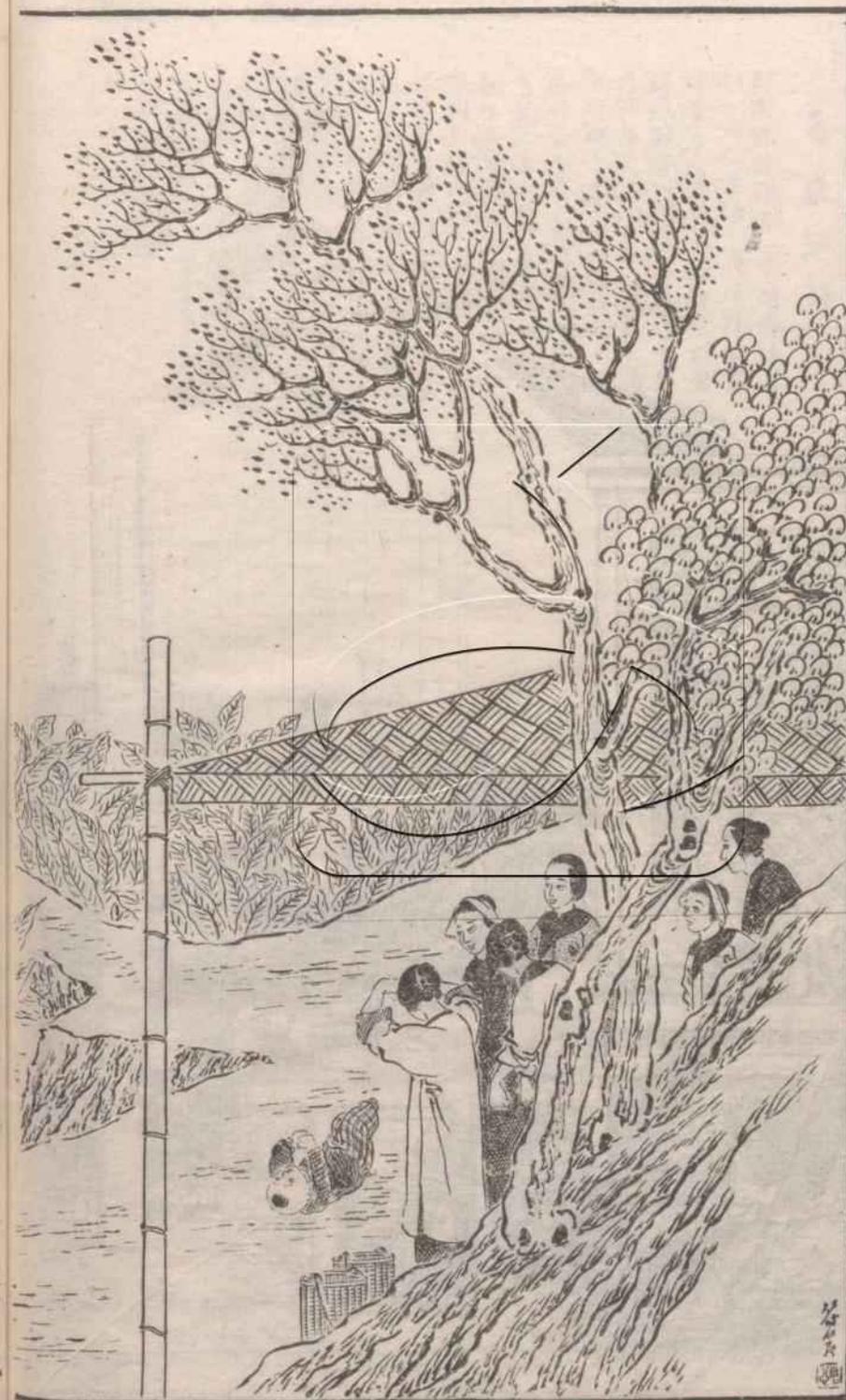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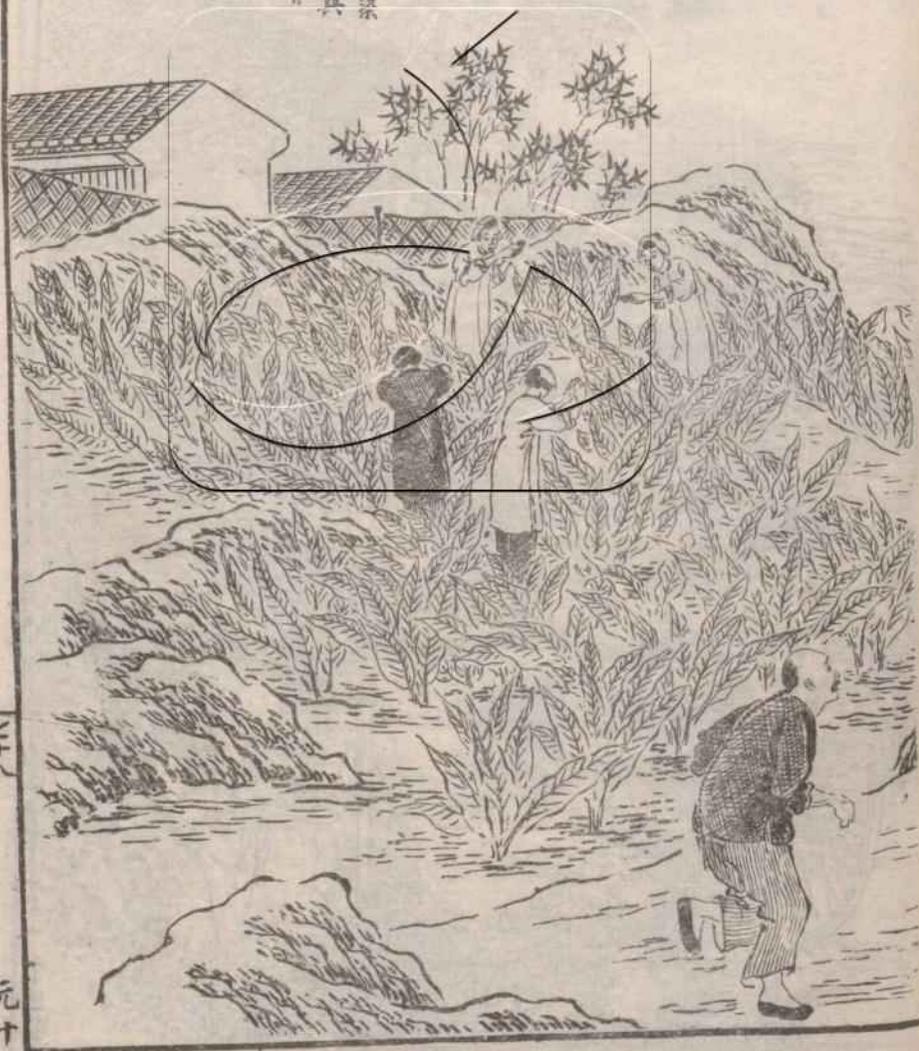
丐求祖師

松郡沐涇鎮有一古廟為新元
 和一流人盤踞之所近後漢家
 仲董府其某戲班開演劇當
 將戲箱昇入時有某丐至殿旁
 吸煙忽失煙灰若干疑係杜夫某
 甲所竊丐等不問情由將甲光毆
 各伶人聞而去怒聲起而攻班中
 有武伶某自恃身手而強約一
 擁至廟內將庫丐打落滾滾流水
 狼狽不堪而洵一勢猶不肯休丐
 等情急乃懸丐祖嚴丞相像默求
 庇佑一時鳩形鵠面之徒敢敢注
 窺令人不堪入耳後經地甲購備香
 燭跪地令丐頭至領班處稟請罪
 其事始嚴相傳嚴高當日奉旨討
 飯而又不許人家給飯以致餓死逆
 為乞兒之鼻祖其法力止此安能佑
 及後人況禁園中固奉奉三郎為
 祖師乎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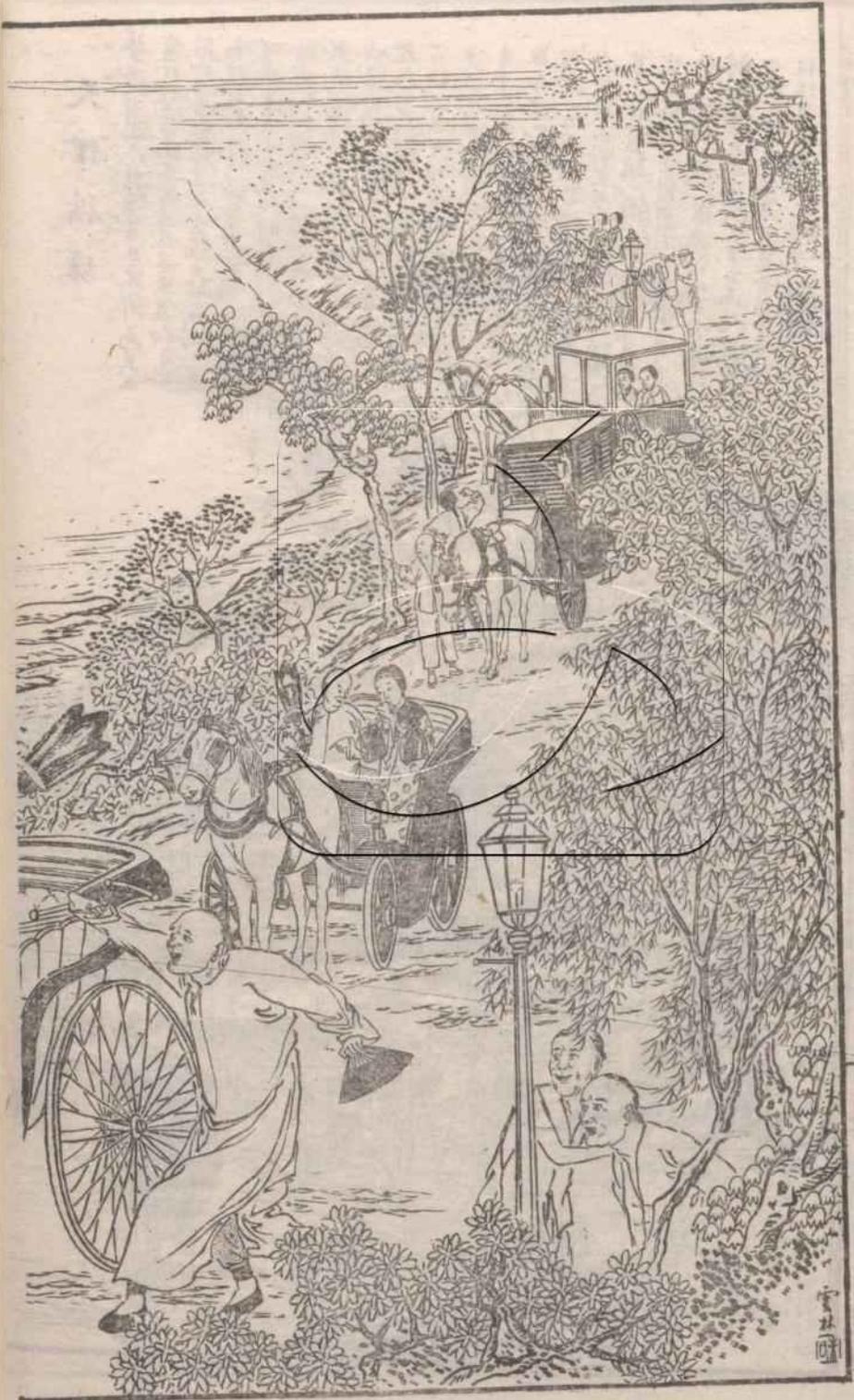
天理循環

肇慶府南平縣屬有水東鄉其土
產以煙葉為大宗每屆春末夏初之際
節候陰濕煙葉漸長時有蛀蟲蟻蝨
動稍不檢拾過宿葉即被嚼無遺故葉
此者多產女工為之捕捉其法先老嫗
將為糊如湯圓去以次按葉根之蟲隨
於出葉可保存舍此則無良法也惟各
女子喜無干體在光味飢故有竊取
竊於以充腹者主人慈之而無如何
有鄉人某甲性最賤思得一法
遂偽向眾女工言曰今汝於園中
多置此藥以殺蟲亦等勿入口自
取咎度也眾女工疑信參差或曰無效矣
指者一日有某氏婦潛竊一團試之猶其
天皆無恙因夫甲之說為誰示哉又有
某氏婦甫竊一團遂欲入口忽見甲所
生五齡之子甫而五婦遂其以少
許以驗其事之有無証此子食畢頃
刻毒發百藥罔效不半日而殤甲詰問
由來人皆惡其不恩莫肯肯寄書語云
作法自斃其甲之謂乎



虛題實做

本埠馬車每屆夏令好行夜市往
 夜半而往天明始歸在泥城外愚園一
 帶或道園囑若或并不下車竟在車上
 息燈倚於樹陰之下而極薄送事之徒
 奔走於車輪馬足間冀得一親滌澤者
 時有徘徊不忍去之意前禮拜夜有洋
 行夥某甲衣服翩翩口含香煙正在某
 校書車畔正在注目凝神之際忽馬夫
 加鞭疾駛某逃避不及衣袖為車輪扎
 住行未幾武人即倒地一袖斜挂車上
 隨地而行其人情急呼救馬夫始停
 輪某則任人救起而無大傷觀者
 詳然曰泥坊所謂書膀子者
 原不過寓言耳今彼乃見諸
 實事可謂實題實做矣



狗亦荷初

海甯城內居民皆善犬
守夜以河宵小故韓盧宗
橫充斥於途初不虞其
橫行官署也
一日有犬九
頭魚入州署
去樓去橋
直五東夜
雁或升於
坑或登於
椅相對指
狂吠不已旋竟將



刺史、女公子咬傷
手指痛極聲嘶為刺
史所聞以犬豕無禮已極親
率家丁持械亂擊眾犬竟不稍
讓跳躍而前大有反噬之勢致廳
上陳設各物撞傷無數刺史大怒
立命傳齊丁役緊閉宅門將所有
各犬併力擒住荷以巨枷銬差押
赴硤石鎮游街示眾枷上並批滿
月釋放等語如流氓無賴之犯罪
荷校也者或謂硤石素有劣紳把
持公事故刺史特借犬以示辱然
乎否乎非予之所知矣



風聲相報

申浦：在蕭家油庫地
 方鄉民某甲畜一耕牛
 素稱馴慢已有年矣惟
 見某氏村童必怒目直視似有眈眈
 之狀童亦恐懼已久遂中相遇必先趨避
 近者年逾耆癯偶在河畔摘菜見牛至
 對牛食草心甚憂然一牛必不能飛渡而未
 遂遂也曰若就過河未嘗當與兒令語牛
 聞言若即頓悟一躍入河見水聲岸童及
 奔避種種倒地而前猛弱其身洞穿臍膈
 登時殞命人謂是風世之冤初令牛亦
 同棺殮並售牛代屠以平死者之氣童
 之父母亦無言而罷



蒙師難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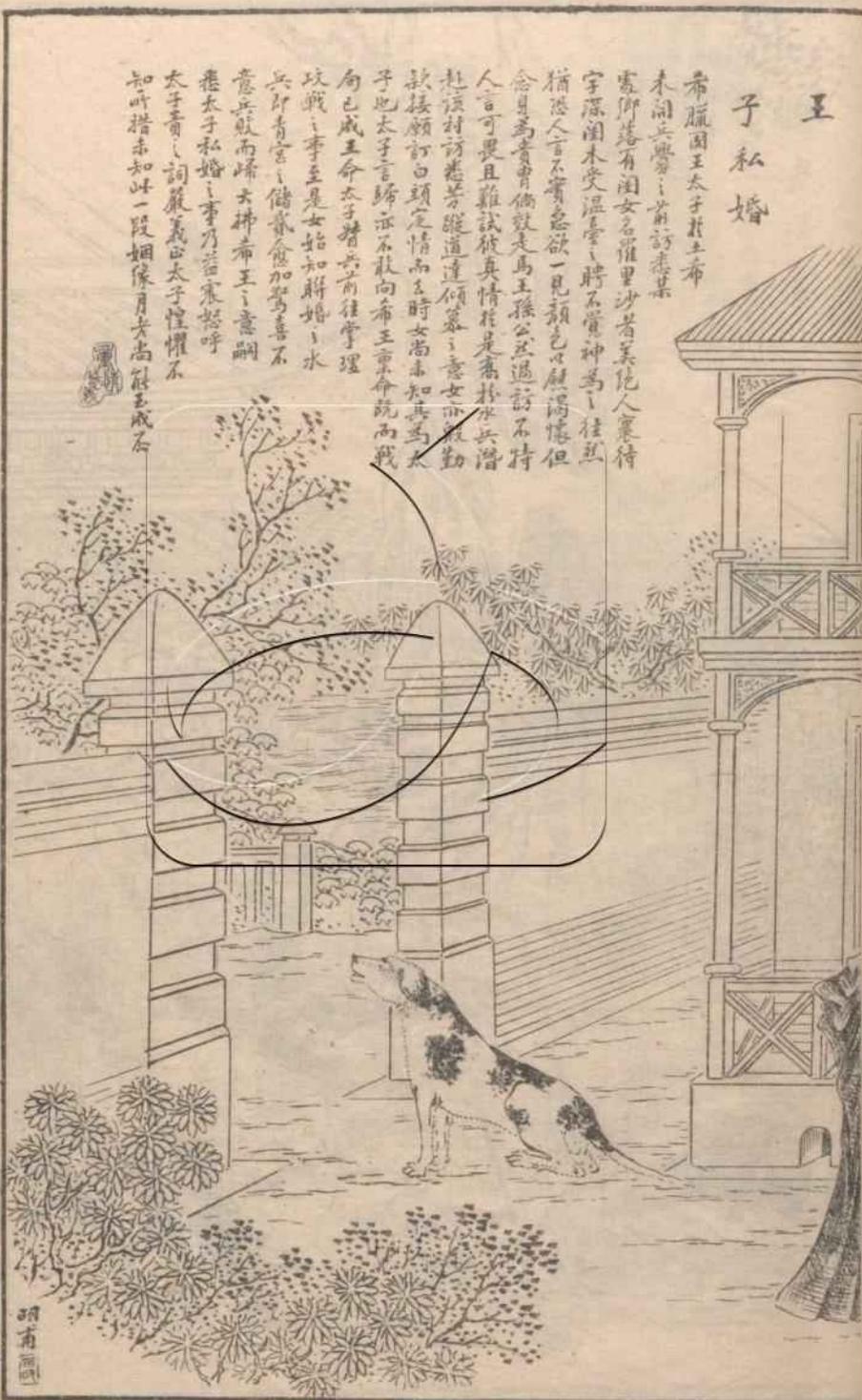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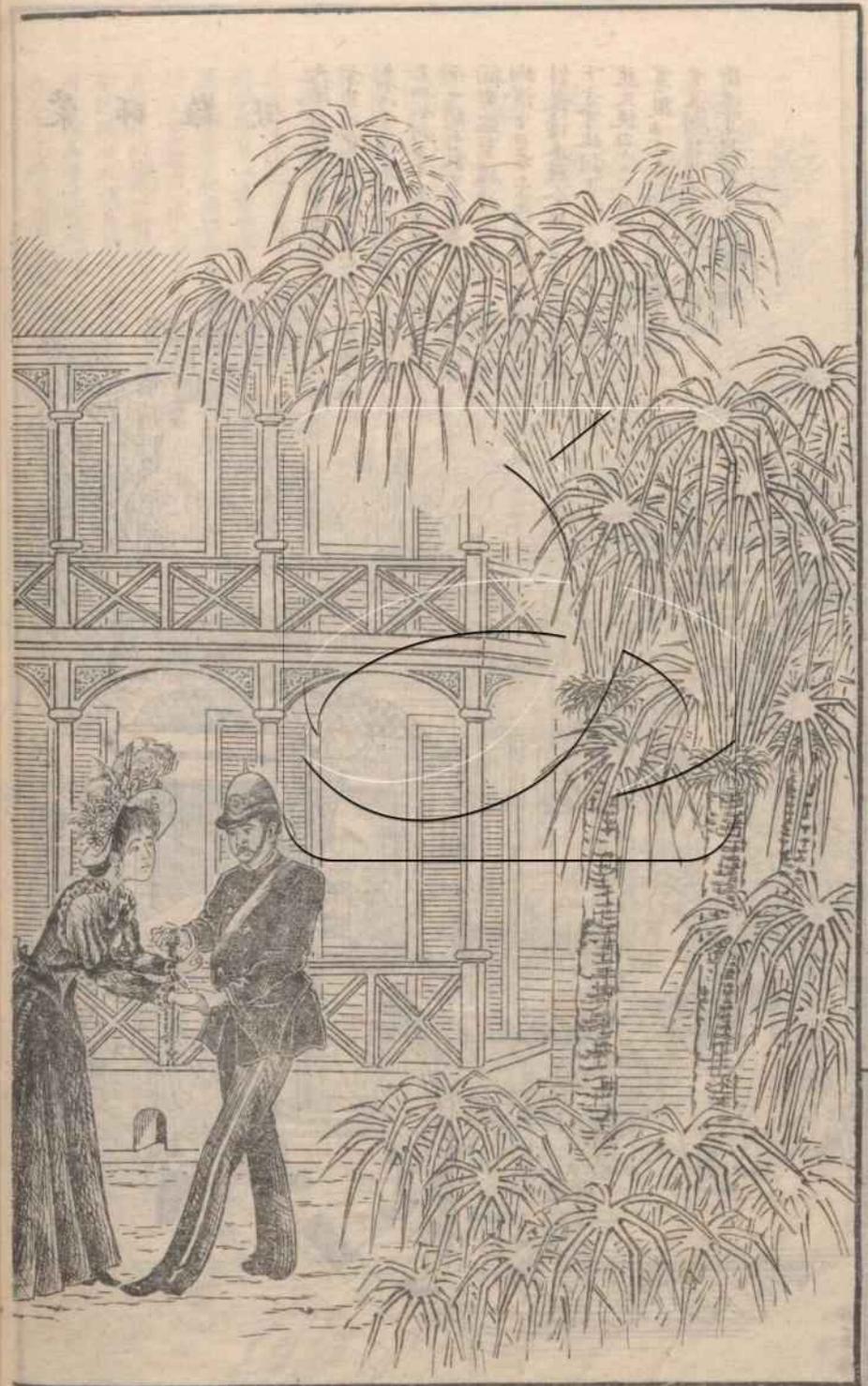
天津縣屠家草坑地
 方某姓家有武清縣人某生至彼設帳
 某比嘗擁來髮作糊糊王已半年矣
 不知如何各生束脩至今未送生便
 反一開而散生忿甚日前具詞詣縣
 欄與遞稟據情亦道邑尊沈吟半
 晌謂生曰看此道模樣不似讀書人何
 能教讀本縣令提四書而司右辭接
 下方可收詞生唯唯提曰人之患生也
 然又提曰空：此也仍復沈吟半
 尊微哂左右顧曰以此尚不謂謂
 書生何能作先生耶遂將稟
 擲還生報然而去



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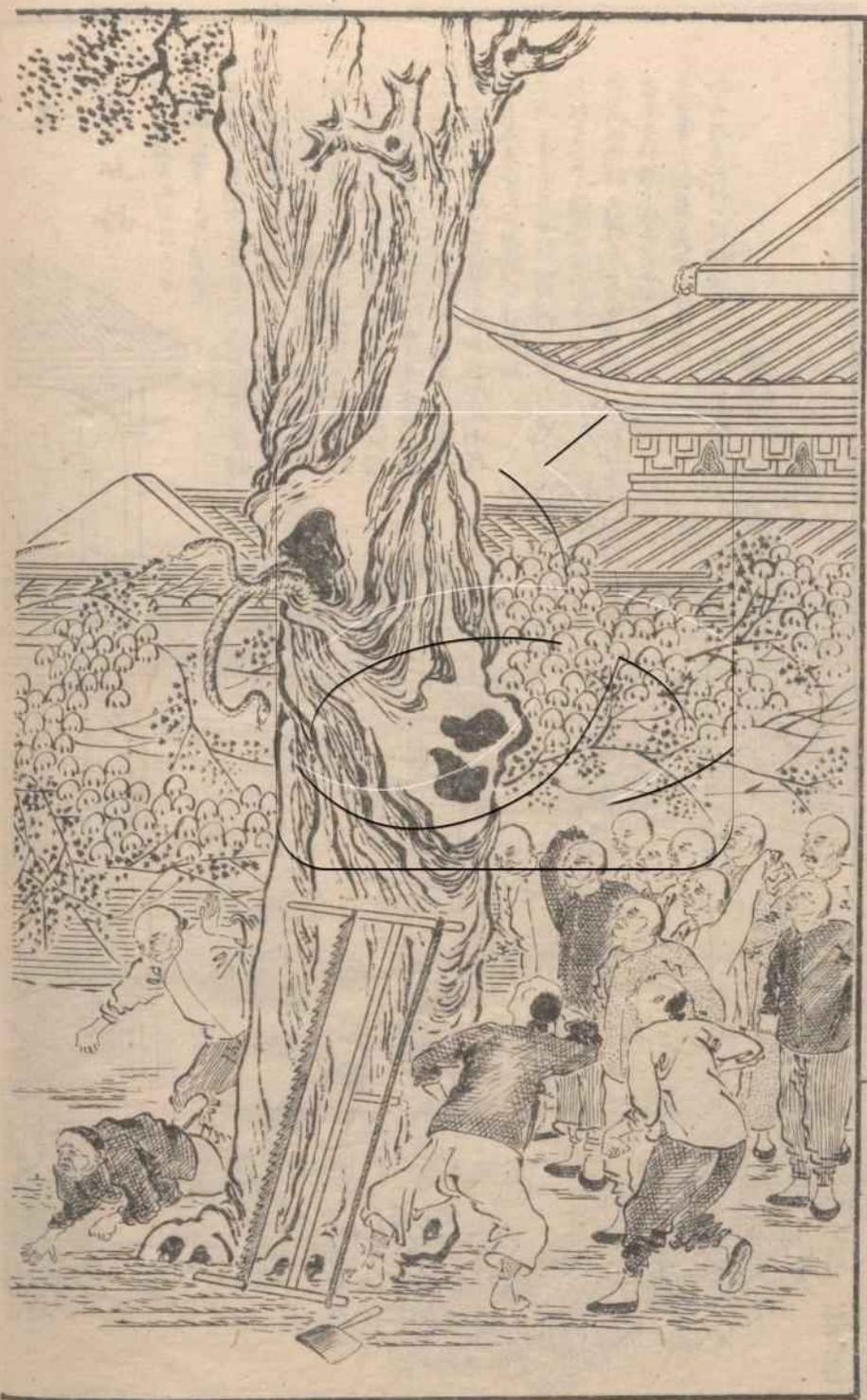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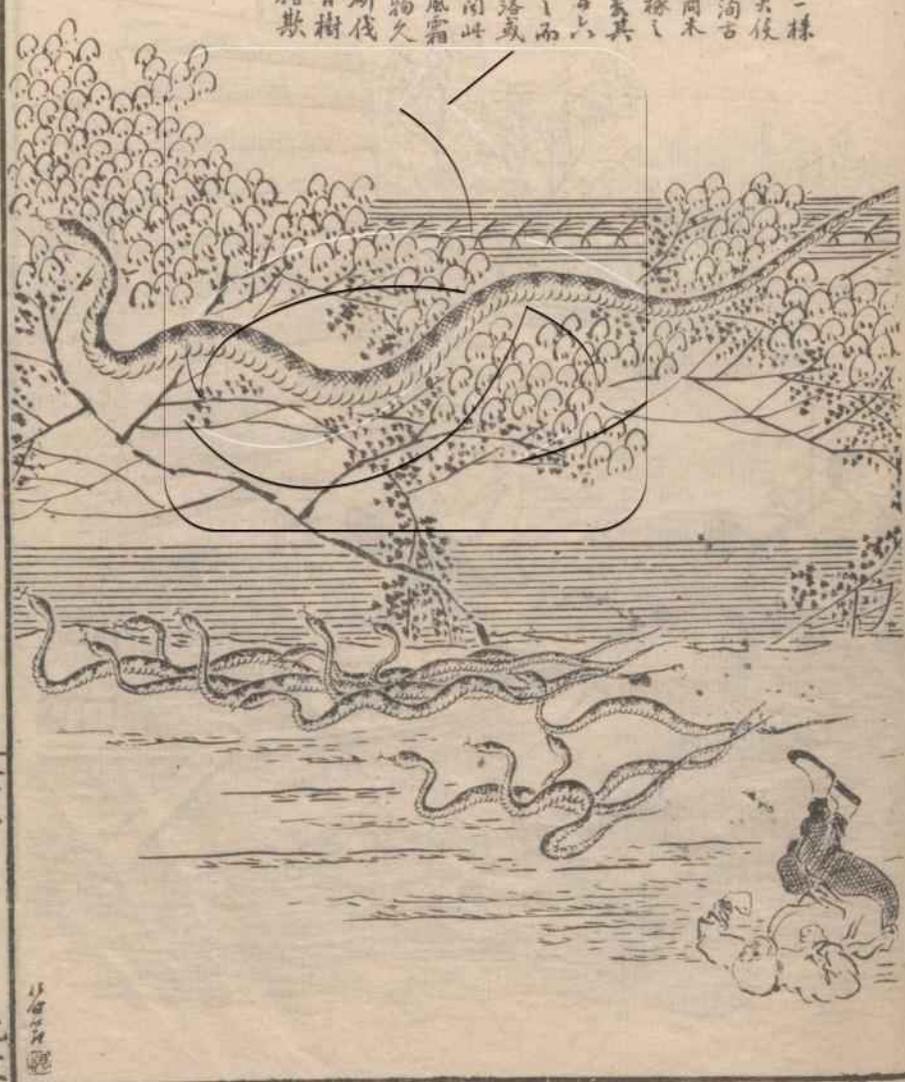
子私婚

希臘國王太子於王希
未開其婚之期訪悉某
憲御落有閩女名羅里沙者美他人棄待
字深潤木受溫臺、時不覺神為、往其
猶恐人言不實急欲一見顏色以慰渴懷但
念其為貴胄倘敢走馬王孫公然過訪不特
人言可畏且難試其真情於是密於兵營
赴該村訪悉若羅道逢傾慕、意女亦殷勤
款接願訂白頭定情而王時女尚未知其為太
子也太子言歸亦不敢向希王言其情而戰
向已成王命太子替兵前往管理
攻戰、事至是始知將婚、水
兵即有言、儲氣愈加怒喜不
意兵既而歸、大希希王、意嗣
悉太子私婚、事乃益震怒呼
太子責、詞嚴義正太子惶懼不
知所措未知此一段姻緣月老尚能成否



樹老通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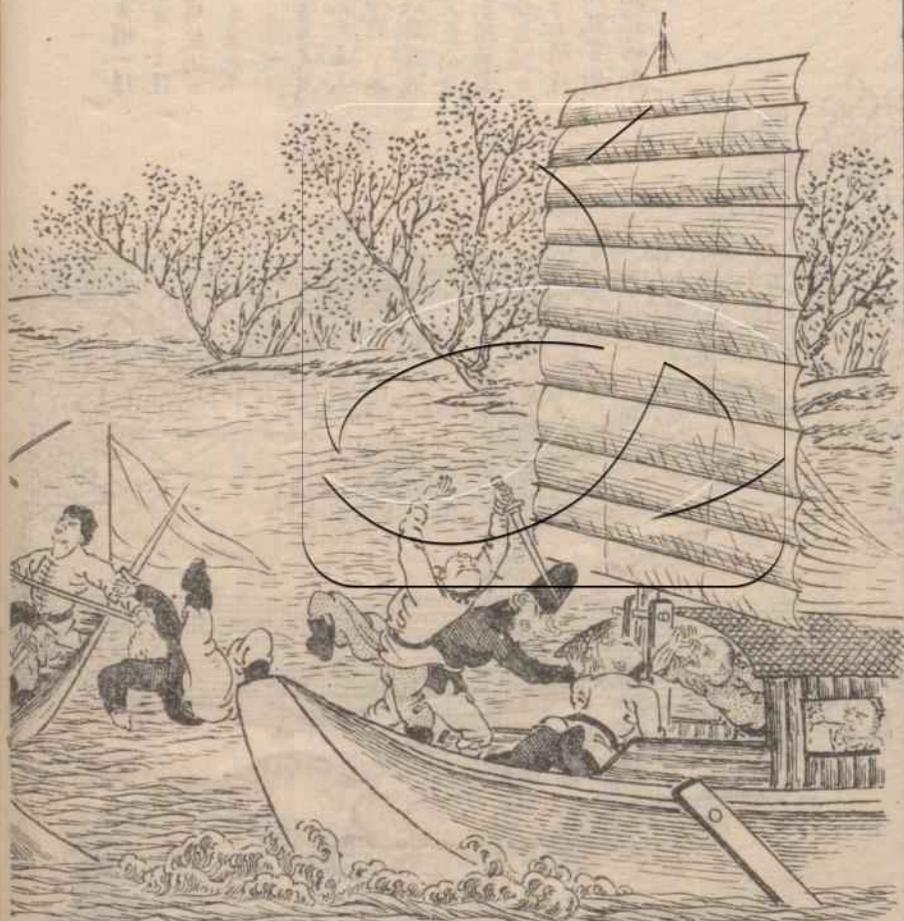
京西海內龍潭廟中有樹一株
 歲日干雲蓋可蔽其樹身之大使
 十數人合抱尚不能圍其數蟻蝕淘古
 物也日前奉 皇太后懿旨令官商木
 匠人等鑄伐備用於是靈丹月斧極
 丁一詎樹腹已空中有紫山君與其
 夫者即騰空而去小者長七八尺者六
 尺不等千百成羣御頭接尾隨之而
 行嗣後若工至樹上往無端跌落或
 被樹枝擊倒受傷者不計其數聞此
 樹係唐朝尉遲公修廟時手植風霜
 剝蝕日月遠流已歷千有餘載物久
 通靈有此怪異其或古英已玉斫伐
 隨之可哉 皇太后一感福龍有樹
 神亦當遠避三舍乃猶故施校猶欺
 彼小民致遭傾仆謂之何哉



計破賊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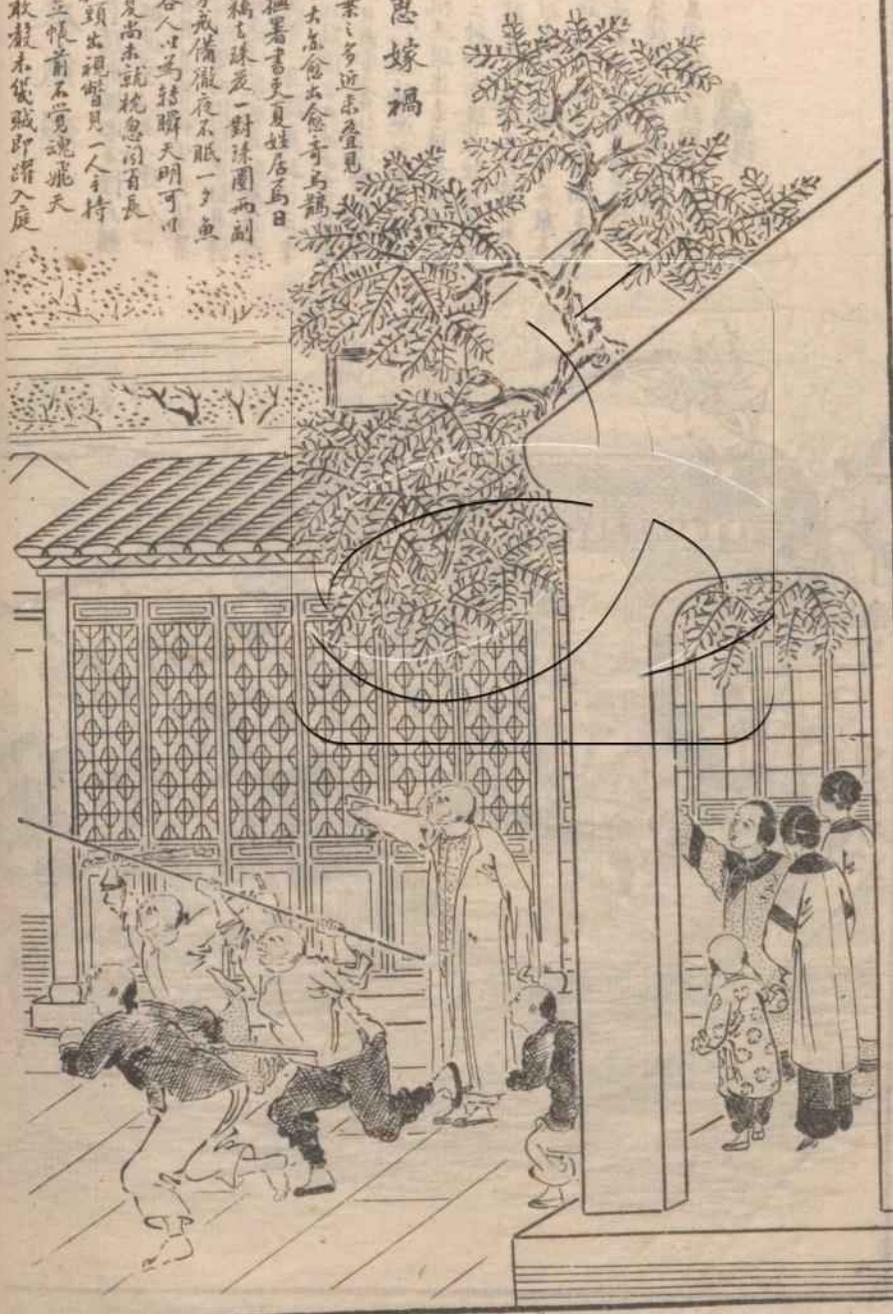
廣甯縣屬之頭水塘地方煙戶鱗
 栉時有商販運貨往來以運什一
 之利前日有黃某等載貨五隻善
 價沽一志購雜貨回鄉歸計甚得
 也不意有匪徒伴眾登舟劫取行水
 銀百兩黃某等一舟被商願以三十
 金為壽計此解維一日被匪受付若
 如許之翌日匪黨書赴酒樓開筵肆
 飲黃某等領和離歸運一兩置備於
 火一兩揚帆返渡道各匪知其皆約
 即駕快船二艘向首追截賊行黃某
 黃某之船將為所及連番火槍五十
 響匪船被擊沈沒各匪如勢不敵表
 求饒命該貨船外格之而去聞是後
 輟覽自野四名傷者名若輩連為
 之胆落然為將去報復正難
 測字語黃某兩其及早改圖焉可

會
 精
 神



賊思嫁禍

蘇垣竊案之多近來益見
而賊胆之大愈出愈奇焉
竊弄百拙著書文夏姓居焉日
首被賊竊去珠簾一對珠圍兩副
因此多方戒備徹夜不眠一夕魚
史五羅各人以為轉瞬天明可
安睡詎及尚未就枕忽聞首長
嘯聲探頭出視瞥見一人手持
寶刀直立帳前不覺魂飛天
外噤不敢聲未幾賊即潛入庭



心飛登陸際連滾帶跳而去夏五
是始大聲叫喊家人畢集檢點箱籠
未失一物警視牆上高貼紅紙一張上
書日前收到珠簾等件計值洋二百元
謹領謝之惟僅堪備一餐之用尚少路費
千金務望一併資助即速備齊送交張
廣橋張公館云云情華寫性尤甚且日報
縣陸王三莊大令親往復勘飭差嚴緝未
知能又獲否聞張公館連夜備賊伯嚴賊
不得逞故為此移禍之計亦狡矣哉



笑罵由他

蘇人陸某善談諧歸素相調訓
 不自言笑或謂陸曰汝能說一字能
 令婦笑復說一字能令婦罵
 吾輩者其酒食為君壽陸曰是何難
 僕雖不才願領此差一日婦正門
 首一婢虛伏於前陸趨前向狗長跪
 曰翁婦果大笑說復曰首向婦曰婦
 婦又大罵不止陸起向東人曰諸君
 東道輸矣眾皆服其能也聽明相共
 飲酒甚歡而散或戲之曰復當時無此
 犬君將若何陸應之曰運用之妙存乎
 一心亦武將持兵不能一寇于又何
 必膠柱鼓瑟哉詩曰善哉陸今不為虛
 令其注之謂乎



驚散鴛鴦

泥工有校書林堡玉者善操戰
省河間婦一符閩人誰多以為世
間同始一遺其善於天分差圖武
伶道小廉頗心結納似漆其親貴
介王孫其土壤也近雖宿疾新瘥
鷓鴣骨之補能養滋心動者每當宵
寐人靜時必移榻就枕親往掖
家頗富倒屣重拾除歡前晚又
乘馬夫福元快馬車由趙伶家
携手摩車肥嫩其愚隲二園堂
時潤澤與大動運命福元姬車玉
王家康保陸深家野田草雲漢作
神女寒王之會不辨為誤實駟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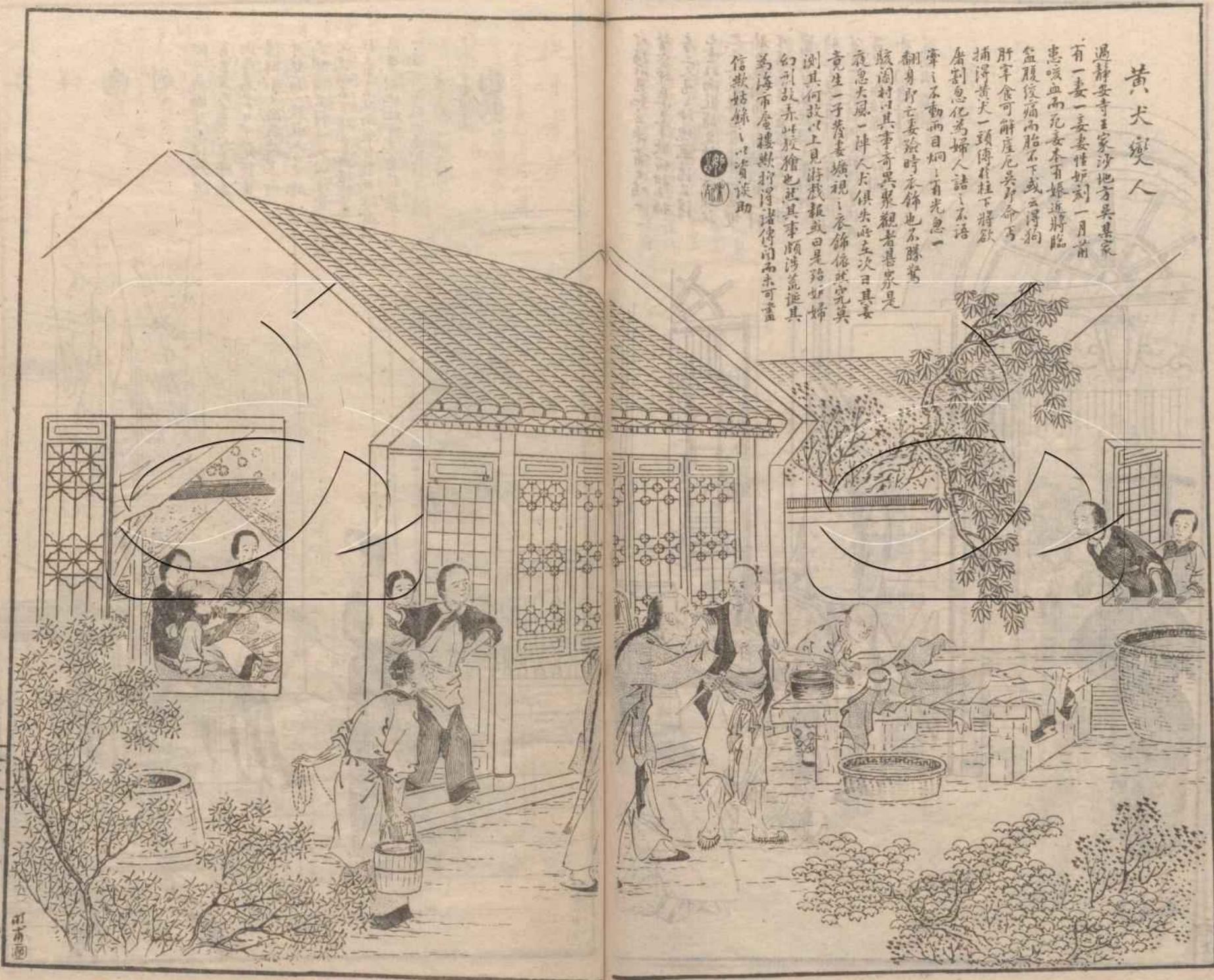
朱德安圖

行捕時見肥車前大馬一
聲突伸巨掌掌欲併扭去捕
房二人見之神魂飛揚不得
已雲收雨散隨至捕房捕頭訊
之二人戰戰兢兢若堂下牛不覺便
膝下跪前用百般捕頭見一對
可憐狀且大且懼不忍作打鴛
鴦雀裝裝煮鴛鴦琴傷押片
時能三使去且謂一曰本當送解
公堂以嚴懲罰令姑且寬貸後
再犯一併治罪二人叩謝
而出聞者皆傳為
笑柄云



黃犬變人

過靜安寺王家沙地方吳某家
 有一妻一妾性妒刻一月前
 患咳血而死妻本有嫉近將臨
 盆腹絞痛而胎不下或云得狗
 肝宰食可解產厄吳即命丐
 捕得黃犬一頭縛柱下將欲
 屠割忽化為婦人語不活
 牽之不動而目炯炯有光急一
 翻身即亡妻驗時衣飾也不勝驚
 駭詢村以其事奇異眾觀者甚眾是
 夜忽大風一陣人大俱失此五次日其妻
 竟生一子黃妻嫉視之衣飾依就完吳
 測其何故以上見游戲報或曰是路婦婦
 幻引故赤此狡獪也証其事頗涉荒誕其
 為海市蜃樓歟抑得諸傳聞而未可盡
 信歟姑錄之以資談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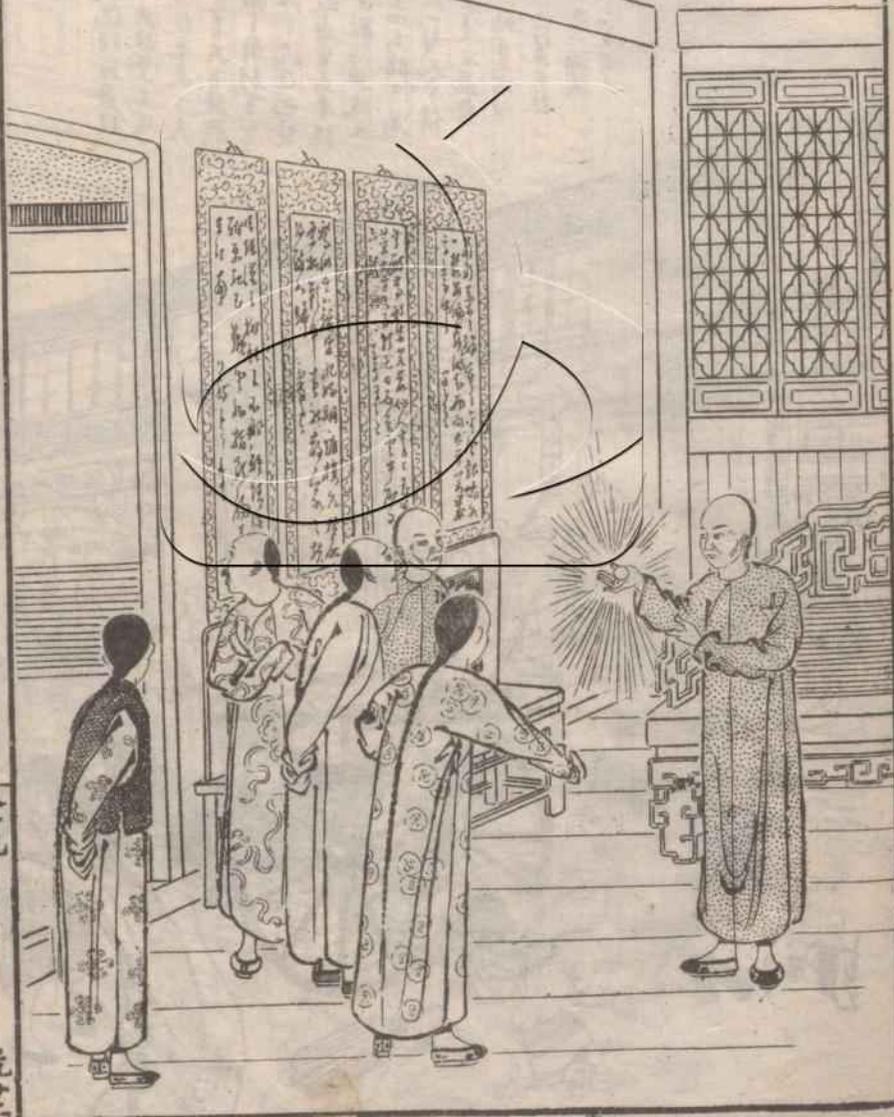
吞洋自劍

虹口吳淞路某院門牌百五十八人某甲知婦某氏居為前日甲飽飲黃湯醉而大醉將妻西哥銀餅一枚放入口中聊為咀嚼不料呼吸間洋竟灌入喉間咳咽不下張皇無措情急發狂至割小刀向喉自戳血脈淋漓昏暈倒地旋其妻將刀奪下一面延醫救治未幾始免性命之憂否錄之亦可為世之好遊戲者戒



捉月奇談

閩人雷中子自幼得異人傳授能演隱形縮地諸法變幻無端令人不可思議其最奇者莫如捉月一事一夕有友人聞其異蹟門求教雷中子辭不獲已乃潔治一室口念呪手控訣時正月朔中天忽見白雲一片冉冉而來月光映掩良久則闌室漸明一輪明月偏至掌徑之中射覺古之所謂廣寒宮殿者未必不在虛空矣見者皆為之咋舌稱奇俄頃為勇作法塵沙飛揚雲表時速目則嫦娥固何在天上也然則太白捉月何必書此空談哉



舟子捉鬼

浣南沿浦灘一帶迎來夜靜
 更深之際忽有婦女三五成羣
 身衣彩衣往來歌泣且有白衣
 白帽形似無常者相隨於後遇
 有婦人孤客信步行來使多方
 追逐做出種種鬼狀喧聲恫嚇
 以致行人遺棄夫物者不計其
 數無夜不聞人皆視為畏途相
 率裹足前夜有小船幫人占七
 名年壯力強聞之欲窮其異相
 約於夜半時分投網於有某甲
 玉增祥碼頭浦畔立五浦定果
 見無常鬼首先執桿隨後紅衣
 婦三名或歌或泣捨步不前未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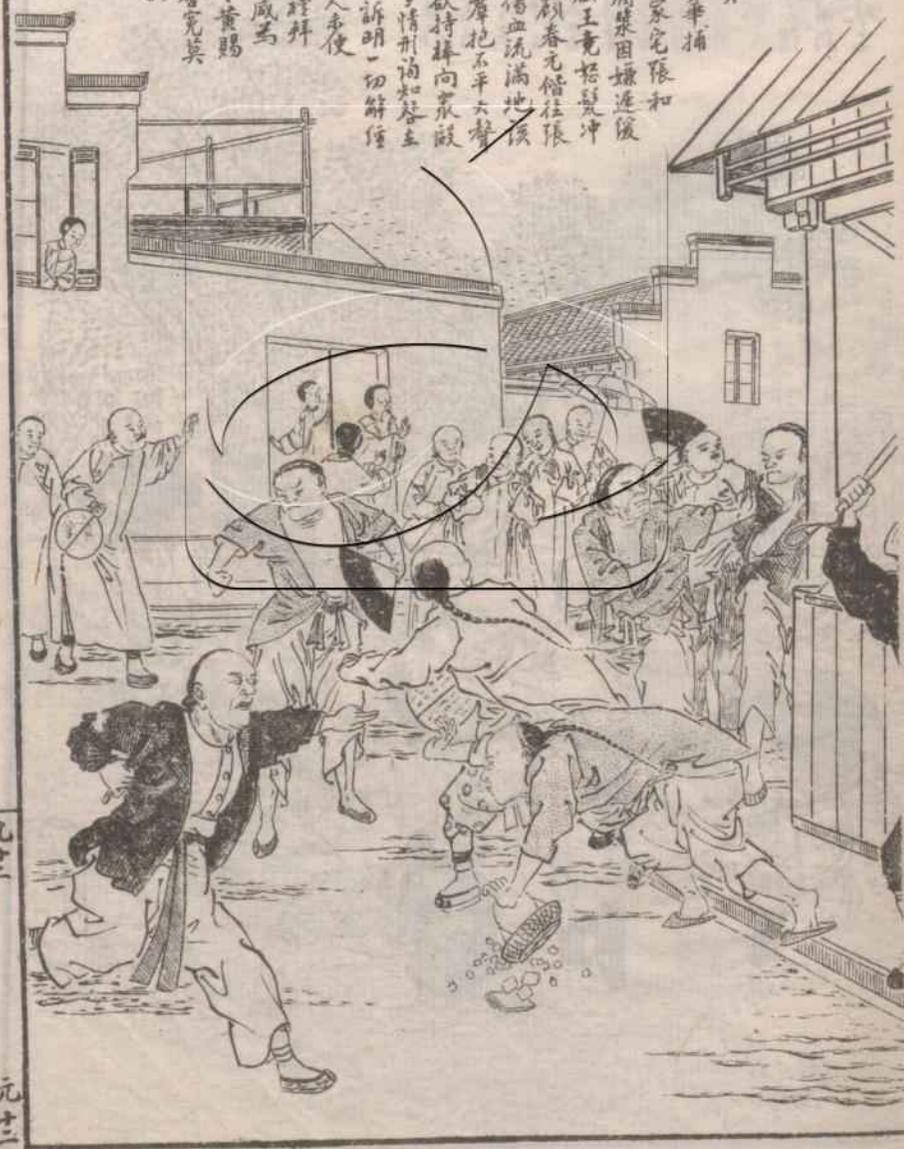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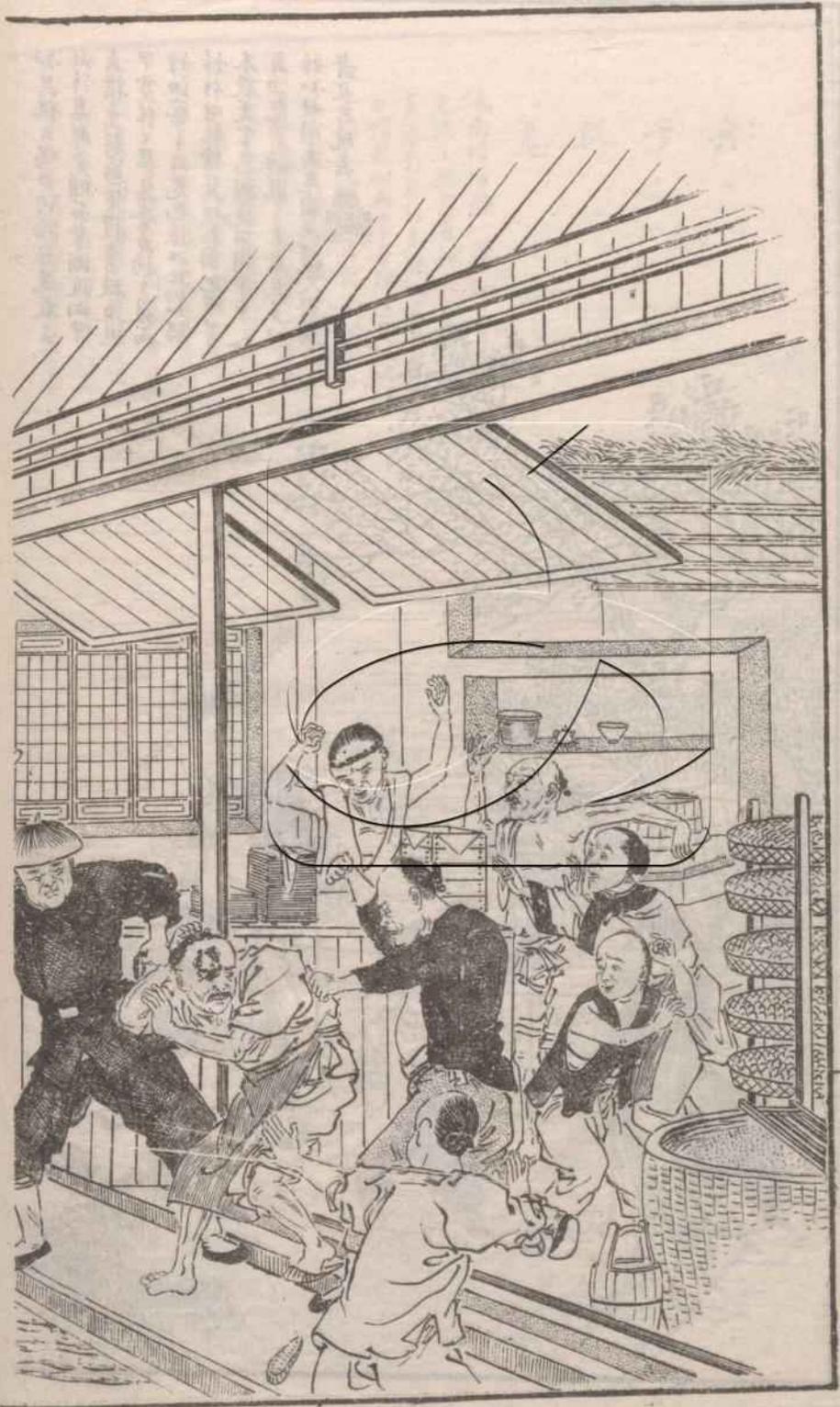
知其偽大喝曰何物妖魔敢立
 此作某那少頃若等漸近向甲
 直撲竟將扇拿攫去遂欲遁逃
 甲黨終以畢集奮力拘之獲兩
 婦細察一非鬼也係江州划船
 婦作此狡獪真使私園也甲等
 本欲送官究辦旋因同幫中人
 再四懇求始縱之去居民至此
 始知世間真鬼固無攫人財物
 者然已晚矣



知法犯法

租界華捕倚勢橫行士家
 幾有小民受其荼毒皆苦
 無完可伸以致巡捕一胆愈大
 而其跋扈日甚前日有張華捕
 王信海於黎明時至英界胡家宅張和
 高所設之豆腐店內購買腐菜因嫌遲緩
 任意辱罵張等憤恨元向勸王竟怒髮冲
 冠若向街心併同上張華捕顧春元偕往張
 店持棒亂敲致張頭額受傷血流滿地張
 二捕猶不釋手街鄰等見一羣把不平大聲
 呵止二捕不知眾怒難犯猶欲持棒向眾敲
 擊適已探黃捕捕住過目擊情刑詢知卷五
 二捕當即止前二捕情實波人未便
 屠別駕現理以二捕情實波人未便
 寬從判責責二三板扣執三禮拜
 以為知法犯法者做一時消者咸為
 張和高慶謂張手持石河一黃賜
 福必將誰以戲捕一名及致令完莫
 白矣嗚呼巡捕惡可勝言哉

楊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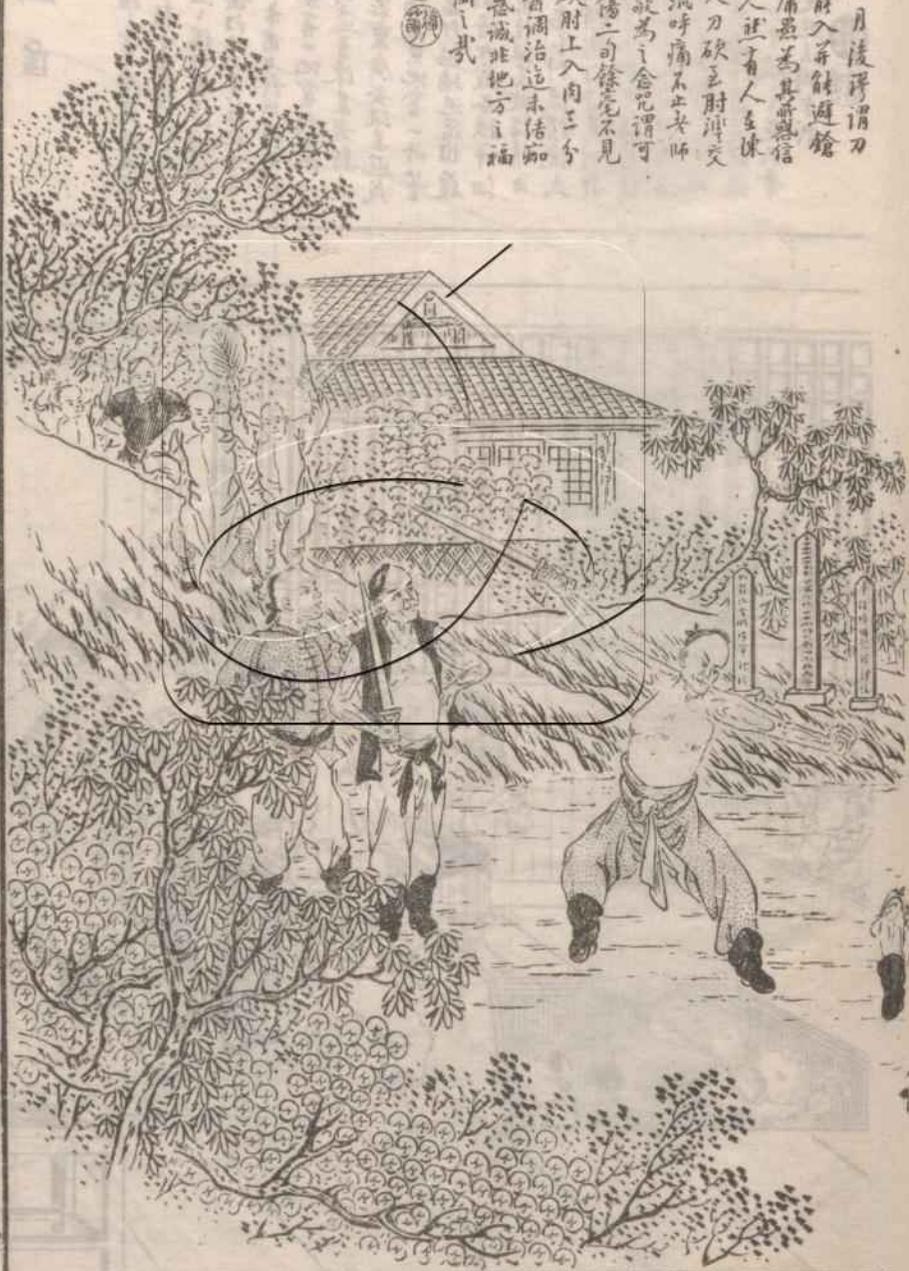


匪黨煽惑

徐州府屬有大力會匪作亂自割平以後迄今更名去紅拳不克其死後復燃之患凡入黨者先須謁見老師出束脩銀二千文即用黃紙書立神位供奉中間復用硃書符三道後燒灰吞之每道各用凉水一碗送下每日至牌位前燒香三次兼在墳上及十字路口各燒香一炷謂之接神即其地上磕響頭三謂自此以後可不知疾病各用新磚自擊足踝又用刀自砍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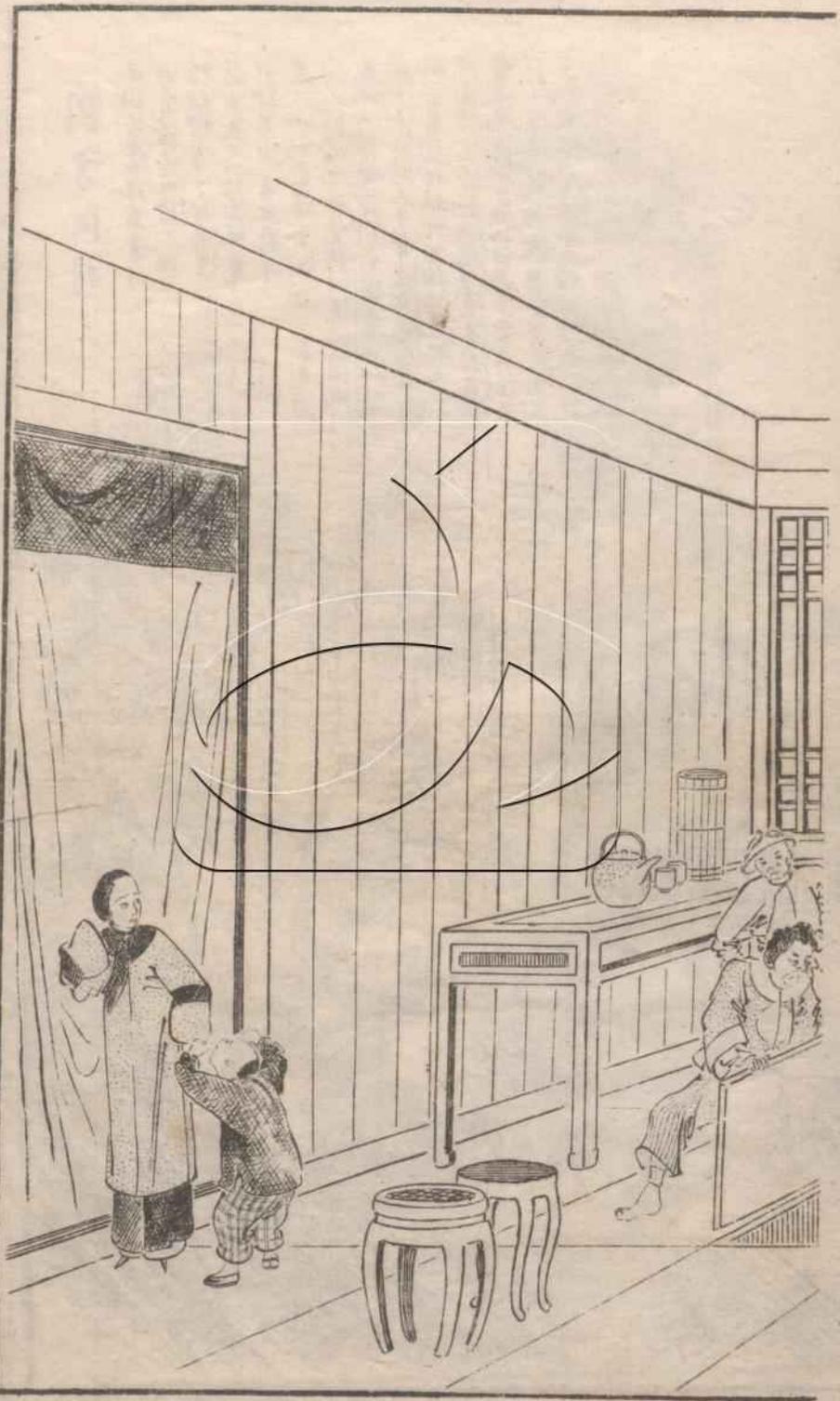


曰用功夫一月後得謂刀砍斧割均不能入并能避鎗丸云云以致庸愚為其所惑信從者頗不乏人近有人在樓地方見一人刀砍至肘臂交筋處鮮血淋漓呼痛不止其師謂其心不誠故為之念咒謂可速愈執如養傷二旬餘竟不見效又一人刀砍肘上入肉三分血流不止其醫調治迄未結知似此信堂煽惑誠非地方之福也可不及早圖之哉



拐孩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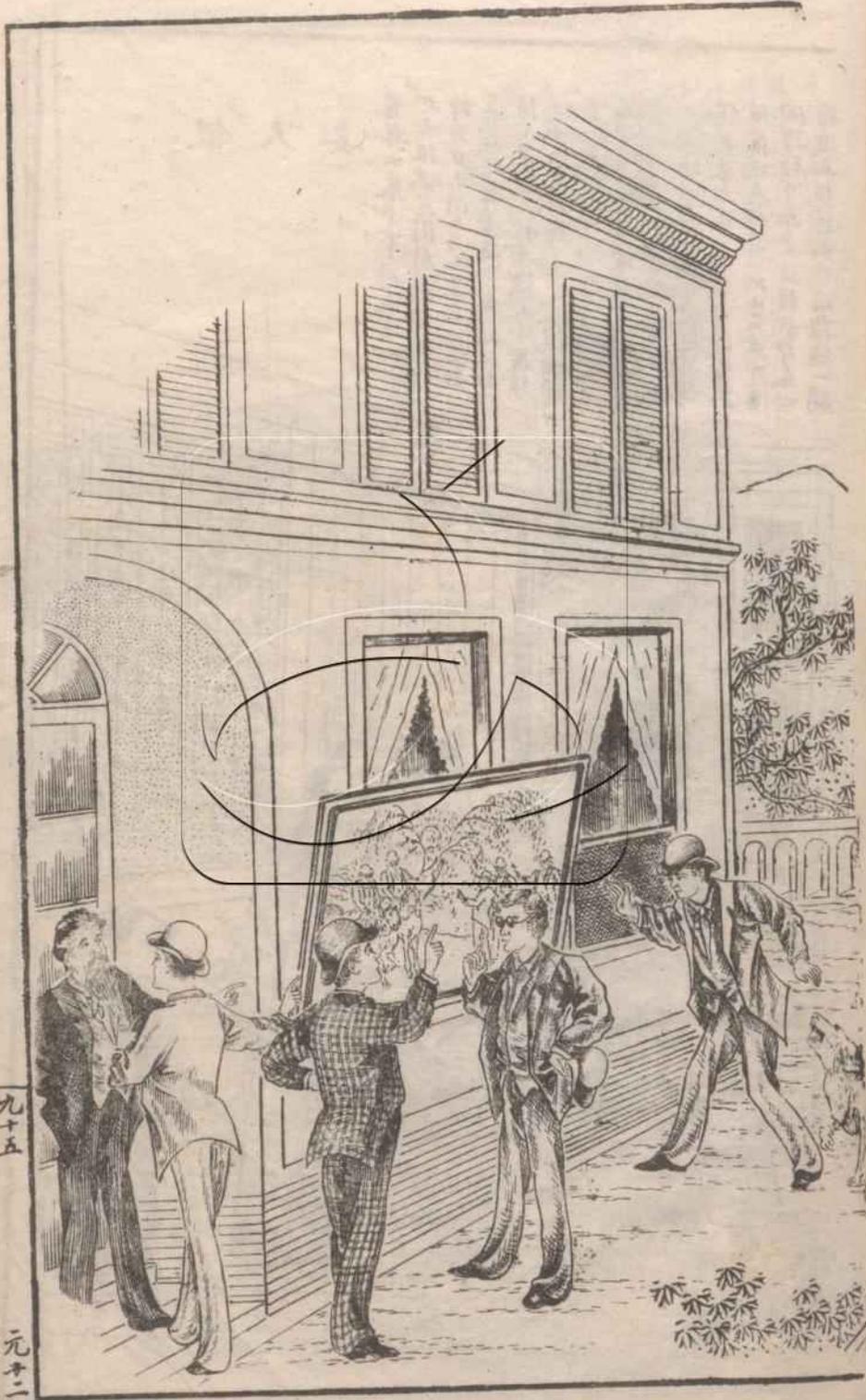
近來京師拐孩之事層見迭出雖
 僅夫孩者終之報官查得迄無一
 起之獲人心豈不深以莫得踪跡其
 賊乃日前影儀門外七里社地方有
 黃姓茶社之子年甫七歲與鄰兒嬉
 戲時忽言其家有一地窖因藏小
 孩之名云一時適有陳某者新失
 一孩聞其事密稟廣安汛某遊戎
 飭役前往搜捕果見地窖一所量
 某見事不佳當即起牆進逐惟獲
 其婦倪氏一面將所藏各孩詳細
 盤詰始能供出住址及被拐情由
 乃飭傳各家各戶分別認領倪氏
 解任步軍統領衙門咨送刑部
 訊明口供按律定擬并飭嚴緝
 管某到案訊明究辦無使漏
 網噫華某拐人子女雜人骨內
 絕人嗣後積案累累罪不誅誅
 一朝於其子口中破一是天奪
 其魄也其能久逃法網乎哉



園畫仇袴

西園有畫師某素以丹青著名所繪人物惟妙惟肖一經寫生莫不歎為類上漆亮刑神畢現有仇袴子其人向以豪華自詡翩翩一裘馬闊綽一時乃畫師竟將此其人繪成圍畫一幀懸諸門前昔嘗賣一似遺跡久存昨時人手筆者其其所繪之形皆甚落拓鴉刑可掬英氣頓消甚宜價甚昂視同拱璧不肯輕易相售後為仇袴子所知其有意掛槍不謂已而童僕購歸潛自毀棄蓋園上容貌宛然相有不欲他人觀此寒酸醜態也嗚呼！技神矣乃為此惡作劇以賺人財物何其狡耶

廣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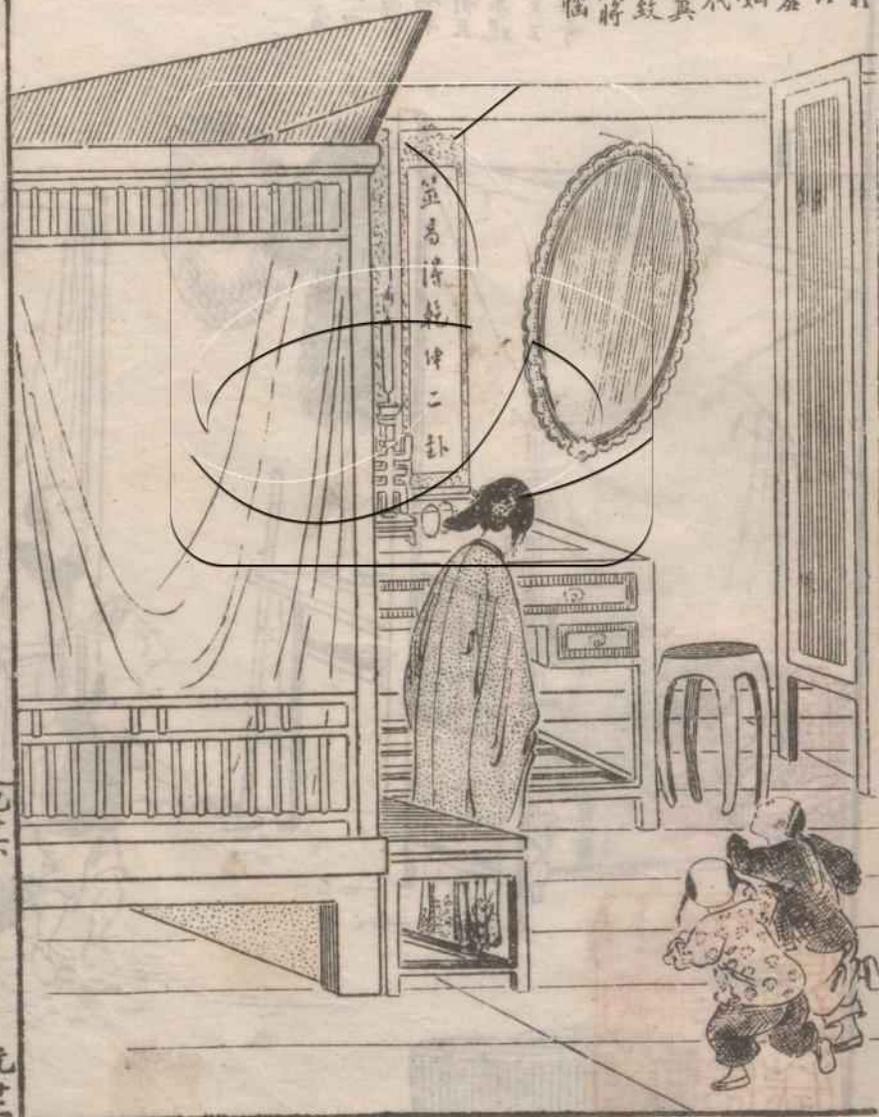


假夫妻

男扮女裝之事時或有之
 之大抵偶然游戲掩掩一
 時耳目未聞有心身嘗試也欲
 真若枕席者有自鎮江駐
 防某旗人指某旗人卜居鎮
 江城內其同籍某姓家歸姻擇
 吉七月初二日為合巹之期是日
 百兩盈門笙管喧嘈排場顯赫
 璧人一對郎才女貌同稱美滿
 姻緣時則春暖洞房歡醉花燭
 揭芙蓉之帳登翡翠之牀方擗
 醉羅襦展錦被蓮山不遠連香
 洞指願可尋矣詎料新郎春心
 難熾而新娘則怨海難填一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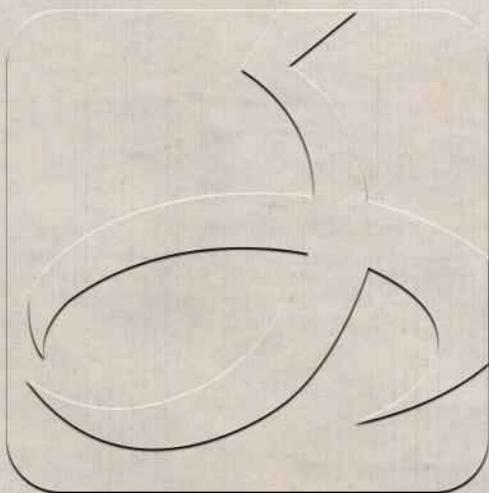


手間固具旗鼓相當之勢
 是魂飛天外意興索然語以
 撲朔迷離一鼓則新娘老羞
 成怒謂我見說部中有巧姻
 像一則以為世間真有兄妹代
 行婚嫁之事故以冒險而未其
 得一當不意與君而確並接鼓
 出此醜是亦姻像之巧也我將
 自去何用多言聞者且天且惱
 道宣傳為活柄云



失却真面

爾來善山御人某甲農家者
流也逆雷農性之際聲言佃兩
勞瘁尋常一夕入房而寢忽於
睡夢中大聲呼痛血淚淋漓手
摸下頰已失所至引鏡自照則以
刀割不見其髮疑欲絕家人集視
急延醫療治皆云遇怪甚矣不
知其何故也吁天下之大真無奇
不有哉



天打真面

此書係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其內容係關於天打真面之研究
其內容係關於天打真面之研究
其內容係關於天打真面之研究
其內容係關於天打真面之研究
其內容係關於天打真面之研究
其內容係關於天打真面之研究
其內容係關於天打真面之研究
其內容係關於天打真面之研究
其內容係關於天打真面之研究

